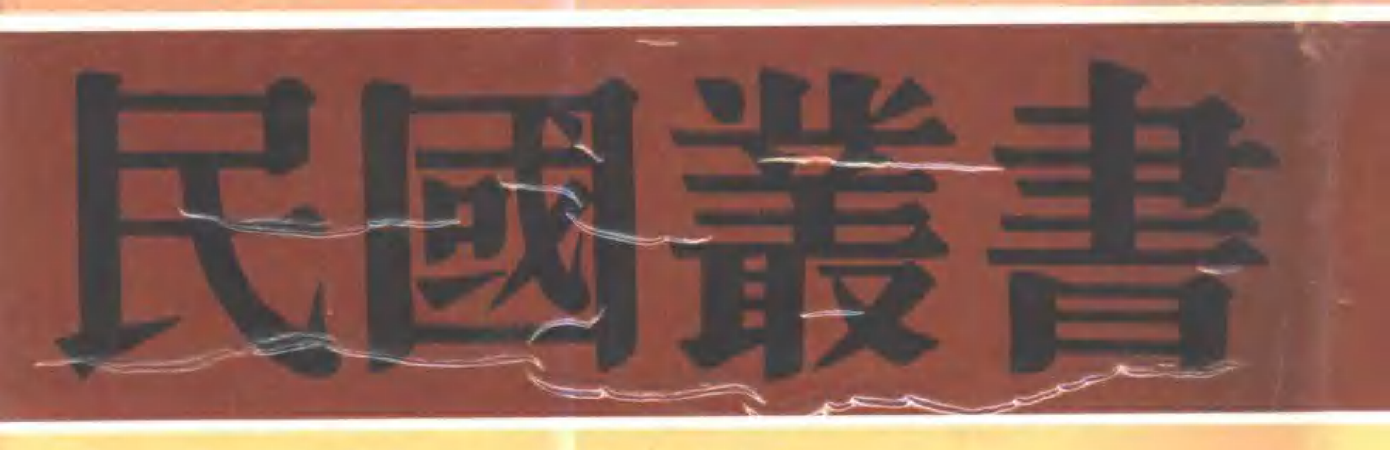


第五編

· 22 ·

民國叢書

第五編

·22·

社會科學總論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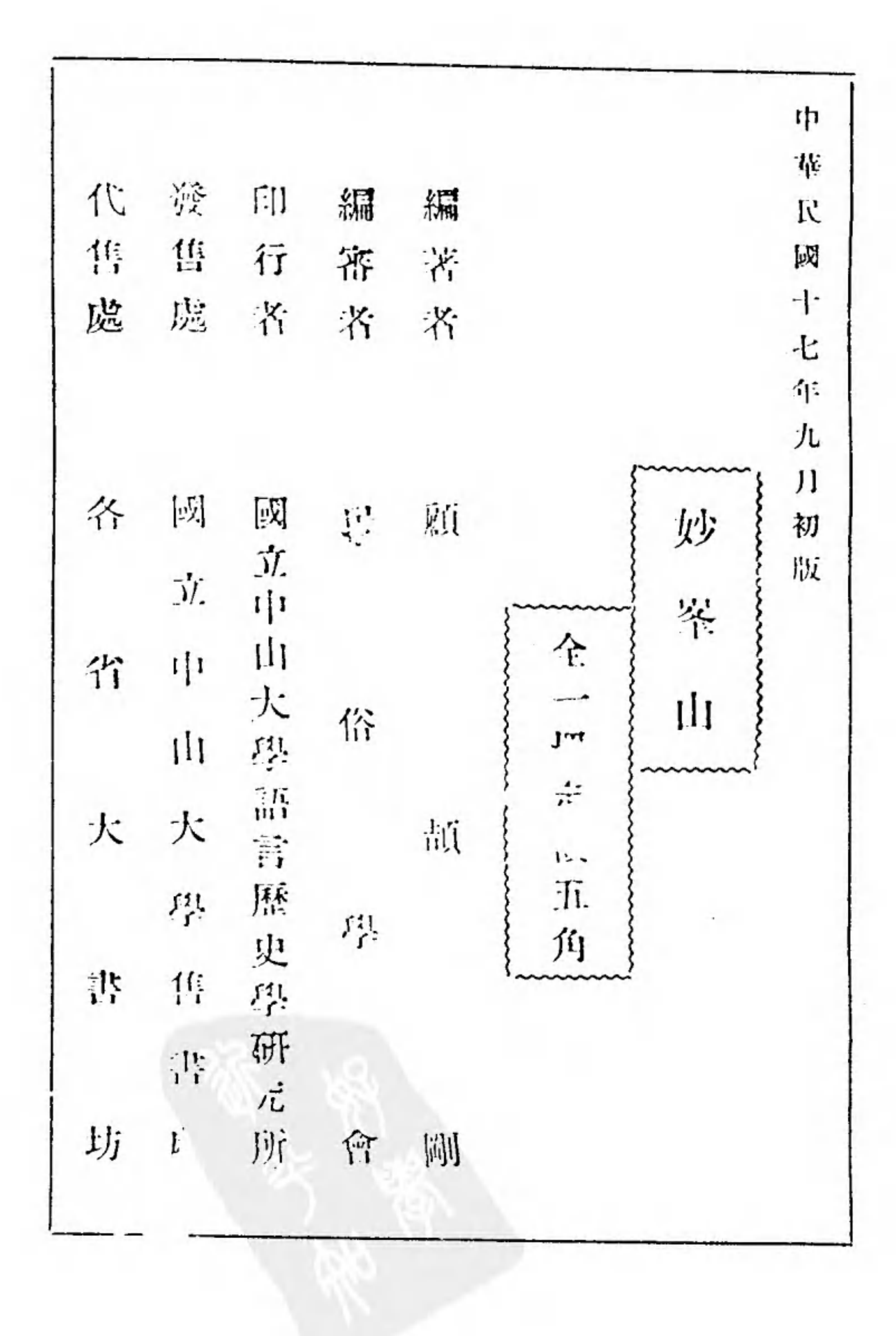
北平風俗類徵

李家瑞編

妙峰山

顧頡剛編著

上海書店



中華民國十七年九月初版

妙峯山

全一冊 定價五角

編著者 顧頡剛

編纂者 民俗學會

印行者 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

發售處 國立中山大學售書處

代售處 各省大書坊

妙峯山序

容肇祖

這一冊妙峯山，現在居然印出了，我從前存下的京報副刋妙峯山進香專號六張，可以束起了。回想民國十四年上妙峯山的時候，那時我正是學生，而顧頡剛先生以及家兄等四人，都是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的職員。上山的跋涉，自然以我爲最便捷；但是調查所得的材料，終較不能不佩服頡剛先生。這份妙峯山的稿子，從京報副刋出了專號之後，跟隨頡剛先生三年多，才始有今日的出現。在現在看來，研究民俗和實行民俗調查的，當然不象三年前的單調及寂寥，在當日頡剛先生的引言，很畏懼他人的責難，而我們的態度，有需向大衆詳細解說的必要，到現在倒象可以不需解釋了。現在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出的民俗週刋已出了二十八期，自然大部分都是隨

與所至的作品，憑記憶的比實地調查的記錄的爲多，然而終究可以說『民俗材料表現的分量加增』。但是在這種材料比較加增的時候，我們仍希望最詳細的調查和帶研究性的記錄，自然民俗週刊裏不少狠好的著作，自然民俗週刊的方面是多方的，然而狠慚愧的，在當中找不出第二本妙峯山來。這部妙峯山的出現，正好給我們研究民俗的朋友一个警告而有應行繼續努力的必要。

其次，江紹原先生的書後，提議注重『法術宗教現象的調查研究』，這是一方面。傅彥長先生說的『民族的藝術文化』，又是一方面。何思敬先生提出『要找一個神的起源，須注意該神的屬性和職能』，這也是應該的。我們的希望，自然要把民俗的研究，由妙峯山而更進一步，由討論妙峯山而找到一般的研究的大路。然而大路的基礎，無論如何，是建築在忠實的，詳細的調查上。有了確實的材料，

才有尋源，問果，比較，分析，等等的可能。一切支節的問題，在調查人不厭其繁，在學問上便多點參據。從實習而得技巧，從研究而有發明，這自然是可能的。

我覺得南方的神廟游神賽會，也有應行實地調查的必要。就我所知的東莞的地方，從前西門外下關的水仙宮游神賽會，是熱鬧不過的。水仙宮裏的神，就是天后，是水神，也是女性的。神是宋都巡檢林愿女。他的勢力，簡直和北方的碧霞元君一樣。遊神的時候是在九月，遊神前的首事集會，籌欵，分配工作，以及游時的儀仗，鼓樂，頂馬，彩亭，引彩，色子，文巡，武巡等等。另外還有演戲。這是狠值得注意的，可是近十多年都沒有舉行了。又新涌的北帝廟遊神會，這是男神，也是水神，披髮赤足，部下有龜蛇二將。遊會期間是在三月初三，夜間游的，用燈結的引彩，彩亭，色子等

，煞是熱鬧。　這會是各社組合的，我記得的有良以社，福祿社等等，這些社的組織，及遊會的狀況也是狠值得調查的。　現在每年仍是一樣的舉行。　其他豬仔墟的和合利士兩童神，神誕是在六月二十四，演傀儡戲三天，每年燃燒炮頭一次，炮頭中有一箭，燒後飛得狠遠，能奪得這箭便是吉利，有發財生子之兆，下年還炮頭時，一切鼓樂引彩燒豬，祭品，炮頭費用便由他負担。　又官廳頭的天后廟每年三月二十三日，也有燒炮頭的習慣。　這一類的風俗，想來閩粵各地應是不少，狠希望各地方的人努力去搜集這類的材料，我們喜歡研究民俗的朋友，可以努力的去搜集材料，想來是可以得到不少的妙峯山一樣的冊子的。

北方的山神，和南方的水神，這是由地理上的關係製造成信仰的重心。　究竟山神有多少？水神有多少？他們的勢力如何？都是狠值

廟內包有血湖聖殿，子孫聖殿，地藏王殿諸神。在廣州城內的東嶽廟並不象這樣利害。在東莞縣的水神，除幾處的天妃或天后廟，又有北帝廟，靖海神廟（在鎮口虎門山畔），龍王廟（在縣東鼓鎮峽口）。

這種神的性質，神的由來，及神的效能，都是可研究的。

其次，山神和地方紳士的關係，也是可研究的事實。如東莞黃旗峯的觀音廟，水簾洞的觀音廟，鉢盂山的十方土地廟，俱是由科舉的地位較高的掌管。（未入國民時，這三廟的名譽廟祝自然是陳伯陶探化了。）由實際的廟祝每年報效若干，或由掌管者改任他人去作實際廟祝，都可隨便。其他的地方，未知有沒有這種的情形？

自然現在的廟宇一天少似一天了，僅存的遺俗，實地的調查，當然是可寶貴的材料。這冊妙峯山的出現，自然使許多研究學問的人

們高興，然而祇有這一本的出現，當然是我們不滿足的。研究民俗的朋友們，別袖着手旁觀罷。

十七年，九月十八日。

自序

這本『妙峯山』記錄的妙峯山進香情形，是我們四年前在北京大學時的調查報告。因爲我們的調查團體中的一個人——孫伏園先生——任京報副刊主筆，所以這些報告便在京報副刊中陸續登出，題爲『妙峯山進香專號』；經歷了五個月，方纔結束。因爲北京大學的經費太艱窘，所以這些報告文字竟沒有彙合了出一專冊的可能。現在靠着中山大學的力量，得編入民俗叢書，使這許多調查得來的材料以及討論出來的意義不至湮沒失傳，我眞是非常的快樂！

自從北京大學提倡民間文學和民俗學以來，已有十年了，但始終受着財力的束縛，只能望同志們幫忙，贈給他們一些材料；正式的調查工作大約只有這一次。這一次的調查費用僅僅領到五十元，所以

調查日期也僅僅容許三天。我一想起這類事情，便止不住歎息：堂堂的中華民國，爲什麼在學術方面的供應竟缺乏到這樣呢？

我們不相識的同志有兩位。其一，是李景漢先生。他是一位研究北平社會的專家。他差不多和我們同時去調查，有一篇記載的文字登在三年前的社會學雜誌上（商務印書館出版）；可惜一時找不到。其一，是白滌洲先生。他的家離妙峯山很近，所以他知道的進香情形很詳細，得之于父老口傳的也不少。他對他的朋友羅莘田先生說，只要得空，便寫出來寄給我。我盼望得到兩位先生的指導，將來可以把這本書大大地修改一下，成爲較完全的系統的記載。（現在不消說，是些零碎的材料。）

我們這一年去得眞巧！次年的進香期，正是奉軍初打下北京，人人心極恐慌的時候，聽說燒香的只贈數十人了。這兩年中，北方人

民宛轉于軍閥的鐵蹄之下，那有展眉的日子。今年雖把軍閥驅除了，但因遷都之故，報紙上常說北平快成一座廢城了，無限的失業者把這座大城點綴得更荒涼了。妙峯山娘娘之神，從前託了國都之福，受了無窮的香火；自今以往，怕要忍着餓吧？明年我北返，當再去看一下。如果山上殿宇竟衰落得成了一座枯廟，則這本『妙峯山』眞是可以寶貴了：我們這件工作總算搶到了一些進香的事實，保存了這二百數十年來的盛烈的餘影！

國內受香火的山川，像妙峯山的必不少；香火勝過妙峯山的也還有。同志們，你們肯各把自己看得見，聽得到的，都寫出來嗎？這是民衆藝術的表現；這是民衆信仰力和組織力的表現。如果你們要想把中華民族從根救起的，對於這種事實無論是贊成或反對，都必須先瞭解了纔可以走第二步呵！

我非常感謝林樹槐先生，他在極熱的天氣中爲我校完了這本書！

顧頡剛。 十七，九，十六。

妙峯山目錄

顧頡剛
顧頡剛

妙峯山進香專號引言

顧頡剛

妙峯山在北京城西北八十里，是仰山的主峰，原來喚作妙高峯的。牠是北京一帶的香主，山頂廟祀的神是『天仙聖母碧霞元君』，相傳是東嶽大帝的女兒。每年陰歷四月中，從初一到十五，朝山進香的人非常踴躍，尤其是初六七八三天，每天去的有好幾萬人。這些人的地域，除了京兆之外，天津及保定方面也很多，旅京的南方女子亦不少。他們有各種的團體組織，給全體進香的人以各種的方便，所以雖是道路十分崎嶇，而去的人郤不至於感受怎樣的困苦。在這個期間，北京城內外道路上常碰見戴了滿頭紅花，支了樹枝作成的手杖而行的男婦們，這卽是從那裏進完了香而回來的。紅花是福氣的象徵，他們戴了歸來，喚做『帶福還家』。

這一次，我們五人承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風俗調查會的囑託，到妙峯山調查進香的風俗。從陰歷四月初八至初十，去了三天，得到的材料很不少。現在在京報上特出這一個專號，把搜集到的材料整理發表。希望同志的讀者各把所見所聞寫些出來寄與我們，並指正我們所記的錯誤。

我們先向讀者告個罪，爲的是我們要在本文之前說上幾句贅語。前年，商務印書舘出版的『新學制初級中學國語教科書』中曾選上一篇胡適之先生所作的『新生活』。這篇文中所說的糊塗生活的樣子，有道：『跑到街上一個小酒店裏，打了四兩白乾，喝完了又要四兩，再添上四兩。……喝得人事不知，幸虧李四哥把你扶囘去睡了。……你酒醒了，……懊悔得很，自己埋怨自己：「昨兒爲什麼要喝那麼多酒呢？」』文義是再明顯沒有的了。不料竟有人（不知是中學的

教員還是學生）寫信去罵，說他們何以敢在教科書上明白提倡喝酒。

我聽到了這件事覺得非常痛心：中學校裏的人們的智識，在一般國民中已是很高的了，然而心志還是這般的淺狹，腦筋還是這般的糊塗，連這種正面攻擊的文章還看不懂，只會認識幾個零碎的字，釘死在句下，我們再說什麼呢！

推此而論，我們現在出這妙峯山進香專號，恐怕免不了一般人的非難。他們或者要切齒的說：「京報竟提倡起迷信來了，孫伏園們竟親套了黃布袋去拜菩薩了！這還了得！」即不是這樣激昂的罵，也許冷冷的笑道：「這種事和你們有什麼相干？你們管到這種閒帳，眞是『吃飽飯，沒事幹，閒扯淡』了！」更明白些，也許懇切的勸誡道：「這在你們固然是研究，然而一般人沒有明白你們的意思，恐怕要誤會你們是在出力提倡，於是同善悟善諸社中人要更高興了。

你們還是不要推波助瀾吧！」

我們在這種種的豫料的非難之下，不得不豫先擬出一個答辨。第一，在社會運動上着想，我們應當知道民衆的生活狀況。本來我們一班讀書人和民衆離得太遠了，自以爲雅人而鄙薄他們爲俗物，自居於貴族而呼斥他們爲賤民。弄得我們所知道的國民的生活只有兩種：一種是作官的，一種是作師的；此外滿不知道（至多只有加上兩種爲了娛樂而聯帶知道的優伶和娼妓的生活）。他們呢，自然是自慚形穢，不敢來仰攀我們；於是我們即使懷了滿腹的誠意好意也苦於無從得到他們的瞭解。自從民國成立之後，憲法上確曾寫明『人民一律平等』，但這原是僅僅一條憲法而已。在從前的賢人政治之下，只要有幾個賢士大夫就可以造成有聲有色的政治事業，這當然可以不理會民衆。但時移世易，到了現在，政治的責任竟不由得不

給全國人民共同担負，智識階級已再不能包辦了，於是我們不但不應拒絕他們，幷且要好好的和他們聯絡起來。　近幾年中，「到民間去」的呼聲很高，卽是爲了這個緣故。　然而因爲智識階級的自尊自貴的惡習總不容易除掉，所以只聽得「到民間去」的呼聲，看不見「到民間去」的事實。

我們若是眞的要和民衆接近，這不是說做就做得到的，一定要先有相互的瞭解。　我們要瞭解他們，可用種種的方法去調查，去懂得他們的生活法。　等到我們把他們的生活法知道得淸楚了，能夠順了這個方向而與他們接近，他們纔能瞭解我們的誠意，甘心領受我們的教化，他們纔可以不至危疑我們所給與的智識。　現在我們所以不能和他們接近之故，正因兩者之間的情意非常隔膜；所以我們勸他們開學校，他們以爲我們要去傳播洋教；我們勸他們放足，他們以爲我們

要要害他們的女兒不能嫁人。

朝山進香，是他們的生活中的一個重要部分，決不是可用迷信二字一筆抹殺的。　我們在這上，可以看出他們意欲的要求，互助的同情，嚴密的組織，神奇的想像；可以知道這是他們實現理想生活的一條大路。　他們平常日子只有爲衣食而努力，用不到思想；惟有這個時候，卻是很活潑的爲實際生活以外的活動，給與我們以觀察他們思想的一個好機會。　另一方面，這是他們盡力於社交的時候，又是給與我們以接近他們的一個好機會。　所以我們覺得這是不能忽視的一件事，有志『到民間去』的人們尤不可不格外留意。

第二，在研究學問上着想，我們應當知道民衆的生活狀況。　從的前學問的領土何等窄狹，牠的對象只限於書本，書本又只以經書爲主體，經書又只要三年通一經便爲專門之學。　現在可不然了，學問

的對象變爲全世界的事物了！　我們若能約略知道全世界的事物是怎樣的複雜，便可約略推知學問的領土是怎樣的廣漠。　況且凡是一件事物，在學問上都可作許多方面的觀察。　所以海還有底有邊，學問竟無底無邊。　我們在這上，固然常有茫恍的煩悶，但同時也感受到偉大的美感。

凡是我們看得到的東西都看上幾眼，知道一點大概情形，這便是常識。　凡是我們看到的東西，自己感受了趣味，要得到深切的瞭解而往前研究，從此搜集材料，加以整理及解釋，這便是學問。　學問的材料，只要是一件事物，沒有不可用的，絕對沒有雅俗，貴賤，賢愚，善惡，美醜，淨染等等的界限。　正如演戲一般，只有角色，並無階級，天神仙子與男盜女娼儘不妨由一人扮演。　所以玉皇與龜奴，在常人的眼光中是尊卑高下的兩極端，但在優伶的扮演上是平等的

，在學問的研究上也是平等的。　因此，我們決不能推崇史記中的封禪書爲高雅而排斥京報中的妙峯山進香專號爲下俗，因爲牠們的性質相同，很可以作爲系統的研究的材料。　我們也決不能尊重耶蘇聖誕節的聖誕樹是文明而譏笑從妙峯山下來的人戴的紅花爲野蠻，因爲牠們的性質也相同，很可以作爲比較的研究材料。

在現在的時候，稍微知道一點學問的人都覺得學問上的一尊的見解應該打破，但至今還沒有打破。　所以然之故，只因打破一尊的話單是一句空語，實際上加入的新材料並不多，造不起一般人的新見解，所以舊見解還是占勢力。　加入的新材料何以不多，只因大家沒有提起親身搜集材料的興致，翻來覆去總是這一點；即使鈔來一些新的，也因沒有自己的心得，說得不親切，引不起人家的注意。　學問上的材料原是無窮無盡，縱橫歷亂的布滿在各人的旁邊，隨你要多少是

多少。　可惜我們只知道要牠，卻總不肯捋起了袖子去收拾牠。　鳥籠的門雖開，而大家依然團聚在籠中，啁啾自樂，安度囚牢的生活，放着海闊天空的世界而不去遨翔，這是何等的不勇啊！　我們因爲感到這輩人懶惰的可鄙，所以要就可以着手之處做出幾個榜樣，藉以激起大研家的一種要求，這種要求便是憑自己的興味去搜集材料，又自做究的工作。

這次的專號，我們算做一個榜樣。　朝山進香的事，是民衆生活上的一件大事。　他們儲蓄了一年的活動力，在春夏間作出半個月的宗教事業，發展他們的信仰，團結，社交，美術的各種能力，這眞是宗教學，社會學，心理學，民俗學，美學，教育學等等的好材料，這眞是一種活潑潑的新鮮材料！　我們想來，在現在的時候，誰也不該擺出從前學者的架子，說這種東西是『不入流品』的，傲然的不屑瞧牠

一眼了。

至於怕我們爲同善悟善諸社推波助瀾，這種過慮也不必有。那些團體的所以能夠發達，一來是因他們會得迎合民衆的心理，二來是因智識階級不屑去顧問，由得他們出手做。我們若能就能力所及，隨時把他們的組織與黑幕調查發表，那麼，一般可進可退的中材自然會得因報紙的指導而不受他們的引誘了。要改革一件壞事，也須知道牠的實在情形是怎樣的，牠的壞到底壞到怎樣程度，知道之後再和盤托出，加以批評，纔可使對手方和旁邊的人心服，斷不是空空一駡所能了事的。我們很希望因了記載進香而聯帶得到許多扶乩，靜坐，講經，集會等等材料，在妙峰山專號之後繼續出同善社，悟善社……諸專號咧！

十四，五，五。

妙峯山的香會

顧頡剛

一、香會的來原

香會，即是從前的『社會』（鄉民祀神的會集，爲 society 譯名所本）的變相。 社祭是周代以來一向有的，而且甚普遍，自天子以至于庶人都有。 現在我們無論到什麼三家村裏，總尋得到一所『土地堂』，原來這是他們一社的社神呢！ 我們讀史記陳平世家，該記得『里中社，平爲宰，分肉甚均』的故事。 這就是那時的『社會』。

自從佛教流入，到處塑像立廟。 中國人要把舊有的信仰和牠對抗，就建設了道教，也是到處塑像立廟。 他們把風景好的地方都占據了。 游覽是人生的樂事，春遊更是一種適合人性的要求，這類的

情與結合了宗敎的信仰，就成了春天的進香，所以南方有『借佛遊春』一句諺語。因爲有了借佛遊春的人的提倡，所以實心拜佛的人就隨着去，成了許多地方的香市。

到遠處的神佛面前進香旣成了風俗，於是固定的『社會』就演化爲流動的『社會』。流動的社會有二種：一種是從廟中舁神出巡的賽會，一種是結合了許多同地同業的人齊到廟中進香的香會。賽會是南方好，因爲他們的文化發達，擻得出許多花樣，而且會得鬥心思；一個地方有了幾個賽會，就要爭奇賭勝，竭盡他們的浮華的力量。可惜近年來生計困絀，加以官廳的禁止，已經不易看見了。香會是北方好，因爲他們長於社交，有團結力。（北方人長於社交的例，隨處可以看見。譬如在滬寧車中，對面坐的人可以不攀談，吃物可以不招呼；但坐津浦車到了山東時，社交的空氣就濃厚了，使人覺得不與

對坐旁坐的人招呼攀談是一種不可恕的傲慢。） 他們在進香中爲謀自己的便利，故把同會的人分配了種種職務。同時他們也謀別人的利便，故在道中設立茶棚，招呼香客進內喝茶，喝粥，吃饅頭，歇夜，盡一點『結緣』的誠意。（南莊茶棚的會啓云，『誠獻粥茶，接待來往香客，登山涉水，崎嶇路途，以解酷熱之勞渴；及風雨寒暑，以備早晚之歇宿：曾結萬善之良緣，宣揚諸善士之功德十五晝夜』。）

本來『社』是獨尊的，自從有了佛教道教的廟宇以來，他的勢力就一落千丈，到如今各處的社壇都是若存若亡的了。 『社會』是從前的一件大事，但自從分出了賽會和香會之後，牠也就無聲無臭的消失了。（聽說安徽還有幾處地方舉行這個典禮的，江南浙西一帶則從未聽見過；不知道他處怎樣。） 這是今古的一個大變革。

承受香火的佛道教廟宇是各地方都有的。 例如我們蘇州，有玄

妙觀，北寺，蛇王廟，七子山，穹窿山，上方山，觀音山……許多地方。但這種地方的勢力並不大，不過受到百里以內的香火。勢力大的，如浙江的西湖和普陀，山東的泰山，安徽的九華，山西的五臺，四川的峨嵋，廣東的羅浮，江蘇的棲霞和茅山……，牠們可以吸致千里以內甚至於數千里以內的香火。所以然之故，只因牠們的風景是特別好，能給與進香者以滿足的美感，因此使在他們的意想中更加增神靈的美妙的儀態。

北京的妙峯，確是京兆直隸一帶風景最好的地方，那裏有高峻的山嶺，有茂密的杏花和松樹，有湍急的渾河和潺湲的泉水。所以牠能𣪊吸收京兆全部及直隸北部（直隸南部的香火給泰山吸收去了）以至於僑寓京兆直隸的人的香火。

二、妙峯山香會的組織

每年從三月初旬起，我們住在北京城裏的人就看見街路上漸漸張貼出許多『會啓』來（這個名字是我假定的，因爲上面有『右啓』字樣，說不定叫會招，會報，會帖呢）。這種會啓是用黃紙印的，大的有五六尺高，二尺來闊；小的也有尺許高，八九寸闊。牠們大抵印成石碑的模樣，上面有碑額，下面有碑座。碑額與碑座用紅綠色紙的多，往往有圖畫：畫中或是他們朝山的樣子，或是妙峯山的風景和路線，或單畫些荷葉花果和瓔珞之類。我的奢望，很想把牠們都攝影了，印成一冊，備大家的鑒賞。

會啓上主要的項目，是以下幾樣：

（1）會所及設駕所。（駕，即是碧霞元君。他們在自己的會內或附近的廟內，都供有碧霞元君的神位或神象。他們在朝山之前先要在自己會內設駕致祭，有的竟把駕

抬上山去。）

（2）守晚，起程，上山，朝頂，迴香的路程和日期。（守晚是晚間在會中聚集，以便明晨一同出發。）

（3）到山後所做的事情。（如開茶棚，誠獻物品及工作等。）

（4）說明化緣與不化緣。

此外也有寫出規勸的話和說明施捨茶粥之故的，可是不多。這些會啓，有的簡單，有的複雜，很不相同。所以有的我們只能知道他們的一個會名，有的竟可以聯帶知道他們終年的工作。例如本期挿圖內所登的『希賢惜字聖會』會啓原文，我們便可在他們的進香之外更知道一些他們平日裏收拾字紙的生活和投棄紙灰的地方。

我在北京住了也有八九年了，這些會啓年年張貼，但以前的七八年中竟毫沒有投入我的意識。（我們『熟視無覩』的事情實在太多了

！）自從去年五月十一號（陰歷四月初八）遊了一次三家店，看見了幾千個香客，進了幾個茶棚，方始在我常走的幾條街巷中見到牆上貼着的無數會啓。

我的心中頓時癢得很，恨不得把這些東西立刻鈔來，但又老不出臉皮當着許多走路人的面前鈔寫。

不久風吹雨打，加以惜字人的揭取，也就看不見了。

這次到妙峯山，我立下堅强的志願，要去鈔錄一個全份。

鈔錄會啓是從來沒有的事情，所以一班香客都很注意，他們聚着看我。

有的疑惑道，『鈔來作什麼的？』有的詫歎道，『他寫得眞快！』

有的重碰見了我，對我笑道，『又來了！』我本來很怕羞，更經不起他們的注意；要不是受了抑壓了一年的好奇心的逼迫，一定是羞怯得寫不下了。

現在居然把牠們鈔完，雖是有許多節錄得太簡單，總算得到了一個大概情形，我眞是非常的快樂！

但回到廟內看燒香時，我又受到了一個失望的打擊。

我坐在殿

簷下看了五六處的香會，竟沒有一個是有會啓的。　他們有的穿了戲裝來，生旦淨丑各色都全，我看他們的『會旗』（香會中每人有一面三角形的旗，上面寫着會名）上寫的是『音樂聖會』。　有的一班人來奏樂，旗上寫的是『大鼓聖會』。　有的戴了獅子頭尾跳舞而來，我看他們的會旗上寫的是『獅子聖會』。　有的一班人都是小孩子，旗上寫的是『撥子聖會』。　又有舞了中旛（很高的旛，有丈餘長，用竹竿支起）而來的，我沒有瞧見他們的會旗，想來應該喚作『中旛聖會』了。我和孫伏園先生向着這一班會衆竭力的張望，結果，只有知道，『撥子聖會』是從昌平縣西南蘇家塊村來的（從表疏上看見），『音樂聖會』是從西小營村來的（從會旗上看見，但不知是那一縣）；其餘全不知道。　後來莊尙嚴先生又在櫻桃溝看見一家門上貼的一張長紙條，上寫『京兆房山縣西王佐村年例誠起前往金頂妙峯天仙聖母娘娘駕前□

香如意聖會寓』，知道這是房山縣來的香會，也是沒有張貼會啓的。回京之後，把會名編排一過，方始明白有會啓的只有北京城內外和天津的會衆，其他各縣及大興宛平兩縣稍偏僻的地方完全沒有。這是不難解釋的。他們的文化程度不及京津高，找刻字匠也不容易，而且會衆也不像京津一般的散在各處，需要用會啓來招集，所以他們就沒有會啓了。我們只要看，沙河到妙峯是一條大路（卽北道），每年從沙河，湯山，昌平，居庸關……一帶來進香的當然不在少數，然而倘使我們不在廟中見到『撥子聖會』，我們就決不能知道從那條路來的一個香會的名字。房山的『如意聖會』也是如此，若是沒有牠，我們也無從知道從京漢路來的有什麼香會了。

我因爲受了這種的失望，知道我費了許多氣力鈔出的香會名目原是很不完全的，要去搜集完全，除了從四月初一至十五日在廟中坐守

再沒有別的辦法。我也發過一陣空想，想在娘娘廟的門前立了一個簽到簿，有到必寫，他們不會寫就替他們寫，那就不致有遺漏。但這事除由聖母娘娘託夢給廟祝之外是辦不到的；若用了命令式的態度去强迫他們做，徒然嚇得他們相率退了回去而已。（希賢惜字老會的會啓上有『至靈官殿報號』之語，或即是簽到；但他們的事情原不必合着我們的意想，說不定到靈官殿磕頭卽算是報號呢。明年如再去，當到靈官殿一看。）

葦子港茶棚（北道第一個棚）裏的人告訴我們：初六至初九間，到的會最多，一天有數十起。每會人數多的數百，少的也數十。香會的種類，有笤帚，有撢帚，有青菜，有茶葉，有果子，有鮮花，有秧歌（高蹺）……。他們的會費，是依地畝捐的，一畝地派捐多少錢，所以很公平。近年來，來的會不如前了，今年更少。以前有四

百餘會，今年減至一百餘了。這番話給我們以不少的智識，最好的指示是『依畝捐錢』。這事一來見得他們的香會眞有社會（今義）的性質，不僅是個人的信仰而是公衆的政事，二來見得他們看這位聖母娘娘確是一位女皇，所以有按年交納田地的錢糧的義務（『交納當年錢糧』是會啓中的通語）。但是今年只有一百餘會的話我不敢信，因爲單是京津的會我已鈔得了一百個，我在殿簷下坐了兩小時即得到五六個沒有會啓的會。依我的推想，三百個會是可以有的。說不定他是專說的北道呢。

至於京津兩地的香會費，當然和鄉下人的按畝徵收的辦法不同。天津是商業中心，商人是有錢的，所以他們在香市中最占勢力，施送粥茶饅頭，點燃煤油燈汽油燈的非常多。北京方面是完全由於捐款，他們有的向外募捐（如合義麪茶老會會啓上說的『普請助善』），有

的只向自己會中募捐（如全心秉善檀香素燭聖會會啓上說的『永不外化』），有的雖不到外募捐，但也歡迎有人捐欵（如希賢惜字老會會啓上說的『本會並無緣簿在外募化，亦不勒令捐資；若有諸君隨喜，樂爲引善施助者，請登台銜入會』）。他們沒有天津人的闊，也沒有莊家人的穩，單就捐到的錢開銷。聽說他們會中的窮人只要捐了幾十個銅子就可上妙峯山走一回，所以去的人很多。

香會中的會規，我雖沒有得到，但從會啓中也可以看出一個大概。如『普興萬緣淨道聖會』會啓的下半節云：

本把人等不准擁擠喧嘩玩戲，亦不准沿路摘取花菓。以及食葷飲酒，一概禁止。人多，飲酒不免有亂性妄爲，口角淫詞等事。………恐其有失善道，不成體制。如不遵約束者除名不算。各宜戒之愼之！

又我在廟內客堂見到一幅照相，相片上一個老人，他把右手指着一段文字，這段文字也是勸告會衆的。（這老人名喚富斌，想是旗人，相片是光緒丁未照的。） 文長不及備錄，只鈔得了一個頭，如下：

各會諸棚各把衆位老都管行香坐棚文武，當通仝一體，必應互輔。若有各把悞有失神脫落之處，須破縫綻補，不令外人看出遺漏，以整局面。

在這兩段規誡與勸勉的話中，我們可以領略他們香會的團結的精神。他們的組織怎麼樣，我們也不能知道。但很徼倖的，我們在廟中見到幾方石碑，碑上有他們會衆的職名。我便統統鈔了出來。

(A)康熙二年引善老會：

(1)錢糧都管　(2)請駕都管

(3)車上都管　(4)苦行都管

（5）陳設都管
（6）中軍吵子都管
（7）號上都管
（8）揆子都管
（9）厨房茶房都管
（10）拉面（麵）都管
（11）飯把都管
（12）淨面清茶都管
（13）司房都管
（14）本會香首

以上每事或二人，或三人。

（B）乾隆五十二年獻供斗香膏藥聖會：

（1）香首
（2）副香首
（3）付香首
（4）都管
（5）中軍上
（6）揆子上
（7）執事上
（8）口號上
（9）吵子都管
（10）錢糧上

(11)廚房都管　　(12)司都

(13)信女

(C)光緒三年淨道聖會：

(1)引善都管　　(2)催糧都管

(3)錢糧都管　　(4)車把都管

(5)司庫都管　　(6)中軍把

(7)淨道都管

這三方碑的相距的時間很勻稱，我們可以從上面見出清朝一代北方香會的組織的大體。　內中除掉我們所不懂得的之外，可以歸納爲下列數項：

(一)引善都管(香首和副香首)是會中的領袖。

(二)催糧都管是收取會費的人。

（三）請駕都管是掌禮的人（卽古之祝）。
（四）錢糧都管是採辦供品的人。
（五）司庫都管是管理銀錢的人。
（六）中軍吵子（疑是哨子之誤）都管是管理巡查防衞的人。
（七）車把都管是管理車輛的人。
（八）厨房茶房都管是管理飲食的人。
（九）女香客不任職務，所以別立『信女』一項。

我們看，他們的組織是何等的精密！　他們在財政，禮儀，警察，交通，餉糈……各方面都有專員管理，又有領袖人物指揮一切，實在有了國家的雛形了！

三、明代北京的碧霞元君的香會

妙峰山的香會是從什麽時候起的？　容希白先生的『碧霞元君廟

考』，據康熙二十三年修的宛平縣志所錄張獻『妙峯山香會序』中『己巳春三月……卜吉共進楮幣』的話，斷爲在崇禎二年或以前，甚爲可信。

但明代妙峰山的香火，我敢斷說是不盛的。這一因妙峰山廟中沒有明代的碑碣，二因在他種記載中可以看出明代北京一帶香火最盛處是涿州與通州。

明末太監劉若愚所著的酌中志，卷二十爲『飲食好尙紀略』，其『四月』條云：

初旬以至下旬，要西山，香山，碧雲等寺，西直門外之高粱橋，涿州娘娘，馬駒橋娘娘，西頂娘娘進香。二十八日，藥王廟進香。

馬駒橋在通州，西頂在藍靛廠。我們在這一條中，可見明代的碧霞

元君的香火，以涿州，通州，及藍靛廠三處爲盛；妙峯山是數不到的。

涿州離北京廣安門(彰義門)一百四十五里，較妙峰山爲遠。通州離崇文門四十里，較妙峰山爲近。藍靛廠在西直門外，最近。

此外還有右安門外的娘娘廟。圖書集成職方典卷十五『順天府關梁考』云：

草橋，在右安門外南十里。草橋方十里皆泉也，會橋下：伏流十里，道玉河以出，四十里達于潞。故李唐萬福寺，寺廢而橋存，泉不減而苻荷盛。天啓間，建碧霞元君廟於此。歲四月，遊人集醵且博，旬日乃罷。土以泉故，宜花，居人遂以花爲業。

這便是容先生文中所說的『中頂』，也是風景很好的地方。看這段文

字，知道牠在香市中的情形，與現在正月中的白雲觀，三月中的東嶽廟正相同。牠起得很晚，建廟之年已在十七世紀的初葉了，——說不定和妙峯山的香火是同時興起的呢。

涿州進香的狀況，酌中志卷二十四『黑頭爰立記略』中有幾句話：涿州去京師百餘里。其涿郡娘娘，宮中咸敬之。中官進香者絡繹。

在這段文字中看來，牠也是盛極一時的。加以宮中的提倡，當然容易造成錦上添花的風氣。可惜這篇記畧的主旨並不在聖母娘娘，所以對於進香的詳細情形未及叙述。我們要知道牠，且待將來翻看『涿州志』吧。

通州的香火，明代劉侗，于奕正合著的帝京景物略中有一段很好的描寫（原書未見，今据集成職方典卷十五所引）。鈔錄如下：

出左安門東行四十里，石橋五丈，曰弘仁橋（按職方典卷十五關梁考通州條云：『弘仁橋在州城南三十里，舊名馬駒橋，又曰壓渾橋』）。……　橋東頭元君廟，西向臨橋，若梯階之；橋左右水若特意環之，避其霤中。

按稗史，元君者，漢時仁聖帝（東嶽大帝）前有石琢金童玉女。　至五代、殿圮，石象仆。　至唐（頡剛案，唐在五代後，不可解）童泐盡，女淪於池。　至宋，眞宗封泰山，還次御帳，滌手池內，一石人浮出水面。　出而滌之，玉女也。　命有司建小祠安奉，號爲聖帝女，封天仙玉女碧霞元君。　後祠日加廣，香火自鄒魯齊秦至晉冀。　而祠在北京者稱『泰山頂上天仙聖母』，麥莊橋北曰『西頂』，草橋曰『中頂』，東直門外曰『東頂』，安定門外曰『北頂』；盛則莫弘仁橋若。　豈其地氣耶？

夫億萬姓所皈禮，以俗敎神道焉，君相有司不禁也。歲四月十八日，元君誕辰，都士女進香。先期香首鳴金號衆，衆率之如師如長，令如諸父兄。月一日至十八日，塵風汗氣四十里，一道相屬也：輿者，騎者，步者，步以拜者，張旗幢，鳴鼓金者。輿者，貴豪家。騎者，游俠兒，小家婦女。步者，窶人子，酬願所願也。拜者，項元君像，負楮錠，步一拜，三日至；其衣短後絲襌，光乍襪履，五步十步至二十步拜者，一日至：羣從游閒數唱吹彈以樂之。旗幢鼓金者，繡旂丹旐各百十，青黃皂繡各百十騎，鼓吹步伐鼓鳴金者稱是。人首金字小牌，肩令字小旗，舁水製小宮殿曰元君駕，他金銀色服用具稱是。後建二丈皂旗，點七星；前建三丈繡幢，繡元君號。又夸儇者爲臺閣，

鐵杆數丈，曲折成樓閣巖木雲煙形，層置四五嬰兒，扮如劇演。其法，環鐵約兒腰，平承兒尻，衣綵掩其外杆，暗從衣物錯亂中傳下。所見雲梢烟縷處，空坐一兒，或見跨像馬蹬空，飄飄道傍，動色危嘆，而兒實無少苦。人復長竿掇餅餌，頻頻啖之。路遠，日風暄拂，兒則熟眠。別有面粉墨，僧尼容，乞丐相，遢伎態，憨無賴狀，閭少年所為喧闐嬉遊也。

橋傍列肆，摶麵角之，曰麻胡。餳和炒米圓之，曰歡喜團。稭編盔冠幞額，曰草帽。紙泥面具，曰鬼臉，鬼鼻。串染鬃鬣，曰鬼鬚。

香客歸途，衣有一寸塵，頭有草帽，面有鬼臉，有鼻，有鬚，袖有麻胡，有歡喜團。入郭門，軒軒自喜，道旁觀者嘖嘖喜。入門，翁嫗妻子女旋旋喜繞之。然或醉則喧，爭則毆，

迷則失男女，翌日煩有司審聽焉。

把這篇所記與現在妙峯山的香會一較，眞要使人發出「人心不古，世風日下」的嘅歎了。現在的妙峯山，只有寥寥落落的幾竿中旛（中，疑當作幢），那裏有百十個繡旗丹旐！只有唱着秧歌的高蹺，那裏有嬰兒跨馬蹬空的臺閣！只有穿着戲裝來的鄉下小戲班，那裏有面粉墨的閭少年所扮的僧尼乞丐無賴諸相！只有稭編的小草帽，那裏有什麼鬼臉，鬼鼻，鬼鬚！遊戲的興趣是淡得多了，美術的意味也薄得很了，大家只管規規矩矩的進香磕頭，所以『醉則喧，爭則毆，迷則失男女』所謂『風化攸關』的事情的確也沒有了！（關璞田先生還要希望維持風化，未免寃人。）

碧霞元君的誕辰，照景物略說，既爲四月十八日，何以那時的香市竟自四月初一至十八呢？又何以現在妙峯山的香市又自四月初一

至十五呢？　職方典卷十八順天府風俗攷引『輿地記』云：

四月一日至八日，爲浴佛會，民間散鹽豆結緣。　十日至十八日，慶碧霞元君誕。

浴佛會是爲佛誕而舉行的。　荊楚歲時記（韓諤歲華紀麗引，今本不見）云：

四月八日，諸寺各設香湯浴佛，共作龍華會，以爲彌勒下生之徵。

可見四月中的娘娘香火，原含有慶祝佛誕的分子在內。　說不定馬駒橋廟內（或附近）原有慶祝佛誕的，因爲佛誕之後隔着碧霞元君的誕辰只有十天，便把香市連了下去，所以從四月初一直鬧到四月十八。但後來竟把四月十八這一個元君誕辰忘記了，因此混合佛誕，縮成了半個月，變爲四月初一至四月十五。　至於『民間散鹽豆結緣』，或

者卽是現在設棚施茶粥的起源咧。

明代的香會，我們現在所知道的不過如此。這時祀奉碧霞元君的風氣已經極盛，五頂之名亦已規定。想不到過了幾時，妙峯山便後來居上，在五頂之外又憑空添出了一個『金頂』！

四、清代的妙峯山香會

清代的香會，涿州和通州方面如何，我們尙未能知道；至於妙峰山一方面，一定是極發達的。我們看，到妙峯山的路這等艱險，但現在已經修得很平正了；妙峰山的廟宇還是明末蓋的，但現在已經各處建造了茶棚，中南北三路都隨處可以歇脚了：這全是清代三百年來的香客所努力而獲得的成績呵！

但香會雖發達，而牠們的名目與事實終苦於『文獻無徵』（文獻是一定還有好多留着的，不過我們一時徵集不到而已）。現在只有從

碑碣和會啓上鈔得數個如下：

（一）引善老會（康熙二年立碑，乾隆十四年重立。　碑在峯頂娘娘廟。）

（二）萬壽善緣縫綻會（康熙二年發起，見本年會啓。）

（三）萬誠童子跨鼓老會（康熙二年發起，見本年會啓。）

（四）義合膏藥老會（　康熙五十九年立會，乾隆四十年立碑，碑在峯頂娘娘廟。）

（五）妙峯山進香聖會（雍正十二年立碑，碑在峯頂娘娘廟。）

（六）二人聖會（乾隆二年，皇城門內朝天宮衆善立碑，碑在峯頂娘娘廟。）

（七）二頂興隆聖會（乾隆七年立碑，碑在峯頂娘娘廟。）

（八）獻袍會（乾隆十六年，阜城門外六道口會衆立碑，碑在孟嘗

嶺雲聚寺中。）

（九）十人膏藥聖會（乾隆三十五年立碑，碑在峰頂娘娘廟。）

（十）二人老會（乾隆四十七年立碑，碑在峯頂娘娘廟。）

（十一）獻供斗香膏藥勝會（乾隆五十二年，西直門外成府村會衆立碑，碑在峰頂娘娘廟。）

（十二）公議沿路茶棚施獻茶葉聖會（嘉慶十年，西華門南池子後鐵門會衆立碑，碑在峰頂娘娘廟。）

（十三）遵王蕩平修道聖會（道光二年發起，光緒八年重整，見本年會啓。）

（十四）萬年長清甲子懸燈靈丹聖會（道光二年立碑，碑在峰頂娘娘廟。）

（十五）海燈老會（道光十六年立碑，碑在峰頂娘娘廟。）

(十六)永佑平安繩絡老會(同治十三年發起，見本年會啓。)

(十七)淨道聖會(光緒三年立碑，碑在峰頂娘娘廟。)

以上十七個會的時代次第是否確是這樣，我不敢斷定。一來呢，立碑的年月本不是立會的年月，所以立碑的次第原不可算做立會的次第。二來呢，他們自己所說的立會年月也未必可靠。例如雍正十二年的會有叫『妙峯山進香聖會』的，可見那時的香會還不盛，故卽以通名爲其私名；那麼，在牠的七十年之前是否已有『萬誠童子跨鼓老會』，『萬壽善緣縫綻會』一類的疊了許多尊號般的名字而成的私名，便甚爲難說。而且在這十七個香會之中，前面三個都說是『康熙二年』，似乎太整齊了。或者這一年在香會的歷史上有重大的發展的故事，故使後起者都依託着吧？

王小隱先生告我，他在本京朋友處打聽，知道一個香會必須經過

了一百年，方可改『聖會』爲『老會』。　老會是香會中的領袖；別的香會逢到疑難時，都要去請教老會中的會友。　以前有過一個會，牠的會衆爲要急于擡高牠的地位，不到一百年時就改了；後來竟給別的香會問倒，過不下去，只得又從『老會』變爲『聖會』。　這一番話，很能給我一個啓發，使我可以在種種香會之中約略分出些先後來，這是非常的欣幸的。

今將所見的『老會』的名目鈔錄於下：

(一)金峯普照燃燈老會。

(二)公議希賢惜字老會。

(三)南道水泉降香粥茶老會。

(四)公議重整拜席老會。

(五)縫綻老會。

(六)公議助善開路老會。
(七)公議同善縫綻老會。
(八)公議重整合義麪茶老會。
(九)興隆十八盤獻粥茶老會。
(十)秉心如意茶葉老會。
(十一)子孫萬代粥茶路燈老會。
(十二)同心助善檀香老會。
(十三)恭獻鮮花老會。
(十四)萬壽長青獻鮮老會。
(十五)攢香如意老會。
(十六)圓明園正白旗修道老會。
(十七)開山老會。

（十八）攢香老會（香山）。

（十九）天津闔郡公議大樂老會。

以上十九個，連同上面雜鈔在碑碣中的四個，共二十三個。我們卽使不敢確定牠們統都在一百年以前發起（如繩絡老會卽是在同治十三年發起的，雖則說不定也是『重整』），但說牠們在許多香會中是老資格，是前輩，這是可以的。因此，我們可以知道，在本年的香會中，老資格的會占了百分之二十三。

五、本年的妙峯山香會

我現在依了地域，把本年的香會（我們所知的），統排一過：

（1）金峯普照燃燈老會——崇文門內本司胡同東頭關帝廟。

（2）樂善俊山清茶聖會——東四牌樓。

（3）長壽白紙神賬聖會——東四五條。

(4)長壽清品神茶聖會——東四五條。

(5)公議希賢惜字老會——齊化門內南小街後拐棒胡同。

(6)悟善同修清茶聖會——齊化門內南小街中間棚舖後院。

以上二會合出會啓。

(7)長壽白紙聖會——東直門內草廠路南。

(8)一心樂善清茶聖會——宣武門內西單牌樓中鐵匠胡同路北。

(9)南道水泉降香粥茶老會——宣武門內東鐵匠胡同中間路南洛伽寺。

(10)清靜樂善清茶聖會——太僕寺街，駕設羅家大院。

(11)萬年永慶太獅一堂——西四牌樓西珠市，駕設銀錠橋三元宮。

(12)同興南莊誠獻粥茶子孫聖會——西四南缸瓦市長慶街。

(13)公議呈供獻鹽聖會——西四南兵馬司無量庵，現移白塔寺。

(14)靜修樂善清茶聖會——阜成門內宮門口北順城街西弓匠營路北三義廟。

(15)萬里雲程踏車聖會——地安門外護國寺街路北。

(16)松棚秉意誠獻粥茶聖會——護國寺西口柳泉居。

(17)公議重整拜席老會——護國寺西口外。

(18)縫綻老會——皇城內外。

(19)萬壽善緣縫綻會——皇城內外。

(以上二項，疑是一會而分出兩種會啓者。)

(20)德緣志善獻鹽聖會——京兆大宛兩縣及皇城宮內各關內外旗民。

以上二十會，在北京內城。（末三會無確實地點，因均爲「皇城」，故暫附。）

（21）同心萬代巧爐聖會——正陽門外大蔣家胡同，駕設鮮魚口內豆腐巷路東。

（22）一統仝善杠子聖會——正陽門外冰窖胡同。

（23）公議樂善巧爐聖會——珠市口南山澗內路東三盛店。

（24）永樂同春五虎少林一堂——山澗胡同路南。

（25）義順同祥五虎打路籐牌少林——珠市口南邊中間溝尾巴胡同路東萬順店。

（26）永年志善獻鹽聖會——正陽門外精忠廟迤南。

（27）一心秉善毛撣清茶聖會——正陽門外興隆街西頭路北。

（28）公議助善開路老會——正陽門外鞭子巷，駕設金魚池娘娘

廟。

(29)公議志善沿路縫綻聖會——正陽門天橋東蒲包店。

(30)同心志善誠獻茶燭聖會——正陽門外菓子市南。

(31)裱糊神堂佛殿窗戶(裱作合行公議心愿)——正陽門外大溝沿。

(32)樂善同心獻花聖會——崇文門外花市大街皂君廟。

(33)子孫萬代誠獻粥茶盤香聖會——崇文門外磁器口東頭地藏寺。

(34)永佑平安繩絡老會——宣武門外達智橋內路北潮慶庵。

(35)公議心愿誠獻茶瓢——宣外教場小六條。

(36)公議心愿誠獻圍棹——宣外教場口內。

(37)提燈樂善誠獻粥茶——包頭章胡同。

(38)萬代同春少林五虎——宣外教子胡同，駕設達智橋中間路北。

(39)全心秉善檀香素燭聖會——西小市，駕設宣武門外車子營小五條。

(40)公議同善縫綻老會——宣外菜市口山西洪洞會館。

(41)議心善緣撣塵聖會——宣外小市西頭。

(42)公議重整合義麫茶老會——宣外上斜街。

(43)興隆十八盤獻粥茶老會——宣外老牆根路南。

(44)秉心如意茶葉老會——廣安門內白紙坊東頭高廟村，駕設道士觀眞武廟。

(45)子孫萬代粥茶路燈老會——廣安門內白紙坊。

(46)同心長善清茶聖會——廣安門內白紙坊。

(47)公議樂善誠獻粥茶棚花會——廣安門內南樂園。

(48)公議永善清茶聖會——廣安門內南樂培園。

(49)樂善合緣敬賓茶會——朝陽門外東中街朝陽寺。

(50)樂善合緣茶會一堂——朝陽門外東中街朝陽寺。

以上二十八會，在北京外城。

(51)心緣同善巧爐聖會——東便三關，發信處在朝陽門外彌勒院。

(以上二項，疑是一會而分出兩種會啓者。)

(52)仝議善緣誠獻淨飾香道聖會——德勝門外上清河鎮六道口雙泉堡村。

(53)同心助善檀香老會——阜成門外八寶莊關帝廟。

(54)億善合緣清茶聖會——西便門外會城門閻村。

(55)善緣吉慶誠獻果供——廣安門外三路居。

(56)善緣吉慶菓供聖會——廣安門外三路村。

(以上二項，疑亦是一會而分出兩種會啓者。)

(57)恭獻鮮花老會——右安門外角二堡村。

(58)萬善長青獻鮮老會——右安門外關廂村。

(59)攢香如意老會——右安門外草橋關南狠垡村，駕設本村高廟。

(60)同心樂善誠獻粥茶——右安門外草橋關西南馬廠郭公莊。

(61)萬緣吉慶攢香聖會——右安門外玉米市村。

(62)益善同緣茶棚聖會——海淀皇影壁北藥(?)秀園。

(63)遵王蕩平修道聖會——圓明園正紅旗內外旗民。

(64)圓明園正白旗修道老會。

(65)金香普緣如意子孫麪鮮聖會——海淀西青龍橋西關帝廟。

(66)普興萬緣淨道聖會——玉泉山前北塢村。

(67)開山老會——京西玉河鄉下葦甸村。

(68)平安聖會——玉河鄉三岔澗村。

(69)攢香老會——香山齊家村，香化寺守晚。

(70)天太山感應修道進香。(天太山在三家店西。)

(71)萬誠童子跨鼓老會——陳家莊。(陳家莊在三家店北。)

以上二十三會，在北京西郊。

(72)撥子聖會——昌平縣西南蘇家塊村。

(73)口香如意聖會——房山縣西王佐村。

以上二會，在京兆屬縣。

(74)重整攢香金花聖會——西局村。

(75)音樂聖會——西小營村。

以上二會，是有村名而不知道所屬的縣的。

(76)公議呈獻巧鑪聖會。

(77)五圈萬代吉慶奉台攢香聖會。

(78)獅子聖會。

(79)大鼓聖會。

(80)拜墊聖會。

(81)中旛聖會。

以上六會，是不知道地名的。(『奉台』，或是地名，說不定卽是豐台。)

(82)老北道老爺廟饅首粥茶會。

(83)河北關上崇善堂修補老北道會。

(84)老北道估衣商誠獻洋燈會。

(85)中北道北安河信意粥茶燈棚姜湯饅首善會。
(86)津郡公議老路燈進香。
(87)天津礤[illegible]石河饅首粥茶會。
(88)老南道桃園義善汽燈籠燈路燈施茶聖會。
(89)老南道桃園信餘堂褚自備饅首施粥善社。
(90)娘娘頂後殿衆善汽燈施粥施茶善會。
(91)天津裕德里大連小崗子合辦汽燈會。
(92)雙龍嶺公意饅首粥茶會。
(93)大峰口饃饃施茶會。
(94)朝頂山口葦子港施茶社。
(95)磕頭嶺公議樂善社施饅首粥茶善會。
(96)天津闔郡公議大樂老會。

以上十五會，是天津大連的香會入『天津全體聯合會』的。（聯合會於民國十二年二月初一日成立。）

(97)天津西窰窪公議代香會。

(98)天津堤頭村公議隨路大樂會。

(99)天津公善汽燈會。

以上三會，是天津的香會不入『天津全體聯合會』的。

六、香會的分類

我們若把這九十九個現在的會，和十三個在碑中見到的會分起類來，便可看出牠們有以下這些項目。

(甲)修路：

(一)遵王蕩平修道聖會：

這個會是『圓明園正紅旗內外旗民』在道光二年發起的，到今已有一百

零三年了。　他們的會啓中說，每年二月初一日祭山，三月二十日起程，到寨爾峪（在中道，離大覺寺八里）落宿，三月二十一日與工。想來他們修的是中道。

（二）圓明園正白旗修道老會：

他們的會啓並沒有詳細的說明，只寫『頭把修至此』，或是『二把修至此』，或是『三把修至此』，可見他們的修路隊是分成幾把的。　他們的會啓，我們只在妙峰南麓到峯頂的道中看見，說不定他們修的只是本山的路。

（三）普興萬緣淨道聖會：

他們的會啓上說，『三月內將山徑石坎用鏨打平浮沙，掃除活石。……三月二十九日起程（指會衆），至金仙庵落宿。三月三十日至靈感宮，淨道先竣，復至迴香亭齋宿。』　從他們會衆的路程上看，他們修的當

是中北道。

(四)淨道聖會：

碑在峰頂娘娘廟中，光緒三年所立；或者即是上一會的簡稱亦未可知。

(五)開山老會。

(六)天太山感應修道進香：

按，天太山在三家店的西南，他們所修的當是南道。

(七)公議助善開路老會。

(八)河北關上崇善堂修補老北道會。

(乙)路燈：

(一)天津公善汽燈會：

他們的會啓上說，『老北道歷年沿路所點汽燈，所有一切資費，皆由

本會自行籌備』，又特書曰，『不歛不化，並無知單』，可見這個會是很闊綽的。　別條路上只有煤油燈，惟獨這老北道點的是汽汕燈。可惜我們只走到葦子港，未能知道他們的汽油燈點到什麼地方爲止。如果確是由峯頂直點到沙河的，那麼，這四十里的夜景一定是很好玩的了。

(二)中北道估衣商誠獻洋燈會：

我們那天下金山時，天已昏黑了，虧得他們會裏的煤油燈，指示給我們一條路。　這些燈放在長方的玻璃籠架內，下面用木桿支着，桿子插入地下。　他們點燈熄燈的事情，大約是委託茶棚裏的人做的。

(三)津郡公議老路燈進香。

(四)老南道桃園義善汽燈籠燈路燈施茶老會。

(五)娘娘頂後殿衆善汽燈施粥施茶善會：

按，這是在廟內的。

（六）天津裕德里大連小崗子合辦汽燈會。

以上六會，都是天津的，可見天津人的富有。

（七）金峯普照燃燈老會。

（八）子孫萬代粥茶路燈老會：

按，他們的茶棚在三家店西營灰廠。

（九）萬年長清甲子懸燈靈丹聖會。

（十）海燈老會。

以上二會，見峯頂娘娘廟中所立碑。

（丙）茶棚（希賢惜字聖會的會啓上說，『自德勝門外頭道茶棚起』，可知德勝門外即已有茶棚。　我們歸途，從三家店而南，過五里陀，磨石口等村，亦均見有茶棚，可見南道的茶棚不

是到三家店卽終止的。據轎夫所說，南道有十站，中道有五站，北道有十站，中北道有六站，是確定的茶棚已有三十一個，何況此外更有添出的呢。依我想來，至少五十個是可以有的。但我們眞慚愧，只鈔得了二十二個，還不到一半！）：

(一)老北道『老爺廟』饅首粥茶會。

在引號內的，是茶棚所在的地名，下同。

(二)朝項山口『葦子港』施茶社。

(三)『磕頭嶺』公議樂善社施饅首粥茶善會。

(四)『雙龍嶺』公意饅首粥茶會。

(五)天津『磨碰石河』饅首粥茶會。

(六)『大峯口』饃饃施茶會。

以上六棚，均在老北道，全是天津人所設。

(七)中北道『北安河』信意粥茶燈棚姜湯饅首善會。

以上一棚，在中北道。　中北道的茶棚很多，有瓓福觀，朝陽院，金仙庵，瓜打石，廟兒窪諸處；可惜我們路過時候沒有留心這些棚是什麼香會設置的，他們又沒有會啓貼出，所以只得缺去了。

(八)子孫萬代誠獻粥茶盤香聖會：

會啓云，『四月初四日，至南道仰山「藥王殿」本茶棚安壇設駕，敬獻粥茶十二晝夜。』

(九)同心樂善誠獻粥茶：

在『孟常嶺雲聚寺』。　開棚及止茶日期與上同。

(十)公議重整合義麵茶老會：

在『櫻桃溝』。　四月初五日開棚，十四日落程。

（十一）同興『南莊』誠獻粥茶子孫聖會：

會啟云，『四月初一日起程，晚至南莊村觀音院本茶棚安壇設駕，誠獻粥茶，……宣揚諸善士之功德十五晝夜。』

（十二）公議同善縫綻老會：

在『桃園』。

（十三）老南道『桃園』義善汽燈籠燈路燈施茶聖會。

（十四）老南道『桃園』信餘堂豬自備饅首施粥善社。

（十五）南道『水泉』降香粥茶老會：

會啟云，『四月初一日起程，晚至本棚，即時開棚。……十五日迴香。』

（十六）興隆『十八盤』獻粥茶老會：

會啟云，『四月初一日起程，……十四日落棚。』

（十七）提燈樂善誠獻粥茶：

在『西北澗』，四月初三日開棚。

（十八）子孫萬代粥茶路燈老會：

在三家店西『營灰廠』。　自四月初二至十四。

以上十一棚，均在南道。除第十三，十四兩個是天津人設立的外，其餘都是北京人設立的。

（十九）『松棚』秉意誠獻粥茶老會：

這一棚在妙峯山南麓。　他們也是沒有會啓的；因爲他們請我們吃了一頓點心，所以我們能在壁間見到這個會名。　當初十早我們下山時，他們已在拆去『松棚』了。（這個茶棚，是用松枝搭成的；棚邊的殿額題『松棚行宮』。　他們這樣做，不知道是否專爲美觀，抑是有故事在內，還是從前確有一根大松樹，用以搭成一棚，後來沒有了，爲維持這個名稱起見，所以照樣搭起。）

（二十）娘娘頂後殿衆善汽燈施粥施茶善會：

這一個會，在我們所見的許多茶棚中最爲整潔。

（二十一）益善同緣茶棚聖會：

這棚不知在什麼地方。　會啓上說，『四月初一起，安壇十五晝夜。』

（二十二）公議樂善誠獻粥茶棚花會：

這棚的地方也不知道。　會啓上說四月初一開棚，十五迴香。

（丁）縫綻（　縫綻是鞋匠對於香客們盡的義務。　凡是走山路把鞋子損傷了的，都可交他們修好。）：

（一）公議志善沿路縫綻聖會：

會啓云，『四月初四日起程，沿路並山道來往縫綻，以便行履。初六日朝頂進香，當日迴香至靈官殿，守駕三晝夜。初九日進京……。』

（二）萬壽善緣縫綻會：

會啓云，『皇城內外新舊靴鞋行旗民人等誠起。……四月初一日起程，宿北安河。初二日安壇設駕，誠獻縫綻十四晝夜。……』

(三)縫綻老會：

這會名目雖與上會不同，而日期和路程都沒有兩樣，說不定是一會而分出兩種會啓的。

(戊)成補銅錫器：

(一)同心萬代巧爐聖會：

會啓云，『四月初四日起程，上北道。迴香中道。兩道來往五日。助善在中道沿路茶棚成補銅錫磁器。』

(二)心緣同善巧爐聖會：

會啓云，『四月初四日起程，由德勝門外頭道行宮起。初五日中道登山。初六日進京。』

(三)公議呈獻巧爐聖會：

日程與上會同。

(四)公議樂善巧爐聖會：

會啓題『正陽，崇文，宣武門外本行』。 日程較上二會各遲三天。

(己)呈獻廟中途中用具：

(一)公議心愿誠獻圍桌：

按，圍桌是桌前的圍布。

(二)公議心愿誠獻茶瓢。

(三)拜墊聖會：

我們在西北澗茶棚中，見神前圍桌上寫有『拜墊聖會呈獻』字樣，可見這會不但獻拜墊，並獻圍桌。

(四)公議重整拜蓆老會：

我們遊到玉皇頂時，見有人掛了一卷蘆蓆上山，連手張貼拜蓆老會的會啓。他們鋪了拜蓆，拜了幾拜，隨即把蓆收了下山。我很疑惑：這蓆是單供他們自己會中人用的拜墊呢？還是原應施捨與廟中，只因玉皇頂無甚香火，故又收了回去呢？可惜當時沒有問明，記此待考。

（五）議心善緣擇應聖會。

（六）一心秉善毛撢淸茶聖會。

（七）永佑平安繩絡老會：

會啓上寫『三道渾河』，可見這繩絡是渡船所用。

（八）一統全善杠子聖會：

按，杠子不知是否爲挑物的棒，還是另有意義，待查。

（九）裱糊神堂佛殿窗戶：

會啓上寫『裱作合行公議心愿』。

(庚)呈獻神用物品及供具。

(一)獻袍會。

(二)獻供斗香膏藥聖會。

以上二會，見雲聚寺及娘娘廟所立碑。

(三)長壽白紙聖會：

會啓云，『到迴香亭呈獻文方四寶，更換幽冥檔冊。』

(四)長壽白紙神賬聖會。

(五)仝議希賢惜字老會：

會啓云，『恭謁天仙聖母……懿前誠獻香燭供品，文方四寶……』；又云，『恭謁感應藥王孫大眞人駕前，誠獻香燭供品，文方四寶……。』

(六)同心助善檀香老會。

(七)同心秉善檀香素燭聖會。

（八）同心志善誠獻茶燭聖會。

（九）同議善緣誠獻淨飾香道聖會。

（十）金善普緣如意子孫麵鮮聖會。

（十一）樂善同心獻花聖會。

（十二）恭獻鮮花老會。

（十三）萬善長青獻鮮老會。

（十四）重整攢香金花聖會。

（十五）善緣吉慶誠獻果供。

（十六）善緣吉慶菓供聖會。

（辛）施獻茶鹽膏藥（娘娘廟中有『公議沿路茶棚施獻茶葉聖會』的碑，可見茶葉的香會不僅把茶葉獻神，還要施送與各個茶棚。

職方典引輿記地，有『四月初一日至八日爲浴佛會，民

間散鹽豆結緣」的話，可見所獻的鹽亦不是單在神前設供的。膏藥不知道怎麼樣，但牠的效用原在人的方面，和神沒有什麼關緊，說不定亦是施送的性質，與『北安河信意善會』的施送薑湯同意，故連及）：

（一）長壽清品神茶聖會。

（二）樂善傻山清茶聖會。

（三）悟善同修清茶聖會。

（四）一心樂善清茶聖會。

（五）清靜樂善清茶聖會。

（六）靜修樂善清茶聖會。

（七）同心志善誠獻茶燭聖會。

（八）秉心如意茶葉老會。

(九)同心長善清茶聖會。

(十)公議永善清茶聖會。

(十一)億善合緣清茶聖會。

(十二)樂善合緣敬賓茶會。

(十三)樂善合緣茶會一堂。

(十四)公議沿路茶棚施獻茶葉聖會。

以上十四會，都是茶葉；末一會見於嘉慶十年所立碑。

(十五)永年志善獻鹽聖會。

(十六)德緣志善獻鹽聖會。

(十七)公議呈供獻鹽聖會。

以上三會。是鹽。

(十八)義合膏藥老會。

(十九)十人膏藥聖會。

(二十)獻供斗香膏藥勝會。

(二十一)萬年長 清甲子 懸登靈丹聖會。

以上四會，是膏藥靈丹。 但只在碑文看見，建碑的日子都在一百年以前了。 想來施捨膏藥所費甚鉅，當此民窮財盡之年，竟是擧行不起，所有就沒有繼起的了。

(壬)技術：

(一)義順同群正虎打路籐牌少林

(二)萬代同春少林五虎。

(三)永樂同春五虎少林一堂。

(四)攢香如意老會：

在這個會的名目上，看不出是一班玩武藝的人所結合的；恰巧我們到

松棚時，他們來施演刀鎗鞭棒，所以知道了。

（五）中旙聖會。

（六）音樂聖會。

（七）大鼓聖會。

（八）獅子聖會。

（九）萬年永慶太獅一堂。

（十）萬里雲程踏車聖會：

這是玩自行車的人結合的會。到妙峯的路很崎嶇，不適於行自行車，不知道他們是不是乘車去的，還是到金山東麓時就把車子停放了？他們在路上，或者要比賽快慢，作出許多花樣，可惜我們沒有看見。我們只在他們會啓中知道他們是由北道登山，中道廻香的。

（十一）撥子聖會：

這會恐是一種玩藝的小孩子所結合的，待查。

(十二)萬誠童子跨鼓老會：

跨鼓，恐亦是一種玩藝，待查。

(癸)普通的進香及未詳其意義者：

(一)引善老會。

(二)妙峯山進香聖會。

(三)二人聖會。

(四)二頂與隆聖會。

(五)二人老會。

以上五會，見峯頂娘娘廟所立碑。『二人老會』當即是『二人聖會』的改名。

(六)同香如意聖會。

(七)五圈萬代吉慶奉台攢香聖會。

(八)攢香老會。

(九)萬緣吉慶攢香聖會。

(十)平安聖會。

(十一)天津西窰窪公議代香會。

(十二)天津堤頭村公議隨路大樂會。

(十三)天津闔郡公議大樂會。

我們看了以上的叙述，試閉目一想，在三月中，他們如何的在山前山後打平浮沙，掃除活石；一到四月初，就如何的在各條路上架起路燈，在各個站口開起茶棚；他們開了茶棚之後，如何的鞋匠來了，銅錫匠來了，施送拜墊圍棹的人來了，施送茶鹽的人來了。那時香客們如何的便利，一路上隨處有人招待，如熟識的朋友一般。開茶

棚的人也如何的便利，茶葉是有人送來的，供品設備是有人送來的，打破了的碗盞也自有人來修補的。　大家虔誠，大家分工互助，大家做朋友！　他們正在高興結緣時，又如何的音樂班子來了，玩武藝的人來了，舞旛舞獅的人來了，他們眼中見的是生龍活虎般的健兒的好身手，耳中聽的是豪邁勇壯的鼓樂之聲。　這一路的山光水色本已使人意中暢豁，感到自然界的有情，加以到處所見的人如朋友般的招呼，雜耍塲般的游藝，一切的情誼與享樂都不關於金錢，更知道人類也是有情的，怎不使人得着無窮的安慰，彷彿到了另一個世界呢！

我們號稱智識階級的人眞慙愧：　好人只有空談想像中的樂國，壞人便儘使陰謀來做出許多自私自利的事業．結果，我們看見的人不是奸險，便是高尙。　奸險的人固然對於社會有損無益，就是高尙的人也和社會有什麼關繫呢。　我們智識階級的人實在太暮氣了，我們

的精神和體質實在太衰老了，如再不吸收多量的强壯的血液，我們民族的前途更不知要衰頽的成什麼樣子了！　强壯的血液在那裏？　這並不難找，强壯的民族的文化是一種，自己民族中的下級社會的文化保存着一點人類的新鮮氣象的是一種。

七、香會的辦事日期

我們若把這些香會，依了他們的辦事日期，列出一表，便可知道進香的起訖的時間，和他們在進香前後的生活。　可惜有許多會，沒有把日期寫明，我們得不到正確的調查，依然只能看到一個約畧。

正月：

十四日：

設壇……（下文未看明）：

平安聖會。

二月：

初一日：

祭山：

遵王蕩平修道聖會。

初二日：

通知：

萬壽善緣縫綻會（本日起）。

初八日：

啓知發信：

心緣同善巧爐聖會。

十九日：

發信：

同議善緣誠獻淨飾香道聖會。

三月：

初六日：

發信：

與隆十八盤獻粥茶老會。

初十日：

會集：

全議善緣誠獻淨飾香道聖會。

二十日：

起程：

遵王蕩平修道聖會（至寨爾峪落宿）。

二十一日：

興工：
遵王蕩平修道聖會。
二十三日：
起程：
同議善緣誠獻淨飾香道聖會。
二十五日：
呈表發信：
萬壽善緣縫綻會。
二十七日：
前站先行：
興隆十八盤獻粥茶老會。
二十八日：

起程：
裱糊神堂佛殿窗戶。
守晚：
普興萬緣淨道聖會。
二十九日：
朝頂：
同議善緣誠獻淨飾香道聖會。
起程：
普興萬緣淨道聖會（至金仙庵落宿）。
前站發信：
南道水泉降香粥茶老會。
公議樂善誠獻粥茶棚花會。

三十日：

朝頂：

普興萬緣凈道聖會（至靈感宮，凈道完竣，復至迴香亭齋宿，夜卽謁聖）。

守晚：

南道水泉降香粥茶老會。

公議樂善誠獻粥茶棚花會。

萬壽善緣縫綻會。

縫綻老會。

前站先行：

同興南莊誠獻粥茶子孫聖會。

四月：

初一日：

迴香：

普興萬緣淨道聖會。

朝頂：

遵王蕩平修道聖會。

天津全體聯合會（本日起進香）。

起程：

南道水泉降香粥茶老會（至三家店仲伙）。

興隆十八盤獻粥茶老會。

同興南莊誠獻粥茶子孫聖會。

公議樂善誠獻粥茶棚花會。

萬壽善緣縫綻會（至北安河落宿）。

縫綻老會（至北安河落宿）。

開棚：

南道水泉降香粥茶老會。

（以下四會，均當日起程，晚至本棚，卽時開棚）。

興隆十八盤獻粥茶老會。

同興南莊誠獻粥茶子孫聖會。

公議樂善誠獻粥茶棚花會。

益善同緣茶棚聖會。

前站發信先行：

公議重整合義麵茶老會。

初二日：

迴香：

遼王蕩平修道聖會。

開棚：

子孫萬代粥茶路燈老會。

誠獻縫綻：

萬壽善緣縫綻會（初二起，安壇設駕，誠献縫綻十四晝夜）

縫綻老會（至本棚安駕，誠献縫綻十四晝夜）。

起程：

同心樂善誠献粥茶（到孟常嶺）。

守晚：

公諸重整合義麵茶老會。

初三日：

迴香：

仝議善緣誠献淨飾香道聖會。

朝頂：

子孫萬代粥茶路燈老會。

開棚：

提燈樂善誠獻粥茶。

起程：

子孫萬代誠献粥茶盤香聖會（宿三家店馬王廟）。

守晚：

同心萬代巧爐聖會。

公議志善沿路縫綻聖會。

初四日：

朝頂：

天津西窰窪公議代香會。
天津堤頭村公議隨路大樂會。
進供：
公議呈供獻鹽聖會。
開棚：
子孫萬代誠献粥茶盤香聖會。
同心樂善誠獻粥會。
起程：
樂善同心獻花聖會。
悟善同修清茶聖會。
一心樂善清茶聖會。
金峯普照燃燈老會。

公議呈獻巧爐聖會。

心緣同善巧爐聖會（由得勝門外頭道行宮起）。

同心萬代巧爐聖會（上北道，隨意落宿）。

公議志善沿路縫綻聖會（沿路並山道來往縫綻）。

守晚：

同心長善清茶聖會。

億善合緣清茶聖會。

初五日：

朝頂：

樂善同心獻花聖會。

悟善同修清茶聖會。

一心樂善清茶聖會。

公議呈供獻鹽聖會。
公議呈獻巧爐聖會。
心緣同善巧爐聖會(中道登山)。
開棚：
公議重整合義麵茶老會。
起程：
同心長善淸茶聖會(至櫻桃溝落宿)。
億善合緣淸茶聖會(至櫻桃溝落宿)。
德緣志善獻鹽聖會。
守晚：
萬代同春少林五虎。
永樂同春五虎少林一堂。

萬緣吉慶攢香聖會。
同心助善檳香老會。
恭獻鮮花老會。
萬壽長青獻鮮老會。
靜修樂善清茶聖會。
萬里雲程踏車聖會。
萬年永慶太獅一堂。

初六日：

迴香。

樂善同心獻花聖會(當日謝山)。

悟善同修清茶聖會。

一心樂善清茶聖會。

公議呈供獻鹽聖會。

公議呈獻巧爐聖會。

心緣同善巧爐聖會。

朝頂：

同心長善清茶聖會。

億善合緣清茶聖會。

德緣志善獻鹽聖會。

公議志善沿路縫綻聖會(當日迴香，至靈官殿，守駕三晝夜)。

起程：

萬代同春少林五虎(早至田村仲伙，午至三家店仲伙，晚至桃園落宿仲伙)。

永樂同春五虎少林一堂(由三家店，至櫻桃溝落宿)。

天津闔郡公議大樂會。

萬緣吉慶攢香聖會。

長壽白紙聖會。

同心助善檀香老會（至楙園落宿）。

恭獻鮮花老會（已刻揚詳發信，候印起程；晚宿陳家莊）。

萬善長壽獻鮮老會（至南莊落宿）。

長壽白紙神賬聖會（至周家巷落宿）。

長壽清品神茶聖會（仝上）。

靜修樂善清茶聖會（至北安河落宿）。

公議永善清茶聖會。

樂善合緣敬奮茶會。

萬里雲程踏車聖會（至北安河落宿）。

萬年永慶太獅一堂（至北安河落宿）。

守晚：

攢香老會。

一心秉善毛撣清茶聖會。

同心志善誠獻茶粥聖會。

永年志善獻鹽聖會。

公議樂善巧爐聖會。

初七日：

回京：

悟善同修清茶聖會（迴香在昨日）。

迴香：

同心長善清茶聖會。

億善合緣淸茶聖會（當日謝山）。

德緣志善獻鹽聖會。

朝頂：

萬代同春少林五虎（仍宿桃園）。

永樂同春五虎少林一堂（仍宿櫻桃溝）。

天津闔郡公議大樂會。

萬修吉慶攢香聖會。

長壽白紙聖會。

同心助善檀香老會（仍宿桃園）。

恭獻鮮花老會。

萬善長靑獻鮮老會（仍宿南莊）。

長壽白紙神賬聖會（由中北道登山，晚至澗溝落宿）。

長壽清品神茶聖會(同上)。

靜修樂善清茶聖會(至澗溝落宿)。

公議永善清茶聖會。

萬里雲程踏車聖會(由北道登山朝頂，晚至溝沿落宿)。

萬年永慶太獅一堂(至溝沿落宿)。

登山：

榮善合緣敬賓聖會。

起程：

攢香老會(至南莊落宿)。

一心秉善毛撣清茶聖會(至桃園落宿)。

金善普緣如意子孫麵鮮聖會。

善緣吉慶誠獻果供(至南莊落宿)。

同心志善誠獻茶燭聖會（至桃園落宿）。
永年志善獻鹽聖會（至桃園落宿）。
公議樂善巧爐聖會。
守晚：
公議重整拜席老會。
發信：
攢香如意老會。
初八日：
萬代同春少林五虎。
迴香：
永樂同春五虎少林一堂（當日謝山）。
萬緣吉慶攢香聖會。

長壽白紙聖會。

同心助善檀香老會。

恭獻鮮花老會。

萬善長青獻鮮老會。

靜修樂善清茶聖會（至北安河落宿）。

公議永善清茶聖會。

同心萬代巧爐聖會（由中道迴香，來往共五天）。

萬里雲程踏車聖會（由中道迴香，仍宿北安河）。

下山：

萬年永慶太獅一堂（仍宿北安河）。

朝頂：

南道水泉降香粥茶老會。

攢香老會(晚仍宿南莊)。

一心秉善毛撣淸茶聖會(仍宿桃園)。

金善普緣如意子孫麵鮮聖會。

善緣吉慶誠獻果供。

長壽白紙神賬聖會(仍宿周家巷)。

長壽淸品神茶聖會(同上)。

同心志善誠獻茶燭聖會(仍宿桃園)。

樂善合緣敬賓茶會。

永年志善獻鹽聖會(仍宿桃園)。

同心樂善誠獻粥茶。

公議樂善誠獻粥茶棚花會。

金峯普照燃燈老會。

公議樂善巧爐聖會。

起程：

攢香如意老會。

全心秉善檀香素燭聖會。

公議重整拜席老會（至桃園落宿）

初九日：

回京：

靜修樂善清茶聖會（昨日廻香）。

萬里雲程踏車聖會（同上，當日謝山）。

廻香：

攢香老會（當日謝山）。

一人秉善毛撣清茶聖會（當日謝山）。

金善普緣如意子探麵鮮聖會。

善緣吉慶誠獻果供。

長壽白紙神賬聖會（當日謝山）。

長壽清品神茶聖會（同上）。

同心志善誠獻茶燭聖會（當日謝山）。

樂善合緣敬賓茶會。

永年志善獻鹽聖會（當日謝山）。

公議樂善巧爐聖會。

公議志善沿路縫綻聖會（當日謝山）。

萬年永慶太獅一堂。

朝頂：

攢香如意老會。

妙峯山

公議希賢惜字老會（至北安河落宿）。
全心秉善檀香素燭聖會。
公議重整拜蓆老會（仍宿桃園）。
中旛聖會（以下五會朝頂，都是我們目見）。
音樂聖會。
大鼓聖會。
獅子聖會。
撥子聖會。

初十日：
廻香：
攢香如意老會。
全心秉善檀香素燭聖會。

公議重整拜薦老會。

落棚：

松棚秉意誠獻粥茶聖會（目見）。

朝頂：

萬誠童子跨鼓老會。

子孫萬代誠獻粥茶盤香聖會。

公議重整合議麵茶老會。

伸信：

開山老會。

十一日：

回京：

金峰普照燃燈老會（當日謝山）。

朝頂：

萬壽善緣縫綻會（仍回棚）。

縫綻老會（仍回棚）。

起程：

開山老會。

十二日：

朝頂：

開山老會。

十三日：

封表：

萬壽善緣縫綻會。

縫綻老會。

朝頂：
同興南莊誠獻粥茶子孫聖會。
十四日
落棚：
子孫萬代粥茶路燈老會。
興隆十八盤獻粥茶老會。
公議重整合義麵茶老會。
十五日：
止供奉：
天津全體聯合會。
落棚：
子孫萬代誠獻粥茶盤香聖會。

妙峯山

南道水泉降香粥茶老會。
巹善同緣茶棚聖會。
子孫萬代粥茶路燈老會。
興隆十八盤獻粥茶老會。
同與南莊誠獻粥茶子孫聖會、
公議重整合義麵茶老會。
同心樂善誠獻粥茶。
公議樂善誠獻粥茶棚花會。

謝山：

萬善長青獻鮮老會。

十六日：

同京：

子孫萬代誠獻粥茶盤香聖會。

迴香：

縫綻老會。

謝山：

萬壽善緣縫綻會。

二十六日：

誠獻惜字粥茶：

公議希賢惜字老會（彰儀門外看舟村普濟宮本棚誠獻四晝夜）

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

收焚沿途各棚香紙殘文廢字：

公議希賢惜字老會（至蘆溝橋）。

七月（秋香）：

二十四日：

起程：

公議希賢惜字老會。

二十五日：

朝頂守駕：

公議希賢惜字老會。

起程：

金善曾緣如意子孫麵鮮聖會。

德緣志善獻鹽聖會。

同興南莊誠獻粥茶子孫聖會。

二十六日：

進香：

金善普緣如意子孫麫鮮聖會。

二十七日：

廻香：

金善普緣如意子孫麪鮮聖會。

起程：

公議志善沿路縫綻聖會。

二十八日：

進香：

公議希賢惜字老會。

八月：

初一日：

廻香：

德緣志善獻鹽聖會。

同興南莊誠獻粥茶子孫聖會。

公議志善沿路縫綻聖會。

普興萬緣淨道聖會的會啓上說，『在三月內將山徑石坎用鏨打平淨沙，掃除活石』。　南道水泉降香老會說，『春秋二季舉行』。　萬壽善緣縫綻會說，『春秋二次』。　因爲他們都沒有把日期指出，所以都未寫在裏面。

這個表的不完備，只要看秋香就可知道。　秋香固然不及春香盛，但何至只有寥寥的五個會呢？　我們在這個表上，只能知道在春香以前，他們早有預備；在春香以後，他們還有些餘興；秋香的香市，大約以七月二十五至八月初一這七天爲盛。

春香的熱鬧狀況，我們在這個表上很可以看出，最熱鬧的是初六

初七兩天的起程，初七初八兩天的朝頂，初八初九兩天的廻香。其次，是初一的起程與開棚，初四的起程；初五的朝頂與守晚，初六的廻香與朝頂，初九的朝頂，十五的落棚。我們這一次去，實在是失計了：初八起程，初九朝頂，初十廻香，都不是人數最多的時候。

總觀他們進香的日期，可分兩種。一種是茶棚，他們雖有遲至初五開棚，又有早至初九落棚的（澗溝的茶棚於初九落棚，我們所見；因不知會名，故未列入表中），但大部分都於初一開棚，十五落棚。至於普通的香客，都是來往三天；加以在會中守晚的半天，共三天半。其較爲特別的，就現在所知，只有以下四會：

（一）萬里雲程踏車聖會——來往四天：

初五守晚。

初六起程，至北安河落宿。

初七由北道登山朝頂，晚宿溝沿。

初八由中道迴香，仍宿北安河。

初九迴京謝山。

(二)萬年永慶太獅一堂——來往四天：

初五守晚。

初六起程，宿北安河。

初七朝頂，宿澗溝。

初八下山，仍宿北安河。

初九迴香進京。

(三)同心萬代巧爐聖會——來往五天：

初三守晚。

初四起程，上北道。　回香中道。　兩道來往五日，隨意落

宿。

(四)公議志善沿路縫綻聖會——來往七天：

初三守晚。

初四起程沿路縫綻兩天。

初六朝頂進香，當日迴香至靈官殿，守駕三晝夜。

初九進京，安駕謝山。

八，香會的辦事項目

進香的項目是很多的，就以上所立的標題，加以我們在會啓上看到的，彙集分類，有以下諸項：

甲，進香前的預備：

(1)設壇—— 平安聖會以正月十四日設壇。

(2)通知—— 萬壽善緣縫綻會以二月初二日起通知，當是發出召

集會衆之柬帖。心緣同善巧爐聖會作『啓知發信』。

（3）發信——信件事我至今還沒有瞭解。如同議善緣誠獻淨飾香道聖會以二月十九日發信，三月初十日會集，心緣同善巧爐聖會以二月初八日啓知發信，四月初四日起程，這發信當然卽是通知，很容易懂得的。但萬壽善緣縫綻會以二月初二日起通知三月二十五日呈表發信，發信與通知對舉，這就不容易明白了。攢香如意老會於起程前一日『安壇設駕，揚香發信』，此發信於守晚同時，會衆已集，用不到再作通知之舉，可見這確不是通知了。恭獻鮮花老會以『初五守晚，初六發信，候印起程』，發信在守晚之後，起程之前，更可知道這不是通知的性質了。依我想來，或者卽是『前站先行』，發信到山上的意思。又按，開山老會的『伸信』

，當卽是發信的異名。

(4)呈表——萬壽善緣縫綻會云『呈表發信』，可見發信時要向神靈呈獻表章的。 攢香如意老會云『揚香發信』（恭獻鮮花老會云『揚詳發信』，當是字誤），揚香或卽是呈表時的一種禮節。

(5)前站先行——這雖則不能知道牠的實在情形，但就字義看，很可知道這是一個先鋒隊，先大隊而行的。 我們在路上常見有挑着會担，星霜星霜地走的，郤並不和會衆一起走，或者前站卽是這輩人亦未可知。 南道水泉降香粥茶老會說『前站發信』，合義麵茶老會說『前站發信先行』，均比守晚早一天，疑前站先行與發信卽是一事。

(6)會集——此見於同議善緣誠獻淨飾香道聖會會啓，縫綻老會

稱爲『聚集』；餘會已包括於守晚中。

(7)設駕。

(8)拈香——此二項各會多包括於守晚中，惟恭獻鮮花老會等特提之。

(9)守晚。

乙，進香的程序.

(1)起程——恭獻鮮花老會說『候印起程』，這印不知是什麼印。

(2)沿路焚祠——見攢香如意老會會啓。希賢惜字老會亦說「自得勝門外頭道茶棚起，沿途香道焚化香紙殘文廢紙，交納錢糧」。

(3)仲伙，落宿。

(4)登山——此見於樂善合緣敬賓茶會等會啓，因其分登山與朝

頂爲兩天事之故；餘會多以登山日朝頂，故已併入朝頂中。

(5)報號——希賢惜字老會會啓云，『至靈官殿報號』。

(6)朝頂——亦稱『上頂』。

(7)守駕——希賢惜字老會會啓於秋香云『朝頂守駕四晝夜，進香交納心愿』，是他們守駕在進香之前。公議志香沿路縫綻聖會則云『朝頂進香，當日迴香至靈官殿，守駕三晝夜』，是他們守駕又在迴香之後。

(8)進供——此僅見於公議呈供獻鹽聖會，餘會之進供已包括於朝頂中。

(9)進香——餘會已包括於朝頂中，惟希賢惜字老會之秋香則朝頂守駕四晝夜而後進香。

丙，進香後的餘事：

(10)下山。

(11)迴香——此兩名甚爲難辨。如會啓上先寫下山，後寫迴香，則此迴香係指回京；如單寫迴香，繼言回京，則此迴香係指下山。通常會啓皆納下山於迴香中，惟萬年永慶太獅一堂等分列之。

(12)回京——會啓中包括於迴香中者多；間有分列者，則以下山爲迴香，到城爲回京。如住村中，則云『回村』。(回，亦作迴。)

(13)安駕——見希賢惜字老會，公議志善沿路縫綻聖會會啓　餘已包括於謝山中。

(14)謝山——亦作『酬山』。或歸日，或間一日舉行之。

丁，茶棚的起訖：

(1)開棚——起程前已見上。

(2)誠獻粥茶。

(3)誠獻縫綻——此係縫綻工所設之棚所獨有。

(4)朝頂——茶棚之朝頂較遲，約在初八以後。

(5)封表——亦作『攢香封表』，以捐貲人名及數目封表告神，作一結束。

(6)止供奉——此僅見於天津全體聯合會，餘會包括於落棚中。

(7)收粥茶——亦稱『止茶』。

(8)落棚——亦稱『落程』。其下與普通香會同。

戊，特殊的工作：

(1)祭山。

(2)興工——以上二事，見遵王蕩平修道聖會會啓。

(3)誠獻惜字粥茶。

(4)收獎沿途各棚香紙殘文廢字——以上二事，見希賢惜字老會會啓。

九、惜字老會會啓說明

惜字老會的會啓，我們向張貼的人索得兩張，因此可以詳細的發表在這裏。但因板子太舊，印得糢糊，仍舊有幾個看不淸的字；卽在鈔出的字中，說不定也有幾個誤字。

萬壽

全議
希賢

全議
希賢

茲因京都順天府宛兩縣皇城內外關鄉
住戶鋪戶官旗民衆耆人等誠起全議
希賢惜字會年例於三月二十六日在
安壇設駕敬備啓知恭祝
蒼頡至聖先師聖誕之辰慶備香燭供品敬請
闔會惜字衆善台是日早降抬香交納心
愿本會年例於四月初日守晚日
黎明由齊內南小街後拐捧胡同富處起
程自德勝門外頭道茶棚起沿途香道焚
化香紙殘文殿字交納錢糧早至青龍橋
仲伙晚至北安河仲伙落宿日座地
仲伙由中北道登山晚至靈官殿報
號日丑刻大衆朝頂進香恭謁
眼光天仙子孫聖母廣佑碧霞廣嗣元君懿前誠獻香燭供品文方四寶
明心吉祥表文等儀交納當年錢糧
當日由中道迴香下山晚仍至北安河村

本會並無緣簿在外募化亦不勒令捐資若有

無疆

惜字老會

惜字老會

下處仲伙落宿　　日黎明起程由金山
口至清龍橋仲伙當日進京仍至本會下
處安　駕　右啓於四月二十六日由本會
下處起程前往彰儀門外看舟村　普濟
宮本棚誠獻惜字粥茶四晝夜二十八九日
收焚沿途名棚香紙殘文廢字並至盧溝
橋伐內去歲五月至今歲五月一年所焚
字灰至晚戌刻大衆恭謁
感應藥王孫大眞人駕前誠獻香燭供品文方四
寶明心吉祥表文等儀交納當年錢糧各了心
愿
右啓　秋香七月二十四日起程二十五日
朝頂守駕四晝夜二十八日進香交納心愿
請　本會每月自二十八二日爲始出籠口收
殘文廢字在本會下處投爐焚化
會末衆等仝拜

諸君遂喜樂爲引善施助者須請登台銜入會

啓文中『惜字口會』中缺一字，篆額惟『老』字爲塡寫的楷書。依我想來這會本名『惜字聖會』，只因年久重整，所以改名爲『惜字老會』，而用的會啓的版依然是舊版，所以把『聖』字挖去了。

『仲伙』二字不可解。依文義看，應是『打尖休息』之意。

『至盧溝橋伐內』的『伐內』二字疑是『投納』之意，或文字有誤。

碧霞元君廟考

容庚

十四年四月三十日，余與顧君頡剛，孫君伏園，莊君尙嚴，及家弟元胎同遊妙峰山。歸來，各爲文以記之，而囑余考其沿革。案山上天仙聖母碧霞元君廟疑建於明而盛於康熙以後。第奔走者皆爲庸夫愚婦，而不見稱於士夫，故簡牘無徵

。姑草此塞責，讀者恕焉！

(一)碧霞元君之起源

明王之綱玉女傳云：

泰山玉女者，天仙神女也。黃帝時始見，漢明帝時再見焉。

按玉女考，李諤瑤池記云：『黃帝嘗建岱嶽觀，遣女七雲冠羽衣，焚修以迓西崑眞人。玉女蓋七女中之一，其修而得道者。』

玉女卷曰：『漢明帝時，西牛國孫寧府奉符縣善士石守道妻金氏，中元七年甲子四月十八日子時生女名玉葉。貌端而性穎。三歲解人倫。七歲輒聞法，嘗禮西王母。十四歲忽感母教，欲入山。得曹仙長指入天空山黃花洞修焉。——

天空蒼泰山洞，即石屋處也。三年丹就，元精發而光顯，遂依於泰山焉。」

泰山以此爲玉女神。山頂故有池，名玉女池，旁有玉女石象。宋眞宗東封，先營至，泉水忽瀑，光淸疵可鑑，味甘美。王欽若請濬之。像偶折，詔易以玉。復礱石爲龕，構昭眞祠祀焉。

尹龍謂：「世傳天仙玉女碧霞元君之祠始此。國朝成化間，拓建改爲宮。弘治間更名靈應。嘉靖間再更碧霞。——碧霞宮之名始此。累朝增葺，宮制滋閎，而神之靈益顯。四方之瞻禮者，益爭奔走焉。」

稗史云：「元君者，漢時仁聖帝前，有石琢金童玉女。至五代，殿圮像仆，童泐盡，女淪於池。宋眞宗東封泰山還，滌手池內。

一石人浮出水面，出而滌之，玉女也。命有司建祠奉之，號爲聖帝之女，封天仙玉女，碧霞元君。』（清張爾岐蒿庵閒話引。案泰山之神，至宋始奉升爲天齊仁聖帝。）

康熙戊子御製重修西頂碧霞元君廟碑云：

『元君初號天妃，宋宣和間，始著靈異。厥後禦災捍患，奇蹟屢彰。下迄元明，代加封號。成弘而後，祠觀尤盛。』

案宋代君臣，侈言祥瑞。宋史言：『初王欽若既以城下之盟毀寇準，上自是常怏怏。欽若因請封禪泰山，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然後可。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蓋有以人爲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故玉女之出，殆王欽若輩先意承旨之爲。故神其事，建祠致祭，其意等於構火狐鳴。亦所謂人爲之瑞也！玉女

考，玉女卷所記，荒渺無稽，正齊東野人之語，不足至辨。顧炎武曰：『世人多以碧霞元君爲泰山之女。後之文人知其說不經，曲引黃帝遣玉女事以附會之。不知當日所褒封，固眞以爲泰山女也。』是足見眞宗君臣之夸誕，而後人之附會不經矣。崇其祠觀，代加封號，乃人主愚民之術。廟宇滿天下，寧獨一碧霞元君已哉。

汪楫使琉球雜錄云：『明莊烈帝時，天妃始有碧霞元君封號。』鄒縣志云：『泰山碧霞元君祠，宋眞宗時敕建。又天后明亦曾封爲碧霞元君。』案天后爲五代時閩王統軍兵馬使林願第六女。生而神異，土人祠之。元時加封天妃。清康熙年間，加封天后。殆誤會天妃爲天仙，故有碧霞元君封號耳？康熙御製廟碑所云，『元君初號天妃』，亦誤。或謂觀世音千百億化身，在南爲海神天后，封碧霞元君；在北爲泰山玉女，亦封碧霞元君。此則歧之又歧矣。

(二)妙峯山碧霞元君廟之起源

妙峯山碧霞元君廟，不載於日下舊聞考及順天府志。　卽康熙二十三年所修之宛平縣志，其山川古蹟兩門亦不見妙峯山及碧霞元君廟之名。　惟卷六今文中有邑人張獻所作妙峯山香會序云：『己巳春三月，里人楊明等卜吉共進楮幣於妙峰山天仙聖母之前。　因勒石紀同事姓名，傳諸不朽，而請予數言爲序。……』　己巳爲崇禎二年或以前。　則廟之建於明代亦可斷定。　明袁宏道有妙高峯記，是否卽妙峰山，未敢質言。　其紀錄較詳者，厥惟燕京歲時記。　記作於光緒二十六年，距今纔二十六年。　迻錄如左：

妙峰山碧霞元君廟在京城西北八十餘里，山路四十餘里，共一百三十餘里。　地屬昌平(案乃宛平之誤)。　每屆四月，自初一開廟半月，香火極盛。　凡開山以前有雨者，謂之淨山

雨。廟在萬山中，孤峯矗立，盤旋而上，勢如繞螺。前者可踐後者之頂，後者可見前者之足。自始迄終，繼晝以夜，人無停趾，香無斷煙。奇觀哉！

廟南向，爲山門，爲正殿，爲後殿。後殿之前，有石凸起，似是妙峯之巔。石有古柏三四株，亦似百年之物。廟東有喜神殿，觀音殿，伏魔殿。廟北有囘香亭。廟無碑碣，其原無可考。然自康乾以來卽有之，惜無記之者耳。

進香之路，日闢日多。曰南道者，三家店也。曰中道者，大覺寺也。曰北道者，北安河也。曰老北道者，石佛殿也。近日之最稱繁盛者，莫如北安河。人煙輻輳，車馬喧闐。夜間燈火之繁，燦如列宿。以各路之人計之，共約有數十萬。以金錢計之，亦約有數十萬。香火之盛，實可甲

於天下矣。

妙峰山碧霞元君進香會招，每當陰歷三四月之交，在京城小街上常見之。據松棚林某言：進香之會，最盛時凡四百餘。今年因謠傳馮軍毀廟捕人，來者裹足，纔數十耳。顧君所錄，凡八十餘會，將另爲文論之。茲不再述。

其廟中碑碣，無甚古者。略舉如左：

(1)大清康熙二年舊有碑碣一統，自道光十六年七月初一日重鐫。案此行刻在碑側。

(2)妙峯山進香聖會

雍正十二年五月初一日住持僧興行敬造。

案此碑高尺餘，臥置他碑側。

(3)金頂妙峯山義合膏藥老會碑記

竊聞……金頂妙峯山靈感宮天仙聖母青靈普化永祐碧霞九位元君，（此稱號甚奇，或誤會天仙爲九天玄女，再由九天玄女而誤會爲九位元君。）精爽或昭，聲靈丕振。……故會友李殿臣等十餘人，幸叨護庇，素切瞻依。粵稽自康熙歲在庚子，（康熙五十九年，）已焚香而頂祝，後傳於會友孫宏文等，嗣後有會友王元會等數人置房二處，東則在觀音寺胡同，西則在孟端胡同，每歲收租施捨萬應神膏，並頂上香金四千。非敢曰於物有濟，亦好善樂施之則也。乙未復建回香亭於路景山。……大清乾隆四十年歲次戊戌清和月中浣穀日立。

（4）金頂妙峯山進香碑記

蓋聞……有天仙聖母碧霞元君，感應萬方，神化無極。……

乾隆十四年五月初一日。

碑陰云：

大清國直隸順天府大宛二縣西直門外西北方保福寺村旗民人等公同誠建。(左列人名)

(5)天仙聖感應碑記

……………………

乾隆三十五年四月十四日會首……。

(三)碧霞元君廟宇之盛

碧霞元君廟宇，肇始於泰山。自京師以南，河淮以北，男婦之進香頂禮無算。明代設官徵稅，以充度支。陸允宜有詩云：『自是神人同愛國，歲輸百萬助昇平。』雖意含譏諷，亦可見香火之盛矣。清初，詔免其稅，而廟宇徧於北省。茲列舉其在京城內外，箸錄於順天府志者如左，以箸一斑焉。

（1）廣育宮在圓明園夾鏡鳴琴之東，殿內奉碧霞元君。

（2）碧霞元君廟在永安門外馬駒橋。廟建於明季。土人呼爲南頂。乾隆三十八年發帑重修。前殿奉碧霞元君。中殿奉東嶽。後殿奉斗姥。

（3）東直門外亦有碧霞元君廟。土人呼爲東頂。

（4）碧霞元君廟，唐刹舊址，在右安門外草橋北。明天啓間即廢寺基而建。土人呼爲中頂。乾隆三十六年發帑重修。前殿奉碧霞元君。中殿奉東嶽。

（5）碧霞元君廟在藍靛廠。長河麥莊橋之西爲長春橋，度橋爲仁宮，供碧霞元君。舊名護國洪慈宮。俗稱西頂。康熙五十一年改今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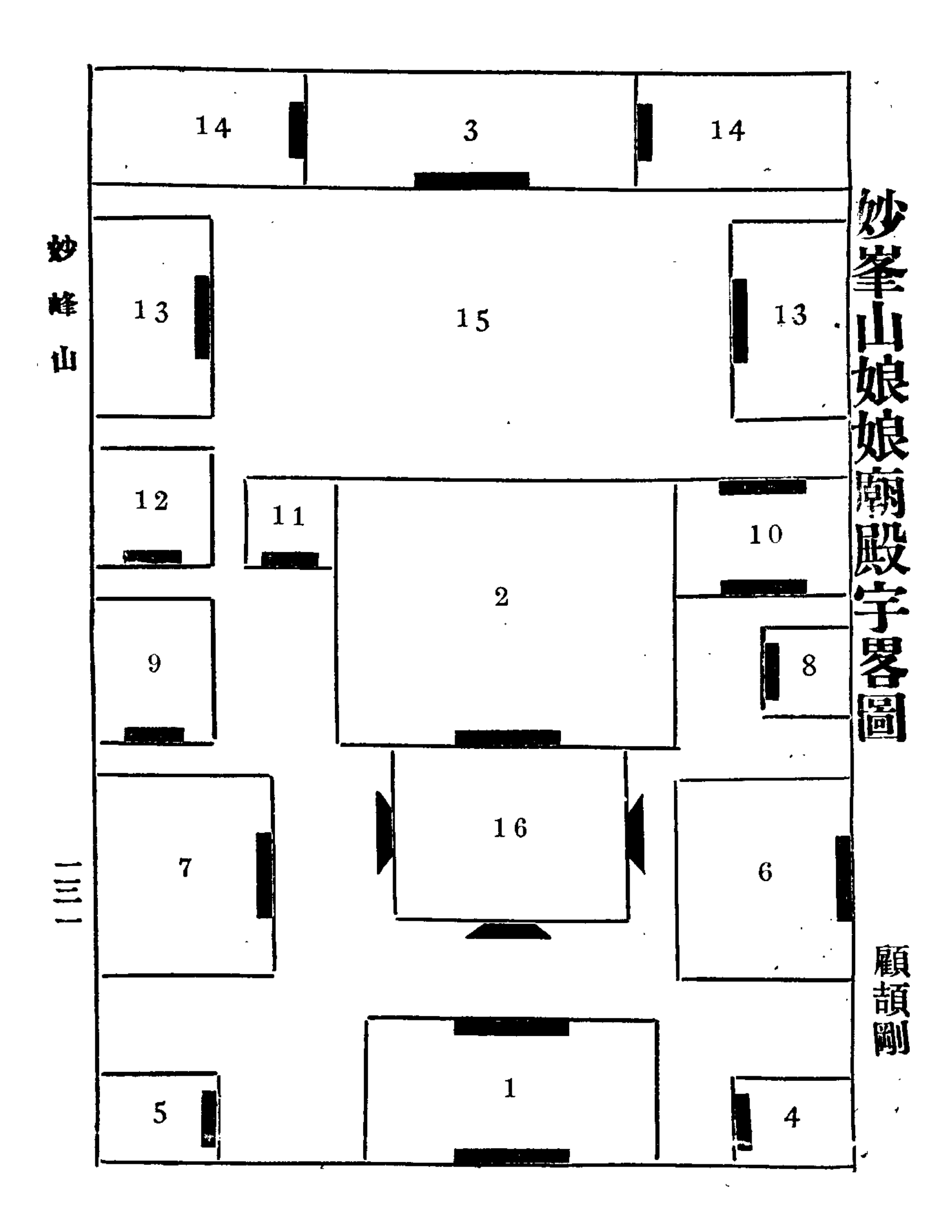
（6）碧霞元君廟在北頂。北頂即北極寺之東。其廟乾隆年間

敕修。

案以上五廟，卽康熙御製碑所謂『郛郭之間，五頂環列』者也。

（7）普覺寺寺西萬華山有碧霞元君廟。

十四，五，十一。


妙峯山娘娘廟殿宇畧圖
顧頡剛
妙峰山
14
3
14
13
15
13
12
11
10
2
9
8
7
16
6
1
5
4

(1)大　門
(2)娘娘殿
(3)白衣大士殿
(4)三教堂
(5)天津大樂會
(6)廣生殿
(7)財神殿
(8)五聖寶殿
(9)王三奶奶殿
(10)釋迦殿
(11)華陀殿
(12)天津衆善汽燈粥茶會廚房
(13)天津衆善燈棚施粥茶會
(14)空　屋
(15)本廟茶棚(衆善會施茶粥處)
(16)正殿前露臺(石碑數十立于兩旁)

妙峯山進香者的心理

容肇祖

一個偉人死了，當然有不少崇拜他的人物表出一些同情，揮灑幾把眼淚；一個親戚或摯友發達尊貴起來，當然顯露多少快感和願望。

這都是情感的作用。　人是理智的動物，但是人的生活多少是靠着在理智背後的情感。　情感可以鼓舞人們的興趣，振奮人們的精神。　宗教的信仰，是人生最大的一種情感。比着上述的二種情感，有時勢力還更大。　原人時代，宗教的信仰，已銘刻在人心，恐懼與願望，祈求與禱祀，大都是免不去的。　隨着社會種族的發達變遷，受制度，風俗，習慣，環境的限制，情感的表現，不能不受限制了，換言之，就是情感的表現，跟隨着制度，風俗，習慣，環境的關係，在一定的範圍之內而發洩。　情感的發洩，於個人生命狠有利益的，由情感的發洩，可以增加人的生活力。　人生在世，每容易因呆板不變的生活與疲勞，及愁苦憂患的境況　而生厭世的觀念。　但是現世的眷戀，未來的的希望，能够擺脫麼?　未來的希望，是世界上無窮的過去及現在與未來所用以羈縻着無窮數量的憂愁，苦惱，厭惡，無聊的人

生，而同時一切的人生都抱着未來的希望。未來的希望，可以由滿意的安慰，使人們有似預嘗甘美的味而覺人生的興趣愈濃。情感的發洩與滿意的安慰，兩條小港交叉合流，從宗教的信仰上狠可以產生這種功用。我們從妙峯山進香人們的心理上可以見出。

妙峯山頂有天仙聖母碧霞元君廟，在京城西北八十餘里，山路占四十餘里，每屆舊歷四月初一開廟半月，環繞村落，男女複湊，不惜盤繞崎嶇山路，進廟燒香以求神靈福祐。燒香後，則在廟門外買些紙製花，蝴蝶，虎等類，插帶頭上，叫作「帶福回家」。（虎，蝴，與福音近。）（常惠謹按：北京人皆以蝙蝠象徵幸福，因「蝠」與「福」音同之故。至於「虎」，「蝴」二字決不與「福」有何相關，倘云聲音相近則更遠矣。）這種神祕的意義，在信仰者的心理是狠難解答。他們自己是不求解答，不容解答的。我們在客觀方面研究他們的心理

，有下列二種的關係：

（一）情感的發洩——妙峯山附近一帶村落的人民，大多數職業是農工與耕作。　他們擁有纏足的老婆，高瘠的土地。天然的風景，瀏覽到覺沒趣了；崎嶇的山路，走慣到覺平坦了。　在這種枯燥無聊的生活中，都沒有什麼變化。　有時有機會跑進城裏，把一年收穫的桃仁，杏仁，（桃杏的出產，都不能食，只有杏仁，桃仁可賣。）不過賣百枚，二百枚一斤。　城裏的境地雖可以賞心驚奇，但是城裏的快活豈是山鄉窮壞的人所能享受的麼？　進城後賣得的一年生活的費用，除買些糧食大布及零星家用器具外，總需儲留一些必需的欵項，能够多化幾枚呢？　情感上雖然可以得到小小愉快，能够大大發洩麼？在北方的四月，和南方的上巳前後，暮春天氣約略相同，天桃始華，新草初萌，妙峯山的娘娘廟就由初一日起開廟半月，把一帶人跡罕至

的山道，也弄得熱鬧不過，進香的道路，三道蜿蜒，在夜分路燈的聯續中，顯現出來。（三道：一從北安河，一從大覺寺，一從三家店。）沿路數里之間，則有茶棚歇息。山居的人民不能不拜神的福祐，帶同家室，進廟燒香，幽隱的心懷，可以在向神膜拜之時，默默發舒，求神福祐。到廟時，儘着香薰熱鬧的人海中，可以由情感的發洩，達到出神的境地，而爲極端的喜悅。同時，插花滿頭，好象大戰的凱旋，競賽的獲獎，橄欖冠也好，冕旒也好，誰能及他們的榮譽，誰能比他們的快樂呢！當我們上山時，在松棚，遇狠堡村如意善會進香團體，約有百數十人，携帶祭品，樂器及刀鎗武器之屬，在松棚參神畢，略一歇息，卽入松棚後園，操演刀鎗技擊。狠可以表示他們尙武的精神，而同時可以見他們從情感的發洩得到娛樂。他們上山頂後，奏樂參神，年老會長，當中拜跪，捧燒方柱形的黃奏，

爲全輩祝福，各人分列矗立，此祭的娛樂，當非言語所能形容。此外城居的人（婦人尤多）借着燒香求福的機會，也可以飽看一些山光，多吸一口空氣，就是沒有賞鑒好山色的興趣，也可以從禮拜神像及湊熱鬧的心理，發露情意上的歡娛。我以爲這種的娛樂，是和年節一樣的可以娛樂。一般人在年節中，借着祀神，便可以略具些酒肴，所謂『一則爲神恩，二則爲弟子』，從節儉而略奢華，從限制而暫放縱，是最可娛樂的。總之，妙峯山進香的心理，由暫時生活的變化，舒洩個人的胸臆，發展美滿的感情，是狠有效用的。

（二）滿意的安慰——妙峯山附近一帶業農的居民，一年的生活費用，全靠着桃杏及一些其他農產的收穫。除極小部分可以得山澗水的灌溉外，每年都是眼巴巴望天吃飯，要是天不做美，一遭旱魃，什麼收割都沒有了。他們受着自然環境的支配，確是可憐。在這種

自然環境之下，心理上總是要求幫助，要求一個有支配自然的權力者，不能不想到神。　碧霞元君的起源，可以不必去尋問，她的能力是否能爲冥冥中的主宰可以不必去証明，不理她經歷多少的年期，不管她是否有求必應，她的廟貌巍峨，高立山頂，在乾隆十四年妙峰山進香碑記上，所謂『天仙聖母碧霞元君感應萬方，神化無極』，這種想象的推崇，當然在一般進香人們心理上是有的。　他們的迷信，就是他們太受自然環境的支配而要求滿意的安慰。　進香的時候，就是農事的開始：如果一年得着豐收，就當爲神的恩惠；如果遭着歲歉，就是懷疑自己奉神不虔；待明年豐稔，又以爲非神力不至此。　在農事方始之時，雨暘與否，恐懼憂慮，滿布於心，一經進廟燒香，就可以得着安慰，一切憂慮恐懼消除，盡人力以待神的福祐。　這樣看來，神自然是靈應，神自是有無上的權力。　神就是破除人們的懷疑，給與

人們以安慰。　我們可以不管神的靈應與否，我們總可以知道他們大多數的農民，由着神的信仰，增加他們工作的能力。　其次，就是爲着自己或所親者的疾病，災難，貧窮，無子，憂戚，等等，不辭遠道，進廟燒香。　這種燒香的人們，不論是否在將來可以償他們的願望，但是總可以使他們發出一種信心，得到一種安慰，而暫時可以在他們心理上減少種種的悲慮與憂愁。『帶福還家』，就是種種希望實現的保證，滿意的安慰，沒有比神力更大的了。

上述二種關係，就是『朝項進香』人們大多數的心理。　我們不需歌頌進香的效用，我們亦不必鄙棄進香的迷信，但是從妙峯山進香人們得到的娛樂與安慰二方面看，不能全說他們是不對的。　娛樂與安慰可以發展人生的潛在力，由此可以增進社會的效能。　娛樂與安慰可以鄙棄麼？　宗教使我們人類安心滿意，使我們發生樂觀，不論所

信仰者為何，崇拜物也好，崇拜自然也好，崇拜一神也好，崇拜多神也好，都有這種的功效。宗教與制度，風俗，習慣，傳說，環境的種種關係相依附，我們能夠打破麼？宗教的信仰，有形式的，打破尙易，沒形式的，打破實難。假如我們打破宗教的迷信儀式，風俗習慣未必即跟隨着變更。我們可以由政治的努力，禁止妙峰的進香，搗毀妙峰的神像，不管他們處着的環境如何，風俗習慣如何，把他們的娛樂與安慰掠奪了去，行麼？妙峰山的山路，是憑迷信的心理，每年集欵修道，不然，官吏不管，居民又沒能力管，遊人亦不易到了。（我國官吏狠是不管道路的好壞，雖城市中亦不免。我們覺得神的能力比官吏多麼大呢！）

我以為風俗習慣的改變，是要從環境上改變，從教育上收效。各村落進香的人們，受環境的限制，沒受過良好教育，婦女纏足（非

纏足，沒人娶），信仰多神。信仰是隨社會與人民程度的進化變遷，如果沒有方法改變他們的環境、利便他們的交通、開發礦產，發展農林，從教育上訓練好他們農工職業的技能，由他們自信的能力與社會良好的組織而給他們一種娛樂與安慰，恐怕他們的信仰是不會進步的。要是他們一切的環境情形沒有改變，教育又沒發展，我們還是保留着妙峰山的古廟，聽他們年年修一次路，燒一次香，得到些快樂與安慰吧！

妙峰山進香日記

莊嚴

京俗，每歲舊歷四月初一至十五日，西郊八十里外妙峯山有香會，城中士女前往朝頂進香者日約數千人至數萬人。更有遠自天津保定張家口來者。吁，盛矣！今春，顧頡剛，孫伏園，容

希白，容元胎諸先生承北大風俗調查會之屬，躬往攷查其情況。嚴亦隨去，前後三日，盡興而歸。率作遊記，用誌鴻爪。

淥永識。

四月三十日（舊歷四月初八日）

六時起。盥洗後，馳至頡剛寓。不久，伏園，希白，元胎相繼至。八時啓行，雇人力車至西直門。九時，到海甸。沿路陌隴如茵，野花似錦，倚車談話，心中暢然。由海甸西行，過挂甲屯，至萬壽山麓。一帶垂蔭夾道，紅牆環繞。仰觀頤和園中殿閣星佈，有如天上。遠望西山，若隱若顯。玉泉佛塔聳起，風景更覺嫵媚。

由青龍橋西北行，過金山口（土人呼爲洪山口，誤。）又經西北望亮甲店，太舟霧等處。十二時，至黑龍潭。林木葱鬱，山名一

畫眉』。據云，產石黑色，可以畫眉，故名。潭在半山，由石罅出，瀦爲小池，清晰見底。四圍遊廊環繞，古木繁生。納涼於此中，不覺忘倦。掬水飲之，涼沁心脾。山上有龍王廟，竪碑二，一爲康熙年立，一爲乾隆年立，均御製。讀之，蓋曾禱雨於此，甚爲靈應也。

下山，過白家疃，山嵐爽氣迎面而來。清風習習，撲人眉宇。一路見妙峰歸來之客，或乘車，或徒步，三五成羣，歌笑雍容。每人手中均持桃木杖一，各色紙花插戴滿頭，女人則以鮮豔布包頭，亦滿插花，與鞭絲蓬影互相照映。此種不可形容之野趣，非目覩者不知其可樂也。下午二時，車至北安河，入長明店。至此，離京已四十里矣。馬嘶人喧，譁然紛亂，蓋上下山者必止於此也。間店家登山之法，云有肩輿，每乘需洋三元。同人一路看山而來，與

致勃勃，覺徒步可以到處留連，有勝於『代步』之安逸者，遂決定步行。店主聞之，微露相輕之態，蓋小路嶢窄，須四十餘里方到，吾等癯弱，彼囂不信其能行此長途也。於是先取自携之肉脯燒餅啖之，雇農夫二人肩負行李爲導，而行。

由北安河行里許，漸漸入山。五里至朝陽院茶棚，水甚甘，入口清醇。此山名金山，以泉名，今都中盛行之金山汽水卽製於是也。所謂茶棚者，乃由香會——如獻茶老會粥茶老會等——承辦，就山中廟宇，起蓆棚，置桌櫈，用備香客休息。粥茶皆係施捨，尤便貧寒。凡入廟者，見其裹餱糧，携香火，則知爲上山，棚中人必唱『先參駕，後落坐，這邊喝茶。』聲有抑揚，與『噹』的一聲磬響相應。如見手持木杖，頭戴紅花者，則知爲下山——桃木杖惟山上方有售者；花名福兒，下山戴之，——便唱『帶福還家，這邊喝茶。』而

凡是內行之香客，進門無不先到駕前——卽所供之神前——虔敬叩首，然後落坐。（所謂內行之香客，卽誠心誠意去進香的香客。我們五人，雖也依樣葫蘆去冒充香客，但究竟不像，所以常弄出外行的笑話來。）至於彼等所供之神，多是娘娘或觀音，其他神像甚是少見。

由朝陽院起行，吾等疲憊，中道就地而坐。見往來行人，凡上山者，必互曰『虔誠！虔誠！』下山者，必曰『您帶福還家！』一種誠懇之態，見之令人起同情之感。蓋到此者均爲各了心願而來，已無所謂名利心矣。

五人中，容氏弟兄行走最速，吾與伏園常常落後。山路曲折，一峯阻障，咫尺忽不相見。俄仰首視之，已迴旋而上，高我數十丈矣。遙相呼應，不覺大笑。憶嘗讀古畫，見蜀山行旅圖中所寫山路紆折險奇，以爲必畫家之想像耳，不圖竟自遇之，其樂何如！

六時，到廟兒窪。此卽金山之最高處也。時已薄暮，俯眺北安河，遠在煙霧中，四顧瀰漫，不勝蒼茫之感。由此下行，山坡中滿植杏樹。繽花乍放，綠草成茵，留連多時，不忍離去。唐人詩云。『暮從碧山下，山月隨人歸。却顧所來徑，蒼茫橫翠微。』當時之景，約略似之。八時到澗溝，已遍山燈火，上下行人不絕於途。擧頭一望，妙峯懸於天半。燈火之光，燦爛如繁星。由麓至顚，相連如線。休息少時，遂行。

九時到山頂，在廟中客堂落宿。十時，晚飯。素菜一桌，擧箸狂啖，盃盤狼藉矣。飯後，伏園頡剛元胎三人仍有餘勇，遂到正殿。吾與希白留寓未去。出戶俯眺，但見三路燈火依山起伏。蜿蜒如龍蛇。山風凜冽，不勝高寒，乃入，和衣而眠。

五月一日（舊曆四月初九日）

五點起。是日不幸，陰霾四合，未能一見朝旭出谷之景。然憑欄四顧，山色在有無間，亦甚有味。盥漱後，即到正殿參拜。廟不甚大，建築亦粗俗。正殿供天仙聖母，眼光娘娘，子孫娘娘三神像。側有王三奶奶，三教堂等不倫不類之塑像。廟前有碑三十餘通，均高不過三尺，無一長大者。所記均淨道老會獻茶老會等公啓及人名，字跡惡劣，文筆俚野，無一溯述山之古蹟，廟之源流者。碑之最古者爲康熙十二年，可見進香之風由來久矣。碑中有云，登山共有五道。然今可知者只有四道：一曰南道，至京西三家店（吾等即由此道下山）。二曰中道，至大覺寺。三曰中北道，至北安河（即來時之道）。四曰北道，至沙河。四道之中，大覺寺一道已少人行，且無茶棚，漸與此外不知名之一道同淪爲荊棘矣。

最奇者，天仙聖母碧霞元君據說爲東嶽大帝之眷屬，理應屬之道

敎，縱不然，亦應由尼姑侍奉。今廟中住持竟是和尙。以偉大之佛敎，素主無神，帝釋（Indra）之尊，尙在卑視之列，今竟供奉此不倫不類之三個姥姥，抑何可笑！

進香之人，大約以勞動界爲多。彼輩終年辛苦，無所謂娛樂，無所謂思想。在此十五日中，朝山登頂，發乎至誠，以宗敎之信仰力互相引起同情心，社交心；一方面遊覽山水，得正當之娛樂，獲精神上之安慰與物質上之享用。（如少林五虎等會可以悅目，音樂等會可以悅耳。至飲食，在我等雖尙以爲太不攷究，而在他們正恐平時尙不能如此之奢侈也。）故朝山之人到此，一似另一天地，『相見以誠，童叟無欺』，一洗社會上尊卑之分，貴賤之殊。在見面互相『虔誠！』之中，卽不覺其流露一種誠樸憨直之態。我輩對之，眞覺慚愧無地。

迴香亭在廟北。自天仙聖母處進香畢，欲下山轉回者，必到此進香，故名。然實一東嶽廟也。建築甚新。有碑一，張勳之如夫人所建也。

十時，由北道下山。行約四里，至葦子港茶棚，入內休息。旁有小溪，水聲汩汩可聽。我等五人，或作筆記，或與農夫閒話，或洗手於泉，坐此頗久。由此循山徑南行四里許，到澗溝，在路側臨時所蓋之蓆棚之飯舖中進午膳，席地而坐，大嚼炸醬麪，亦有生所未經者。

飯後，到松棚茶棚。適有如意聖會在彼演槍棒，圍觀者數百人，因亦就觀焉。演訖，松棚主人堅約入廟休息，并陳酒席。五花八門，佈置滿桌。飯畢，由其導游村前小山上皇頂廟。廟乃新建，故香火不盛。

下午四時，仍由昨夜舊路上山，在廟前買各種紙製絨製花物甚多，即所謂「福兒」也。　五人頭上徧插之，相視忍俊不止。　聞有瀰水巖，去此二十餘里，風景甚佳。　擬往遊，以須入廟攷查香火情狀，不果，不禁悵然。　入廟後，五人分散，或抄錄碑碣，或就和尙談話，惟頡剛最勤。　吾與伏園見之，嘆服。　余曰，「此頡剛之所以爲頡剛也！」

七時，晚膳。　膳後預備明日下山諸事。　九時眠。

五月二日（舊歷四月初十日）

五時起。　付二日之房飯費八元，和尙仍露不歡之狀。　雇轎夫二人爲携衣物。　六時，自山動身。　到澗溝，頡剛因昨日上山腿部屈筋，不能遠行，遂賃肩輿二架，與伏園乘之。　吾與容氏兄弟仍徒步先行。

今日天氣晴明，遠望南道一路，萬峰重疊，連綿數十里；渾河灣曲，白光如帶。　五里，至搶風嶺。　迴顧妙峰，聳立羣嶺中，爲之留連久之。　十時，至櫻桃溝，坐小溪旁早膳。　所食爲綠豆水飯，香椿豆腐，味甚美。　環顧四面，重巒圍繞。　水聲入耳，泠泠可聽。　少停，伏園頡剛至（因候轎夫，行於我三人後），下轎同食。　由此漸漸下山。　一路無山不奇，無峰不險。　初出櫻桃溝村，有英人莊士敦別墅，名淨樂山莊，入內游覽一過。　十一時，到水泉茶棚。棚面山，石壁高數百仞，狀甚奇險。　遠聞梵磬之聲，迴音四應。由此行約八里，至南道望山，又漸高。　茶棚在半山中，可遙見妙峰之頂。　最上有石龕，上刻『孟常嶺雲漿寺』，係光緒二十六年立。　由此南眺，可見渾河。　下山即十八盤，蓋山勢高峻，須盤旋十、八折始到山麓也。　下山有茶棚，名西北澗。　南行數步，即渾河。

有義渡，聞亦專爲妙峰會期而設者。　過河爲龍泉霧，有茶棚。　東南行，越土山一。　山既不高，又不奇，與頃所見者大不同矣。　過土山，爲觀音院茶棚。　又渡渾二次。　下午一時，到三家店。　計由妙峯山頂至此，共六十八里。　頡剛伏園已先在矣。　遙望來路，重重疊疊，萬峯連綿，惟妙峰尙依稀可見。

二時，吾與伏園頡剛三人坐人力車，希白元胎乘驢，向香山進行。　過五里陀，磨石口，黃村，轉過翠微盧師諸山，八大處四平台逐一望見，更東行，過香山口等處。　六時，到香山。　吾記至此遂告終矣。

朝山記瑣

伏園

一　朝山

人畢竟是由動物進化來的，所以各種動物的脾氣還有時要發作，例如斯丹利霍爾說小孩子要戲水是因爲魚的脾氣發作了。朝山這件事，在各派宗教裏雖然都視爲重要；但無論他們怎樣用形而上的講法說到天花亂墜，在我却不妨太殺風景的說一句：除了若干宗教信仰等等的分子以外，朝山不過是人的猴子脾氣之發作。我們到妙峰山去的五個人當中，至少我自信是有些如此的。

我國西南一帶的山水我沒有見過，嘗聽朋友們講述是怎樣的秀麗偉大而又多變化，在國內大抵要算最好的了。東南我是大畧知道的，比不上西南自不消說，但每謂比北方一定是比得上而且有餘的。泰山算得什麼呢，在北方居然出了幾千年的風頭，我以爲其餘可想而知了。所以人在北方是不大會作遊山之想的。自去年看見淸瘦而又崇高的華山以後，雖然沒有去遊，但「北方之山近於土堆」的意見漸

漸打破了。而妙峰山又是我生平所見第二次北方的好山。在這樣的山中行走，我們才知道我們的祖宗從前是怎樣的爲我們開闢世界，我們現在住著的世界是曾有人不靠物質的帮助而肉搏出來的。我們雖然是步行，在好像用幾個「之」字拚合起來的山道上步行，自以爲刻苦了，差勝於大腹便便的或是鶯聲嚦嚦的坐轎的老爺太太們了；但是我們有開好了的路，有點好了的路燈，沿路有茶棚可以休息喝茶，手上又有削好了隨處買到的桃樹杖，前途又一點也沒有什麼猛獸或敵人的仇視而有的只是一見面便互嚷「虔誠！虔誠！」的同一目的的香客。我們是何等的幸福啊！但是我們還覺得苦，這可以證明我們過慣了城市的生活，把我們祖先的强健的性習全丟掉了。

講究的國家有公共體育塲，有公共娛樂所，有種種完美的設備，可以使身體壯健精神愉快的。我們雖然知道這些，然而得不到這些

，我們還是一年一回跟着往妙峯山進香的人們去湊熱鬧罷。

二 「星霜，星霜！」

在北京城裏，街上常見有四擔或五擔籠盒，每擔上有八面小旗，各繫小鈴，挑著「星霜，星霜！」的響著招遙過市。 多少人不明白個中底細，每當他們是另外一個世界裏的人物，從不去過問他們，尤其是我們江浙一帶的人爲然。 但是到了妙峰山，我們纔自慚形穢，覺悟自己是另外一個世界裏的人物，那個世界却完全屬於他們的。

如果你在廟裏面等候著，聽人說「到會了！」的時候，你要記住這是指廟外面有「會到了」。 照例的，先是四擔或五擔乃至六擔八擔的籠盒，「星霜星霜」地響著過來，這叫做「鐵糧把」，裏面放的是敬神的香燭以及紙糊的元寶等等。 「錢糧把」的前面是一個壯健的少年捧着供物；這看各種香會性質的不同，例如「献花老會」則捧鮮花，「茶會」

則捧茶葉，「饅首聖會」則捧饅首。 後面跟著會衆，數人數十人乃至數百人不等。 「錢糧把」進門後就放在院子裏，各人都拿出香——講究的再加以燭——來燃著，跪在神前頭磕祈禱。 少年跪捧表章，居主祭者的前列，由廟祝用火徐徐燃著。 表章是刻版現買的，空格上塡進供物，會衆人數，及會首姓名，放在一個五尺來高的方柱形的黃紙袋中，置於適能揷下方柱形的鐵架子上，少年的手就捧着那鐵架子。 這叫做「燒表」。 說到「燒表」，我們卽刻會聯想到光緒二十六年的某事，其實往妙峰山進香的人們的種種舉止都可以表示出和他們光緒二十六年「最先覺得帝國主義之壓迫」的英雄們是一路的。 燒表時廟祝用兩枝竹箸，夾著表章，使灰燼落入空柱中，不往外傾，口中儘唸「虔誠！虔誠！」不止。 到了將要燒完的時候，「虔誠！」的聲浪忽然提高，下面跪著的會衆們，一聽得這提高的聲浪。便大家把腦袋兒

齊往下磕。 磕猶未了，必有年較長者，忽轉身向會衆起立，口中很念著幾句嘹亮的言語，例如

「諸位！在這裏的，除了我的老師，便是我的弟子，我特地磕一個頭，替你們祈福！」

說著就跪下大磕其頭。 這種句語大抵是各各不同的，得由德高望重而又善於辭令的人自己去想。 例如我另外聽得一個是與上述的大同小異，末後却加上一個問題，問會衆們「當此災禍連年的時候，我們這種人不見炮火，是誰的力量？」 會衆們於是大嚷這是由於神的祐護。 這種情境活像是在初行「啓發式教育」的國民學校的教室裏。答出這個問題以後，會衆進香的手續算是完了。 ——但須看來的是什麻會。 倘是個少林會，那麼，進香完畢正是他們工作的開始，因爲還要在神前各獻他們的身手哩。 倘是個音樂會，要演奏音樂；大

鼓會，要演唱大鼓；梨園中人的什麼會，還要在神前演戲，不過角色是完全扮好了來的，演完便各自卸妝回去，「星霜星霜」的「錢糧把」也依然帶著。

三　香客

除了會衆以外，個人的香客的進香方法，就不是這樣了。我見有一個，是三步一拜，一直從山下拜到廟裏；又一個幾乎是一步一拜，看他樣子已經非常疲乏了，但仍是前進不懈。我們猜測，這一定是自己或父母——但決不是爲了妻子罷——大病全愈以後來還願的。

無論茶棚子裏面怎樣高聲的喊著——

「先參駕！——這邊落坐，喝粥喝茶！」

再加以「噹！」的一下磬聲，這樣單簡而動人的音調，他也決不返顧。可憐，滿眼看過來，對於這種呼聲，磬聲，這種來往的香客，四兩

的景物，取一種鑒賞或研究的態度的，實在只有我們五個人。是讀剛見的主意，未動身以前先勸我去了洋服，而且沿路一概隨俗。對於同時上去的香客，見有互嚷「虔誠」的，我們於是也從而「虔誠」之；對於下來的香客，雖向我們嚷「虔誠」，但見同行的人有答以「帶福還家」的，我們也從而「帶福還家」之。到廟門，是先買了香再進去的；在廟中，是先燃了香再規規矩矩的跪拜的；在廟中的客室住了兩宵，是完全以香客的資格受廟祝的招待的。我們以爲必如此然後可以看見一點東西，否則只落得自己被他們看去，而我們所得的知識一定有限了。

三步一拜，五步一拜，乃至一步一拜的香客到底是不多的，正如全身穿了黃色衣服或紅色衣服的香客也是不多一樣，這種都是爲著重大緣故而來的。其餘大多數的人，都像我們一樣走上來，一樣的進

廟門，一樣的跪拜，一樣的磕頭：我們既敢自信別人一定看不出我們是爲觀風問俗而來，那麼我們也安敢自誇我們是知道別人懷著的是什麼心眼呢？ 我們只能說，在外表上看來，我們都是一樣的香客罷了。

照例，香是應該放在香爐裏的。 但在香爐後五六尺遠，就有一堵照牆。 照牆與香爐的距離間，左右又加築兩道短牆，這樣三面短牆一面香爐恰成一個正方形了，這就是我們燒香的大香爐。 我們到的時候，香市已漸寥落了，但這大香爐還有傾炸的危險，三面磚牆都用木柱子支撐著。 香客們決不能往香爐中插香的，只用整把的線香往大香爐中一扔，這就算是燒香了。

四　「帶福還家！」

娘娘廟的門外，擺著許多賣花的攤子。花是括絨的，紙紮的，種

種都有。一出廟門，我們就會聽見。

「先生，您買福嗎？」

這種聲音。「福」者「花」也，卽使不是借用蝙蝠形的絲絨花的「蝠」字，這些地方硬要把「花」叫作「福」也是情理中可以有的。對於這所謂「福」，我們在城裏的時候已有了猜想，以爲這一定是進香以後由廟中贈與香客的。如果眞是這樣，那够多麼美妙呵！但時這種猜想到半路已經證實是不然了。不過我們還想，這種花一定是出在妙峯山上的。如果眞是這樣，卽使是用錢買的，我們帶回來够多麼有意義呵！但後來一打聽，纔知道京中紮花舖的夥計門先「帶福上山」，然後使我們香客「帶福還家」的。經過如此一塲大「幻滅」之後，我們宜若可以不買花了，但我們依舊把絨花，紙花，蝙蝠形的花，老虎形的花戴了滿頭。胸前還掛著與其他香客一例的徽章，是一朶紅花，下

繫一條紅綬，上書「朝山進香代福還家」八字。 「代」者「帶」也，北京人卽使是極識字的，也每喜歡以「代」代「帶」，其故至今未明，但「代」字可作「帶」字解，已經是根深蒂固，幾乎可在字典上加註一條了。

「帶福還家」也是一種口號，正如上山時互嚷「虔誠」一樣，下山時對同路者便互嚷「帶福還家」。 卽使是山路上坐著的乞丐們，也知道個中分別，上山時叫你「虔誠的老爺太太」，下山來便叫你「帶福還家的老爺太太」了。 山路最普通者共有三條，每條都劃分幾段短路，每段設有茶棚，並設有山頂女神的行座，大抵原意是如有香客中途不能上山，在茶棚裏進香行禮也就完了。 在這種茶棚裏，所用茶碗茶壺茶桌等都非常精緻堅實，鐫有某某茶會等字樣。 而且專請嗓子嘹亮的人任棚下呼喊并打磬，雖然如上面所說，語句非常簡單，但他們却津津有味像唱歌般的呼喊著，上山時「先參駕！這邊落坐，喝粥喝

茶！」下山則也嚷「帶福還家」。他們在城市中打拱作揖拘拘得一年了，到這裏藉著神的佑護呼喊個痛快。

五　餘論

妙峰山香市是代表北京一帶的眞的民衆宗教。我們的目的是研究與賞鑒，民衆們是眞的信仰。「有求必應」通例是用匾額的，他們却寫在黃字單片上沿路貼著，這可証明香客太多，廟中已經放不下匾額了，也可證明物質生活尙够不上買一塊匾額的人也執迷了神的偉大的力而不得不想出一個「有求必應」之活用的方法了。

論到物質生活，低得眞是可驚。據說連饅首燒餅等至簡單之物，也得由北京運去；本地人吃窩窩頭自不消說，但他們的窩窩頭據說也不及北京做得好。食品以外，我再舉一件三家店渡河的用具，也可藉以想見京西北一帶物質生活之古樸低陋了。河並不寬，造橋是

不難的，却用渡船。　水上先駕一條鐵索，高離水面約五尺許，兩岸用木作架支之，索端則用大石塊壓於地上。　河中是一隻長方形的渡船，一端向半游，一端向上游。　上游一端，有立柱一，與河上鐵索相交，成十字形，使船被鐵索扣住，不能隨河水順流而下。　渡河的人們，就乘著這橫走的渡船來往。　這是說沒有橋的地方。　有橋的地方呢，先用桃木編成圓筒，當中滿盛鵝卵石，將這種一筒一筒的鵝卵石放在中流，上擱跳板，便成了原始的橋了。　總之，這些地方的用具幾乎無一不是原始的，我所以說這種旅行最容易令人想起祖宗們的艱難困苦了。

但是靠了神的名義，他們也做了許多滿我們之意的事。　山上修路，點燈，設茶棚等等不說了；就在山下，我們也遇見一件「還願毀隴」的新聞。　將到山脚的地方，車夫不走原有的小路了，却竄入人

家的田隴，隴上的麥已經彼人踏到半死的。　我問爲什麼，車夫說這是田主許願，將路旁麥田毀去幾隴，任香客們踐踏，所以叫做「還願毀隴」。　這是偉大的。　此外如山中溪水旁竟寫有「此水燒茶，不准洗手臉」字樣，簡直連都市中的文明社會見之也有愧色了。

我對於香客的缺少知識覺得不滿意，對於鄉間物質生活的低陋也覺得不滿意，但我對於許多人主張的將舊風俗一掃而空的辦法也覺得不滿意。　如果妙峰山的天仙娘娘眞有靈，我所求於她的只有一事，就是要人人都有豐富的物質生活，也都有豐富的知識生活與道德生活，——換句話說，就是決不會迷信天仙娘娘是能降給我們禍福的了，——但我們依舊保存妙峰山進香的風俗。

遊妙峯山雜記

顧頡剛

妙峯山進香專號，原意不過出兩三期就完事，不意竟拖延到六期，由五月做到八月，再過幾天秋香又要上市了。現在寫成此文，作一個結束。從下月起，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要出週刊了，所有繼續得來的材料都將在週刊上發表；讀者諸君如有討論和投稿，都請寄到北大研究所爲感。（週刊中風俗一部分材料，由孫伏園先生主編，件寄京報館也可以。）

我們這一次遊妙峯山，除了香會材料之外，還得到一點零星的東西。

我們從海甸雇人力車到北安河（從北安河以上都是山路，車道至此而止）。過了金山口，第一個村莊是西北旺，屬宛平縣的。第二個是太舟塢（塢，亦書作霧或務），村前有一道溝，溝南屬宛平。溝北屬昌平。這個溝實在是個車道。

我們在村中小茶館裏暫息。 有一個茶桌上，圍着幾個娘兒們，正從妙峰走下來。 我們聽他們談話，知道裏邊有一位閨女，是向來不出門，這次竟徒步往來，走得如此之遠，因此旁邊幾位老婆子都詫歎她確能得到神靈的保佑。

有一位老人講給我們聽：『「南有峨眉山，北有畫眉山」，這是一句古話。 畫眉山下有個黑龍潭，慈禧太后喝潭水，覺得這水味和玉泉相同，所以把這山封了。』 太舟塢到畫眉山很近，我們便去遊覽一過，知道這個山是明朝時已經封了。

過了黑龍潭，是白家疃。 但那邊的人念作『ㄅㄜㄊㄞㄦ，』把『家』字吞沒了。 因念韓家潭念作『ㄏㄢㄊㄢㄦ』，正與此同例。

從此過去，到石窩村，經溫泉村，到北安河。 那裏有長明寺茶棚和長明客棧。 我們進了客棧，問詢轎價。 他們說，在初一二間

，每乘轎只須二元二毛；到初六七間，來的人多了，便須三元二毛了。

我們問他們『一送』怎麼辦，他們說一送和來回同價，因爲回來的空轎並不比坐人的輕便多少。我們嫌太貴，沒有坐。其實說來，從北安河到妙峰頂有三十二里，來回便六十四里，每乘轎由四人抬，每里每人的酬資不過一分二釐半，眞算不得貴呢。

過了北安河，步行上金山(卽暘臺山)，第一個茶棚是响福觀。這裏離北安河四里。他們說『八里一茶棚』，實在並不是一定的。沿路有婦女席地坐着，用麥桿編製花圈花籃諸物出售。茶棚中每到一香客，就替他敲磬子贊禮，所以山中常聽到磐聲。我們進去時，他們竟不敲，可見我們的面目終究不像個香客。

路中常有乞丐，不討上山人，單討下山人。他們的乞辭是：『老爺(或太太)虔誠嘍，帶福回家嘍！』『帶福回家』是祝辭，『虔誠』等

于『可憐，可憐吧』。但香客相見，也說『您虔誠！』這虔誠的意思就等于說『您好呵！』了。有時幾個香客正在道中走着，後面來了一乘轎子，他們要香客讓路，也嚷『香客，您虔誠！』這虔誠的意思又變爲『借光』了。寄語編纂字典的人們，你們應當在『虔誠』字下，注明妙峯山香市的言語中有這三種用法。

响福觀上去是朝陽院茶棚；對着的金山庵，就是金仙汽水公司所在。再上去是玉仙臺茶棚，又名瓜打石。從此，路益直益仄，都是在無路中硬鑿出的路，茶棚也無從搭起，更沒有歇足的地方了。聽香客們說，這地喚做『三瞪眼』，因爲路太難走了，眼睛要瞪上三瞪呢。行十餘里到廟兒窪。

廟兒窪在金山頂，有一所破廟，却沒有茶棚。聽人說，這幾年大家窮了，承辦這裏茶棚的香會担負不起這筆費用了，所以今年是停

施粥茶了。這眞是可以憂慮的事情。從北安河到玉仙臺十六里有四個茶棚，從玉仙臺到澗溝，（妙峰南麓）亦十六里，路最難走，而中間竟沒有一個茶棚，這不是使香客太辛苦了嗎？嗚呼，妙峯山之香市其衰矣！

在山頂擄石小憩，雖沒有粥茶，却有幾副小買賣的担子。我們買了些糖菜，又吃了幾碗豆腐羹。見有一人上山，三步一拜，因此走得非常慢。這時已下午六點，恐怕他到澗溝時在半夜了。

自廟兒窪西路下山，一路杏花滿山，比蘇州鄧尉山的梅花更要茂盛。杏花叢中又間以白楊，風來時蕭蕭作響。杏樹下又有許多未發青的玫瑰，矮小的枝幹很整齊的排列着。我們欣賞風景，因此走得愈緩了。到澗溝時，已近九點。

我們一路從微黯的煤油燈的道上摸到了澗溝，忽然間得到了一個

異樣的刺戟。　澗溝燈光既多，又有一個高二三丈的木桿，上面掛着二尺見方的八個大燈，每一個燈上寫一個大字，是『天—仙—聖—母—碧—霞—元—君—』。　我的心竟給這個燈桿吸住了，只覺得神靈的偉大而莊嚴的儀態是應當崇拜的。

我們在這時都犯着饑渴了，想到茶棚裏喝一碗粥。　但要去喝粥似乎不應當不到神前叩頭，因此相約去叩了。　回轉身來，取凉着的粥就喝，一喝就喝了三碗。　聽棚中司儀員唱道：『先參駕，大家坐落再喝粥（粥，有時喝茶）；老少都來喝，帶着福兒回家！』

從澗溝上山（妙峯），路也很難走，燈光又甚微，只得買了火把上去。　碰見了一組右安門來的女香客，她門沒有火，就沾了我們的光走了。　她們問我們是不是進香的，我們說是，她們露出詫異的樣子，似乎因爲我們數人手中沒有捧一柱香，她們卻打得大包裹呢。

走了八里，到『蓮花金頂』（妙峯的正名）的靈感宮，（娘娘廟的正名）。那裏耀眼的是汽油燈，摩肩的是人，迷眼的是香烟，撲鼻的是煙香，塞耳的是鐘磬鼓樂之聲，只覺得自己迷迷胡胡的，不知到了什麼世界裏來了。在這一個世界裏，是神秘得可愛，眞摯得可愛，快樂得可愛，男女老少活潑得可愛。

娘娘廟的正殿上供着三尊聖母：中間是『天仙聖母碧霞元君』，左邊是『眼光聖母明月元君』，右邊是『子孫聖母廣嗣元君』，頗與佛殿上三世佛，三清殿上三天尊相像。

但香會單子上寫眼光子孫兩聖母的很少，而除『天仙聖母懿前』之外，尙有『玉皇上帝御前』，『東嶽大帝御前』，『關聖大帝駕前』，『應化天尊駕前』，『玄壇趙元師』等等。玉皇殿在澗溝南姚家嶺上，是很小的三間屋子。東嶽大帝殿在迴香亭。關帝殿在澗溝松棚行宮

。其餘不知在那裏。

迴香亭在娘娘廟的西首，裏面也有一個茶棚。正殿爲東嶽大帝，配殿爲『速報』和『現報』。這使我想起朝陽門外東嶽廟中這兩司的香火情形來了。又有二配的：(一)科神殿，(二)魯班，倉神，火神，庫神，財神殿。正殿兩壁懸着十殿閻王的畫幅。

娘娘廟門上有一匾，是『普照五洲』。門口有一旗，是『天仙聖母碧霞宏德元君』。門內建着一個丈餘長的高旛，寫着『京西北金頂妙峯山(以上小字)天仙聖母有求必應(以上大字)』。殿前有慈禧太后寫的『功侔富媼』一匾。殿柱上貼着『長春曹蔭堂年例呈獻襯供一堂』，可見妙峰山的信徒是吉林也有的。

在迴香亭與娘娘廟之間有一個喜神殿，我們瞧不出供的神是誰。問茶棚中人，說是紂王。門外有一匾，是北京梨園全體送的。

我們在那邊歇息時，聽他們唱道：『帶福囘家，吉祥語。 先參駕，落了坐兒再喝粥』。

迴香亭是張勳夫人重修的。 去年遊三家店，見工人正在修路，他們說，『曹總統的太太捐一萬元，要造馬路，通汽車到妙峰山呢』。自從曹錕幽禁以來，不知道此事怎麼樣了。 這天(初九日)在山上，聽得張作霖的如夫人也來了，但我們沒瞧見，不知道有沒有什麼儀仗，還是全和普通香客一樣的。 聽說西北旺一帶，鎮威軍雇工修馬路卽爲此事。

茶棚中人對我們說，『今年的香市是特別衰敗，爲的是馮玉祥的軍隊要來搶掠，嚇得許多人不敢來了。』 但我看着廟兒窪的停止施茶，恐怕理由沒有這樣的單純吧。 可惜馮玉祥是奉基督教的，不然，何妨請他的太太們也來進香修廟，消釋他們的疑慮呢。

我們的同鄉來進香的，除了窰子之外，極不易見。有一個江浙口音的閨秀，穿了黃衫黃裙黃鞋，掛着黃布袋，乘着肩輿而來。他非常誠心，進了廟門，有一個石槽中滿積着穢水，穢的發黑了，他先在槽內洗了手，再去點香。我看了，除了感到神力無邊之外再沒有別的感想，因此再想起了太舟塢村前所見的向不出門而這回竟從高峰巉巖上往來七八十里的閨女。

在廟中看燒香，見有三步一拜而來的，也有一步一拜而來的。我們從北京來，一步不停的走，也須走上一天，他們要走多少天呢？在許多會單之中，見有特別的一紙，寫着『雙臂提爐，十年愿海，掛匾了愿』，下寫『西便門內費景瑞參拜』。這是提臂爐來的，更難能了。

廟僧對於香客，純任自由，一點沒有干係，除了投住他們的客堂

。

香會進香，自己雇了吹手去，在他們行禮時奏樂。這種樂聲與喪事人家的樂聲是一樣的，聽了使人興起悲壯而嚴重的情感。會衆進香時，也有燃爆竹的，在山中聽之，宛如砲聲。又有燃鞭砲的。香客有掛小木牌於衣襟上的，往往掛至十餘方，這是寄香。

娘娘正殿的右首有小間一，供王三奶奶。青布的衫褲，喜雀窠的髮髻，完全是一個老媽子的形狀。據人說，這是天津人，確是做老媽子的，因修行而成神。這裏邊一定有一件很大的故事，所以會得從天津傳到北京。但北京人的崇拜的程度究不及天津人，所以天津人在會單上必以王三奶奶與天仙聖母幷舉，而北京的會單上便沒有。

門內左首，有一個小若龕子的三教堂，供的是一僧一道一官，算做儒釋道三教的象徵。天仙聖母眞闊氣，三教都寄在她的宇下了。

正殿的兩配殿爲廣生殿和財神殿，使我想起了朝陽門外東嶽廟中

香火特盛的廣嗣神殿和旱神神殿，覺得這兩神眞是最切人生的，無論那一個大神必請了這兩位配享，纔可把自已的香火站穩了。

在店子港與茶棚中人談話，可記得的很多。他說，燒香的人以北京，京西，天津人爲最多，但多半是『苦燒香』。香客住在茶棚裏，肯給多少就給多少，不給錢也可以。妙峰一帶的出產，有玫瑰花，苦杏核，山查，略有小米。玫瑰約賣四毫一斤。別的東西都沒有，買東西要到北安河。因此物價都比北京貴。不知爲什麼，此地地氣特別冷，山谷裏到四月還有凍瀑，杏樹也挨到香市纔開花呢。

香路有五道，中道大覺寺現在沒有多少人走，一天來往的只有十餘人。中北道北安河人最多。北道沙河來的會少，但後山街（在妙峯北四十餘里）上有一個萬人老會是極盛的。

我們到澗溝吃飯。飯館分葷素兩種，都是支布帳，鋪地席的，

桌子就是坑儿。　我們進的是素館，席地而坐，頗有新意味。　聽他們說，今年生意不好，所以到十三日就要收了。　對面的茶棚卻已經收去了。　我們進會時，恰巧打拳的如意老會來進香，他們要到松棚行宮裏演武後纔上山，因此我們吃完了就跟着去。

松棚行宮內祀協天大帝，卽關帝，故俗稱老爺廟。　如意老會會衆們到了，先在廟中參拜，後在廟內廣場上試身手，也算是娛神的意思。　當下看客聚了一院子，滿頭戴福的巡警也來看熱鬧。　他們上場了，先演槍，再演棍，再演刀；先單身演，然後兩人合打。　因爲這是不拿錢的，所以比了拿錢的更加出力好看。

我們正在看比武時，松棚茶棚的主者林君看我們裝束特異，屢次邀我們去喝茶，情不可卻，只得到內堂坐了。　他們既貢了香茗，又命厨子備了點心請我們吃。　說是點心，其實是很好一頓飯：十六個

冷碟子，五個菜，兩道麵點，說是西四牌樓白肉館的烹飪呢。我們很覺得過意不去，但又拿不出多少錢來，只給與他們兩元錢。他們起先不受，後來受了，拿了一張紅紙來，請我們寫上姓名，說收棚焚表時要把我們姓名粘在表上，通告神靈，祝禱我們的吉利咧。

我們上山時，看見下山的轎都是倒抬的，不由得一齊想起了『妾自倒行郎自看，省郎一步一回頭』的句子，雖然大家不記得是那一人的詩。

這次下山，我不幸曲了左腿的筋，很不能走路，只得雇轎。但乍坐在一個繩綑破板的椅子中，槓子太長，坐椅很顫，下望層巒深壑，不由得脚軟起來。轎下搶風嶺，他們並不倒抬，彷彿要把我這個人從椅子裏直倒出來似的，我的心又禁不住突突地跳起來了。但這時正在極窄的石此時沒有別的念頭，只怨地心爲什麼有吸力。但這時正在極窄的石壁之下，要把轎子掉一個方向是做不到的。我喊轎夫道，『你們停

下吧，我自己走吧！』但他們不肯聽，只說『沒有事』。我沒有辦法，只得緊緊的握住了槓子，閉了眼，聽他們走去。後來到了孟嘗嶺，地方寬了一點，纔掉了轉來倒抬了。

孟嘗嶺雲聚寺是一個破廟，裏面有一個茶棚。由此至櫻桃溝，路極難走，但風景極好。櫻桃溝的飯鋪子搭在清冽活潑的泉水旁邊，我們坐下吃了些粥點，泉聲和泉色早已把我的胸中的煩惡滌除得乾淨了。往東是藥王殿，我們沒有去。由此經南莊，桃園，而至大水泉，再息。因爲我們六點許卽下山，所以走了一半路還只有九點五十分。茶棚中供的是觀音大士，棚的四面掛滿了二十八宿及十二生肖畫像。（畫像久棚中均有之，但數目似有多少。）

由此至望山和十八盤。十八盤的嶺上有一磚門，上鐫『孟嘗嶺雲聚寺』一額。雲聚寺離此二十里，刻在這裏算什麼呢？過去不

多路，就是西北澗茶棚。　棚柱懸繡聯云『茶棚提燈，申刻敬送』，『各堂貴會，概不誠獻』。　提燈是這一個茶棚（提燈樂善誠獻粥茶聖會）的特務，不知道是怎麼樣的。　概不誠獻，同於其他茶棚的『不迎不送，不參不拜』的布告。　其實茶棚裏的事情無非是迎送參拜，而他們所以這樣說，爲的是香會人多，恐有不週到之處，啓人責備，所以先假作擋駕。　這和爲了收禮而派出訃來，上面卻寫『鼎惠懇辭』很有些相像。　（這件事當時曾詢得他們的解釋，現在記憶不詳了，未知所言有誤否。）

我們的轎子到了渾河，上渡船。　渡船有二，一是普通買錢的，一是龍泉霧村捐給香客們乘坐的。　我們頭上載着紅花，所以轎夫更把我們送到香客的船去。

渡了三次渾河，就到三家店。　我們在茶館裏落了坐，等步行的

同件還不來，便向轎夫打聽各路的重要站口和里數。他們說的如下：

北道—妙峰—(四里)—葦子港—(四)—磕頭嶺—(四)—大峯口—(四)—花兒洞—(三)—雙龍嶺—(三)—磨石河—(四)—雙水泉—(一)—車營—(三)—聶家莊—(二五)—沙河—共五十五里。

中北道—妙峯—(八)—澗溝—(八)—廟兒窪—(八)—瓜打石—(八)—金仙庵—(一)—朝陽院—(三)—响福觀—(四)—北安河—共四十里。

中道—妙峯—(八)—澗溝—(八)—羅布地—(四)—上平台—(四)—塞兒峪—(八)—大覺寺—(三)—北安河—共三十五里。

北安河至西直門——北安河——(八)——溫泉——(六)——楊家莊——(四)——冷泉——(十)——紅山口——(三)——安河橋——(八)海淀——(十二)——西直門——共五十一里。

南道——妙峯——(八)——澗溝——(十二)——櫻桃溝——(二)——南莊——(二)——桃園——(五)——大水泉——(五)——西北澗——(二)——陳家莊——(六)——攢子溝——(四)——琉璃渠——(二)——三家店——共四十八里。

三家店至香山——三家店——(五)——五里陀——(二)——高井——(五)——磨石口——(八)——黃村——(五)——夏莊——(三)——嘉慶寺——(二)——杏山口——(四)——魏家村——(六)——門頭村——(三)紅山口——藍旗營……——共約五十里。

可惜我們沒有明細的地圖可以依據，我們無法畫成一幅『妙峯山進香

地圖』。

歸來之後，又聽得一句關於妙峯山的歇後語：『妙峯山的娘娘，照遠不照近』。 又聽得妙峰山有跳溝的事，凡是誠心求一件事的，竟從山上跳下溝澗去，以表示自己的決心，如此，可以得到神靈的保祐，他會命鬼使神差送回家，不受絲毫的傷損。 但是若與上句話聯合起來看，還是留心着自己的籍貫，隄防這位娘娘的忍心不照近，聽你活活的跌死的好呢。

十四，八，二十四。

妙峰山的漫遊

俞宗杰

我是過慣浪漫生活的人。 沙漠似的人羣中間，只有我像無主人牽勒着的駱駝獨自奔馳，這確是一隻沒出息的駱駝吧！ 我是隻狂蜂嗎？樹上的花早開着，預備甜甜的蜜汁，儲藏給可愛的蜂兒採取；但

是我沒有眞的蜂兒那般本領。啊呀！時光確實老了。人生如浮雲，怕的在天涯無岸可着，失了眞實的生命。

我剛從此地去，忽又到這裏來，似無目的而有目的的游魚隨水上下。

僕僕風塵，安慰勞頓的是什麼？世界的人們沒有一個能回答我吧？是了，隋地樂生，回到游牧時代的生活去吧！

的確的北方的黃土使人們這樣厭惡！住在京津一片平土上的人，總羨慕高山流水，希望新一新他們的耳目，調劑他們平日的單調生活。

我住在北方，吃黃土的生活，覺得也過慣了。祇是歲序周轉，每季的起始總要回憶南方的景色，常常感嘆北方的居人太不受自然的恩施。

我向有遊覽山川名勝的癖，聽人說起京西妙峯山的好玩，心就躍動起來，於是約了同好的龔君鑾賢，在本月五日起程，期以三日回京。

妙峯山距城西門有九十餘里。由城上山，以中南兩路途程較近。我們預定中路上山，南路歸京。自陰歷四月初一至十五，正值近畿人民朝山進香的時候，四方香客，來會的很多。我們固不去燒香，實因趁機會去玩的，大家湊一個熱鬧，路上可不覺寂寞，並且也許可以找出其他玩意兒來。

料不到五月五日的早晨，天上密雲四佈，大有雨意。我們張胆出門，雇車至西單牌樓。那時不情的雨絲，就飄下來了，我們遊山的熱心，不免被這陣雨水澆冷了一半。但我們卒以遊玩的決心，與天氣鬥個勝負，雖則雨具是沒有準備。

乘電車至西直門，下車，另雇洋車。那時雨仍微微地下，雲越集越密，彷彿有久雨的樣子。我們商議，決不因雨中止，但許變更辦法。如天雨不止，暫在海甸住夜，第二天上山；如午後天晴，便

到北安河住夜，相機而行。

人坐車中，從車簾空隙窺視夾道的田野，已長起尺許麥苗，翠綠如茵。兩旁的柳樹，在濛濛的雨景中，宛如兩縷綠煙，曲繞路旁。車在濃蔭中經過，彷彿深入了五里霧中。雨中行人極少，但聽得幾輛汽車的喇叭聲，也足以破車篷上點點的單調雨音。汽車身後的飛塵，絕不像城中的那樣使人難堪，這裏不過稍微冒了一些白煙似的。在沉靜的道上，增出一些生動的氣象，倒是一件不可省的點綴。

車將到海甸，天色漸明朗。這時已八點，我們便換了車，向北安河進發，這是上中路朝山的要道。

由海甸坐人力車至北安河，需時約三點半。以人力車每小時平均速度爲十三里計，約有四十五里。我們車到萬壽山大門前，雨已停止了，不勝欣喜，車沿園牆的馬路走着，仰見垣中綠蔭遍山，道

側蒼松崛立，黃色土道蜿蜒從青草中穿過，非常有趣，道左有條小溪，迎着車前流水，綠波拍草，其聲澌澌，與車輪轢地聲相和，甚有韻調。到青龍橋，與往玉泉山道分路。

我們一路瀏覽過去，只覺得地廣人稀。地上的植物很疏，山上也不長樹木。走了好久才見到一個村落。在鎮威軍賬務工程所立木牌上，牠告訴我們這裏是掛甲店村。不久，又到了大舟務村，風景較好。過村時，見有幾個婦女嬉嬉笑笑地談着。在她們的前面有一具碾盤，一隻驢子蒙着眼睛，靜悄悄的一轉一轉拉着碾子。引起我的注意的，是盤上研的竟是雪白的大米；行過了村，就見村尾，盡是稻田，青苗已出，田間有可灌溉的砩水流着，情景宛如江南初夏。

不料在北方的黃土中，竟有這一片沃地。望見樹叢中現出黃綠相間的硫璃瓦房，建築似很偉大；惜經過時沒有進去，不知道是什麼

地方。大樹底下，設有許多小販攤，行人可以在此休息，吃些東西，鬆鬆疲勞。一個客棧裏的伙計，來招徠我們的住宿和坐轎子。我們想當天到妙峯，並想走去，便回絕了他。再走八九里，到白家灘村。庄子倘不小，村尾有一鐘樓，過此又八里許，到溫泉村。說有溫泉在這村旁，附近農人或行人常去洗澡的。山麓有農林試驗場，規模不大。過溫泉村後又八里許，到北安河。在這段路上，見有回來的香客及做買賣的走過。招客的旅店傭人，屢來探問我們。見村中有一淺灘小河，也許就是名村的北安河吧？

到北安河村，時已十一點半。進入和客店，洗了一個臉。他們招待我們去，原爲轎子的生意，但我們終於沒有雇成，依然照了徒步的計畫。我們吃了幾個燒餅，振刷精神，預備登山。但是我們雖有徒步旅行的決心，因爲平日出門被洋車養嬌了，脚筋是軟的，不

在村中徬徨好久，也是茫然。並且入山的路徑，也是茫然。敢斷定能得勝利。

這時太陽正在當午。依村人所指的路線走去。

山道初分二條，中隔一澗。右道向北爲正路村西卽近山麓。

我們初由左道登山，迷了路。向山上農，左道直上，通一佛寺。

人問了路，始繞山徑，到向福觀，欄栅上書『頭道行宮』字樣。這條路是全用人工築成的，比其他三路平整。從向福觀到金頂娘娘殿是四十里，分作五段，每段相隔八里。

走完第一段，到青龍山。有一座佛院，廟宇尙新。我們兩人已覺得氣喘身熱，於是脫了衣衫而前進。到暘臺山，爲第二段。此地有一石臺，泉水從台下流出，注入深壑，石壁刻着『暘台山金仙聖境』七字。金山汽水公司設於此，因山景之勝，略加些點綴，在臺下仰觀，也覺得富於幽趣。我們買汽水來消熱，味極淸凉，頗爽

胸胃。分股的清泉很多，旁邊貼着『此水燒茶，請勿洗手』的禁單。此水實在可愛，我本想低下頭去喝一口，並淨一淨汗手，可是這動機被這幾字打消了。由此地進第三段，路漸崎嶇屈曲。過王仙臺，爲第四段。已近第二高峰。盤纏曲折，道極險峻。轉過峯背，俯視則絕壁千仞，不覺慄慄足慄，如臨深淵。穿過石峽，懸崖上鑿出仄道，如長蛇蜿蜒山腰，行人蠕蠕而上高顛。肩輿往來其上，遙遙眺望，如畫中蜀道。抵巔，有平屋六七椽，置有水缸，以便行人取水止渴。我與龔君在山頭上佇立了一回，蹲在地上休息，取出帶去麪包果漿等物充飢。西面對山高峰上的屋宇，已隱隱在望，鑼鼓響聲也隆隆可聞。取時表一看，還不到三點，心就不慌了。跨巔下山，道旁滿植桃杏之屬的果樹，落英繽紛。第四段走完，穿過澗溝村，村中磚壁瓦房，毗連如鱗櫛，位居衆山之麓；臨溝而築。後

詢鄉人，知因近地無黃土，故皆燒起磚屋。　村後山道，即是上金頂的。　道路不是石階砌成，是山徑便道，不甚好走。　從此村上金頂，亦算八里，這是第五段的路程。

目的地近在眼前，彷彿攀援而上，即可達到。　這時精神一鬆，身體就覺倦乏，兩隻腿笨重得不能舉步了。　我們在綠蔭下的屈根上，坐着休息甚久。　松濤過耳，如聞吹管，悠悠揚揚，奏的是海水天風之曲。　從松林中仰看那磊磊落落的危巖，嶙峋的立着，在翠綠的雜樹中，攢頭窺探遊人，或隱伏盤根之下。　處在這幽絕之境，心怡神蕩，如醉如夢。　於恍惚杳冥之中，鐺鐺數聲，人纔驚覺。　龔君又催促我進行，慢慢地欠身起來。　那知兩腿已經痲木；起而又坐者再。　勉强攀援而上，脚筋抖動，如琵琶上彈絃。　步行困難，幾乎要喊起『阿媽』來了。　好容易拾級而上，到了金頂。　頂上廟宇儼然

，香烟裊裊，瀰漫峯頂，紙灰狼籍。

天仙聖母殿，位居本山第二高峯，壘石爲基，臨空屹立。石級由右邊經殿後繞到左邊而入正門。殿前有四方丈寬的空地。稍偏右爲客堂，大門朝東，僧舍厨房都在這裏面。香客臥室在方丈之南，房舍五六間，特別修飾得清潔。室前皆築短欄，依欄遠眺，東西南三面諸山無不在望。人與樹頂相齊，臨欄俯視，乃覺我是懸空危立，像登在塔頂一樣。東嶽廟在殿後，觀音殿在殿左，靈官殿在殿下，距離較遠。諸廟之內，都有香火，惟及不聖母殿之盛。我和龔君原是以遊玩爲目的的；然到此地，我們也不能與其他民衆例外。燒香參拜，默求神佑，種種無意識的舉動，在此地看來，反顯得虔誠可敬；跟二十世紀的潮流中談勞動問題，講社會主義，頌戀愛，倡平權等等是一樣的漂亮。我們仿傚他們買香去燒，在聖母前求籤。

聖母娘娘知道我們的虔誠和跋涉，竟賞我兩支大吉籤，給龔君兩支上上。我們得了，自然也覺暗喜，想把牠緊緊地帶了囘來，算是到妙峰山的紀念。但我的終於丟掉了！

拜完神，進客堂，見了主持，在客室住下。他們招待得很殷勤，馬上端出蔬齋來。我們吃了幾碗麪，還只有四點鐘。躺在炕上休息了一囘，踱出來散步，站在空場上看香會的獻技，化裝童子的歌唱和跳舞。他們的藝術雖然幼穉得很，可是他們要的滑稽的態度和整齊而單調的樂聲，倒是合節拍的，別具一種趣味。等香客散盡，囘到臥室前面，立着賞玩山中暮景。高山的深處先已入了夜分，而遠遠的南山，映着金暉，鮮明燦爛，秀麗可觀。倘是南方，在叢山幽林中，必得聞倦鳥噪林，看暮雲出岫。現在只是像死的幕，自天而下，呈了幽黯荒凉的景象。寒氣逼人，夾衣不能抗拒。萬籟俱

寂中，祗聽到呼呼的松濤過耳。 山高愈見明月小，夜靜益聞木魚清。 如此良夜，最好携朋歡飲，促膝談心，才不負這次登臨妙峯山的遊賞；可是有良朋而無美酒，未免是我們預備得不周到了。 回憶起來，眞是一件憾事，夜深氣寒，不能久立，就入室睡眠。

天明起身，付了飯金，下山回來。 我們動身時正六點鐘，見天上陰雲，蓋得比去的那一天早晨更可怕，推測大雨總是不免，可是又不能不走。 我們寧在路上淋雨，不願在廟中守雨。 乃越澗向南，取南道向三家店進發。 走不了幾里，大雨如注，我只得把携去的絨毯圍在頭上，暫當雨具。 結果很好，同雨衣一樣的適用。 南道全是山徑，崎嶇難行。 一陣驟雨過去，天稍晴朗，收下毯來携在手上。

走到回香亭，廟宇已坍倒了，還有幾尊坭像露天的坐着，旁邊有幾棵枯松樹陪着他。 廟左大道通藥王廟，也是進香的第二個主廟。

廟前一道，乃達櫻桃溝，路較盤屈。　櫻桃溝村在叢山之中，周圍樹木很多，澗上巖石也玲瓏可觀，山邊水涯有草亭五六。　村前有新式瓦房數幢，偶見一外國人携一手提皮篋進去，也許是外人的避暑的地方；但界石上明明書着『壽愷堂徐』字樣，想是闊人的別墅吧。　出村，佇立水邊，泉聲濺濺，心神飛蕩。　過澗，就是南庄，緣澗行，不數里，到桃園，猶見數棵桃花。　這桃園的南面，峰巒峻峭，懸崖壁立，宛如畫屏。　到這裏又遇雨。　蒙了毯子在山峽裏行走，他人見之當目爲山中的怪物。　雨中在此地旅行，更發生一種凄凉的感情。　轉了幾個山彎，忽覺前程無路，仰見兩峯之間，高築城關，特有佳趣。　登山西望，澗水繞着前面山麓，成一環狀。　環之開口，諸巒輻輳，形如孔雀尾巴。　到了山脚，一巒又起，如羽纓帽。　關門上書的是『孟常嶺雲聚寺』，向東下望，山勢非常峻峭，有『一夫當關

，「萬人莫敵」之概。下了嶺，到西北澗村，雨已停了，我們走出了叢山，達到平地，豁然開朗，遠聞水聲。出村，渡渾河。向南行，跨山岡。這山已鑿通，將設鐵路，係接門頭溝。誤入龍泉塢，回向南行，過木橋，即到三家店。岸上許多馱石灰的驢子，在山麓整隊行動，極有些古味。我們在三家店車站附近過午，休息了一回。

我們預定第三天逛外西山各處風景，在香山過夜。三家店到香山，聽說約有四十里路程；若過山道，因爲不繞彎，祇有二十六里。過了一點鐘的時候，仍走我們的路。我們依然喜歡走山道，不取大道。這不是貪走短路，因爲祇有山中可以搜尋好的景物來。果然這條路上尋得許多興趣，酬償我們的疲勞。山路與大道是在五里坨分岔的。我們問明了路徑，旋又迷途。後經村人的指點，受着

一個小童的引導，走入山中，溯澗而上，越石跨水，如猿猴過樹，過野人生活了。路上遇着包頭汚面的行人，手拿刀斧，睽視之吃驚不小，怕的出了强人。可是相對走過，並不犯人，我們才放寬了心。誰知道走上了沒多遠，發現了一個煤廠。山面只有一間丈餘立方的土房，開了一個門，礦工在那裏運出煤來。我想進鑛道去看看，進去試試，道極窄，又暗黑。工人運煤，頭上縛一油燈。以前路上遇着的人才知是煤工。鑛苗在路上也能尋出痕跡。這礦廠名祥泰，用舊法開採，產物大部分供給近畿。山頂稍平坦，中隔一澗，兩岸村舍疏疏地比連着，桃柳等雜樹很多，地名掛甲村。村尾有古刹，騎路有一矮塔。過塔下，能望見碧雲寺，香山，玉泉山，萬壽山，頤和園等處，京城也隱約在望。走下嶺來，到碧雲寺，龔君進中法大學訪友不遇。我們覺得身體都很疲乏，遊興減去大半。第

三天預定遊逛的處所，決定打消，擇日再逛。於是在香山吃了一些點心，雇車繞玉泉山下，回到城裏，天時已在七點餘鐘了。

這次的漫遊妙峰山，所得一切愉快和閱歷，都超出於平時的經驗。

一般在京的名人，遊士，都稱道西山的名勝，其風景都出類拔萃的了；不知眞正的好風景還隱藏在山中。香客雖然略遇一面，可是他們的目的是求神，沒注意到山容水色。而這些詩人雅士，都是文質彬彬的學士，不慣越山過嶺的，怕無毅力上那邊去。我們全賴兩隻腿，竟漫游了二百里，也可謂健舉了。我們所遺憾的，是沒有攝影機，不能把一路所見的佳景攝來做紀念。龔君固然是畫家，可是沒預備去寫生，後來也覺得很懊悔了。好在我們兩人的腦筋上，已有了深刻的印象，也許不至於湮沒掉。恨的我這支拙筆頭，不能把許多好地方的景象盡描寫得眞實，令閱者如入其境。現在發表這篇

游記，目的在指導一些路徑，讓詩人畫士實地去賞識一些自然，開拓些自己被物質色彩包圍的胸襟，和大自然去接一次吻，像孩兒在慈母懷裏，放心的睡一覺。　好朋友你有這樣的願望嗎？

五月十四日天津。

關瓊田

妙峰山

在本年五月五六兩日的羣強報上，有關瓊田先生這一篇文字，又有楊曼青先生的一段附錄。　我們很快樂，得見本京人的議論和他們議論中所舉的故事。　現在附錄在這裏，希望我們的同志能因此而作深一層的調查與研究。

頡剛記

每年舊曆四月，自初一至十五，開半個月的妙峰山。　從三月裏就合忙起。　先是滿市間貼報子，寫布施；一到二十幾兒，有愿心的

，就得預備著啦。　掃山，修道，路燈，茶棚等會，都得在開山前二三日報齊。　助善的諸位，也得早到，初一好接待香客。　自初五六往後，可就熱鬧啦，就聽茶棚裏唱道，「先參駕，太爺們，參完了駕，這邊兒落坐喝粥啦，阿嘿」。　「噹噹」打磬哪。　「希郎華郎，希郎華郎」會籠子上來啦。　「鼕布隆鼕鼕，鼕鼕次布隆鼕」，五虎棍來了。　「强中强，强中强，强梁終自戕」，秧歌來啦。　您聽罷，管保不悶得慌。　這要是趕在好年月，也很是個樂境哪。　吃虧趕上這宗水旱兵災民不聊生的年月，當票當，上這一遭山，眞叫做樂不抵苦。

香客見面，彼此道虔誠。　上山的，背着香，說是進香。　下山的草帽兒桃木棍兒，外配着點子花紅柳綠兒，說是回香。　有錢的可以坐車，騎牲口，坐抬子。　沒有錢的，只好來回走，甜苦各了心愿而已。

要是連說帶形容，很够你聽會子的哪。不過這裏頭有一個問題，要先提出來，向諸位討論一下。這山上燒香，是不是一宗善事呢？若說是善事，就該一心秉定，直去直來，不拘形式。請看從口外來拜班禪的，也是男女成羣的走一街，看人家那個神情舉動，一望而知。他從戰起身直到了瀛台，遠過千里而來，準管保是，每人每抱定唯一無二的純心來拜佛，磕完頭往回一押步。自旁面看看，好像多們愚似的；細想起來，「其愚不可及也」。

要說這半個月妙峯山的香客裏頭，若說一位這們樣兒的沒有，那也未免寃枉人。就着大多數的香客看起來，準有一半兒的心，爲燒香用的，就算虔誠。

請看那女香客，洋縐絹子包頭，滿排絨球兒玻璃鏡兒，身上霞緞花絲葛，特意露出花汗巾來，在車轅上一跨，東瞧西望，得意揚揚，

從旁邊一過，噴鼻兒的香。再看那男香客，真有爲上山，多費點子板兒油玉容油的，特意打扮得風流標緻，三五成羣，搖頭幌腦，說說笑笑。像這個樣兒的，他準是一心無二爲燒香去的嗎？有人說，不能都是這個樣兒。哼哼，您要知道，一馬杓壞一鍋，碔砆亂玉，魚目混珠，有這麼一個，就算把山沖啦，何況不止一個呢？請問老娘娘，希罕他這一點兒香火嗎？所以今年連茶都摸不着喝；粥哇，米早都放了賬啦，啦納。記得看見過同治年間的一個上諭，因爲上山的有傷風敗俗的行爲，禁止開山。不知道從什麼時候恢復的原狀。直到了民國，還是每年照例辦理，這就都應該隨着人家正經燒香的感化過來才是。沒想到，敢情比那個時候尤甚，怎麼怪人家藉口破除迷信呢？我可不是反對開山進香，是希望着維持風化呦。地藏王菩薩云，「善，則不必求佛，佛自祐之；不善，則磕破了頭，亦

無益處」。我想娘娘有靈，也得贊成這個說法罷。

妙峯山從前名爲妙高峰，在前清慈禧后聽政時代，妙高峰香火最爲繁盛。彼時行香走會者，由內務府掌儀司運動，車籠上揷佈黃色龍旗，或用「萬壽無疆」字樣，作各式美觀。所爲慈禧后駐蹕頤和園觀看走會，因而遂有伺候過皇會之榮名。各會中所虔奉之神，以娘娘爲主體，所以每年四月初間，各會皆上妙高峰朝頂進香。又有各茶棚由各會首募集香欵，在山內各道設立，預備粥茶以及休憩，亦屬半個月之善擧。此半個月內，該山近居各苦人等，因藉重娘娘的面子，沾光甚多。鄙人因不作妙高峰演說者，意在苦人沾光，不在乎娘娘佑我厚薄也。至于男女香客中有無複雜情事，此則名之曰，各了心願而已。

曼青附言。

天津的妙峯山進香情形

王文光

頡剛先生：

連讀你們的妙峰山進香專號，比我親身到妙峰山走一趟還詳細。足見民間的風俗，應當有人出來作實地調查供獻社會的。我是很佩服你們的工作，感謝你們的苦心。

昨天看見專號第五，並希望他處人對於此舉亦有所供獻。我特將天津大概情形，畧寫一二，以作參考的材料。但須先聲明的，這僅是我個人所知，并不是詳確調查。

天津每年到妙峰山進香的人，很多很多。有一種風俗是帶香會，有的是團體，有的是個人，據說不下二百餘處。替人帶香，亦是一項心願。事前刷印若干小黃報條，大街小巷到處去貼。個人辦

的，亦有貼在自己門首的。　上寫『金頂妙峯山進香，天仙聖母，王三奶奶，有香早送，由某日起，至某日止，送至某處』字樣。　其有心願進香而無力親自去的，就到紙禡香蠟舖買檀香木牌一個，這香牌至大不過五寸左右的長方形，厚不過一分，每個價值由銅元十二枚起碼，至五角不等。　牌的中間平列寫上『天仙聖母，王三奶奶。　左邊寫爲何人心願——父母兄弟妻子——或求闔家平安。　右邊寫天津府天津縣信士弟子某名敬叩，或敬獻。』送到帶香處，託其帶到山上，代爲焚燒，以了心願。　這種辦法，只買香牌一個，不花他項費用，所以每到舊曆二三月間，紙禡舖櫃臺上皆懸挂許多香牌亦有紙禡舖就替人帶香的——　如北馬路成記。　據紙禡舖人說，是銷的很多，亦可見天津人對於妙峰山的虔誠了。

前邊所說王三奶奶，相傳爲天津人，到妙峯山進香，坐化成神。

因鄉土關係，所以天津人特別標明王三奶奶，是崇拜之意。——天津天后宮樓上，亦供奉此人，乃七八十歲老婆，身穿藍布老式褲褂，妙峯山所奉如何，我不得而知。——我想天津人對於妙峯山進香，有如許團體，不遠三百二十里而如是踴躍的，此人頗有關係。至碧霞元君，則所未聞矣。

我的所知如是，不知可算是材料否？我並且希望你們在這場廟會上，對於欵子的調查，作一統計，一定有驚人的數目呵！

王文光，七，十八。天津。

熱河籌賑北海遊藝大會的會目

顧頡剛

本年六月十七至二十一（陰曆閏四月二十七至五月初一）這五天，熱河災民救濟會在北海中開遊藝大會。會中的遊藝，都是妙峯山的

那一套。我雖住居在北海的牆外，可是事情太忙了，不曾去看。恰巧在街上接得傳單一紙，開列遊藝大會的會目甚詳。現在就抄在下面：

六月十七日：

棍（教子胡同）　大鼓（中頂）

開路（鞍子卷）　秧歌（高莊）

棍（羅家園）　踏車（萬里雲程）

杠子（冰窖廠）　太獅（西猪市）

天平（馬連道）

六月十八日：

開路（北新橋）　秧歌（唐家墳）

大鼓（白紙坊）　杠子（草廠）

棍（永樂同春）　秧歌（高碑店）

太獅（東豬市）　棍（翰林院）

六月十九日：

棍（蜈蚣嶺）　棍（義順同祥）

棍（海慧寺）　開路（鐵匠營）

秧歌（官莊）　獅子（黑塔寺）

踏車（萬里雲程）　秧歌（弘寺）

六月二十日：

秧歌（赴公口）　天平（白紙坊）

棍（西華門）　開路（北新橋）

棍（廊垡）　太少獅（方磚廠）

杠子（冰窖廠）　清音（五城子弟）

六月二十一日：

大鼓（角堡）　杠子（缸瓦市）
棍（義順同祥）　大執事（禮部）
棍（永樂同春）　太獅（白紙坊）
秧歌（合義同善）　踏車（萬里雲程）
雙石（排子胡同）　清音（五城子弟）

在這個會目上，可以糾正我的香會一文中分類的錯誤。我把正陽外鞭子巷的公議助善開路志會列入修路類中，又把正陽外冰窖胡同的一統全善杠子聖會列入呈獻廟中途中用具類中，那知在這個單子上一看，原來竟是兩種玩藝。不知道這兩種玩藝是怎麼樣的？請知道的人告給我們。

妙峯山的傳說

俞琴

頡剛先生：

讀了這幾次的京副「妙峰山」專號，使我忽然的憶起一事，這件事乃是「妙峯山的故事」，經我已亡的伯母在北京所聽得的；她轉告了我，可是我也眞沒用，竟把她所說的完全忘掉！　雖是現在也能想起了一鱗半爪，也不完全。　這還不可惜，最可惜的，乃是她已經死掉，使我沒有重聽的機會。

現在就我記憶所及寫下一二；　雖說不完全，　也可以得到一個大略。

據說這山有兩條路，一上一下，能上山的只有上山的路，能下山的只有下山的路；下山路不能上山，上山路不能下山。　而且進香時必須具有誠心，不然，神靈便要顯靈；或使你從半山腰裏跌將下來，跌得腰斷骨折，或者更重而犧牲了性命。　或是使你來回打轉，終於

離不了上山那條窄路。

尚有一事，亦是關于妙峰山者，據說妙峰山本是尼姑住持，因出了一件意外之事，才換了和尚或者是道士住持（或許是男僧因事換女尼）。可惜此事我已忘却，不然，眞是一篇好傳說呢！

以上的事：並非野馬，乃是在那故事中有關係的事情。假使先生以爲此信可發表，那麼，我很希望知道這故事的人來說這件故事！

敬祝文安！

吳承仕

十四，七，二十。

「仲伙」與「打伻火」

記者先生：

同學吳檢齋先生寄來兩封信，都是討論『仲伙』問題的，現在寄上

，請登出，好讓頡剛先生看見。

錢玄同．二五，七，二一。

（一）

……顧頡剛遊香山，不知『打中伙』何語，似亦可怪。 吾徽飯店（客店，旅館）大抵懸『安住客商』，『中伙益便』二語，卽浙江之淳安，昌化，餘杭，臨安亦同（此數縣皆我所熟知者）。 『打』『中』二字俱爲通語，伙（＝火）亦古語也。 吾歙數人醵資會食，謂之『打比盈（拚音）伙』，恐卽『平』字（徽州讀平，亦屬幫紐，此爲江南大同之音），猶云『平分』，此語似不普通。 而『打中伙』一語，則普通得『窮凶極惡』（此似蘇諺）矣。 何以不解？……

此上玄同兄。

弟承仕頓首。七月二十日。

（二）

前書言『打併伙』，當如此作，猶言『合火』『合股』矣。（水滸言『火併』，又非此意，今無其語。）　前說爲『平』，義甚迂曲，定非其實，特爲更正。

此上玄同昆。

弟承仕白。七月二十日四時。

「仲伙」是不是這樣解釋

新　城

偶然翻到京副妙峯山進香專號（二），看見「惜字老會會啓說明一」。顧頡剛先生說：『仲伙二字不可解，依文義看，應是「打尖休息」之意。』這句話中，我倒有四個字不懂：卽「打尖休息」。至於「仲伙」兩

字底聲音是我常在家鄉——湖南溆浦——聽得的。湘西一帶小客店招牌上常寫着「中伙安宿」，「中火安宿」，「仲伙安歇」的字樣。若是從上午十點鐘以後至下午四點鐘以前從那些店門經過，常聽得有人叫：『客客！打中伙去！飯菜都好了。』（這幾年因爲兵大人底德政，把一些客店都弄關了門，旅客逕飯也找不着吃，更少有人叫了；這是我去年「返梓」親自經過的）。「中伙」兩字底本意是官話「吃午飯」。但一因他們沒有鐘錶計時間，二因吃飯要以「站口」爲轉移，不能由旅客自決，所以「中伙」便衍成爲吃飯的意思。至於「中」字何以加個人旁，我以爲是由伙底人旁連帶發生的。這種現象我還可以舉些例，現在且不另生枝節。

「仲伙」是不是吃午飯以至於吃飯，儘可以問問眞正的香衆——顧先生孫先生等都是冒[illegible]的。

我是「鄉裏人」，又好在「鄉裏」走，大概還有些稀奇古怪的見聞。若果將來也有像今日說「仲伙」的衝動，或者還可以說幾件給大家聽聽！

十四，六，二十一日。

頡剛案，讀舒先生此文，仲伙之爲吃飯很明白了。打尖，是逢站口停息的意思，常見于小說中。

京本通俗小說中之「中火」

邢墨卿

頡剛先生：

在「京本通俗小說」的「拗相公」篇中見有這樣一段：

「……日光將午，到一村鎮。江居下了驢，步上一走稟道：「相公該打中火了」……衆人中火已畢，……」

這於你的「仲伙」問題或者可作一個參考，所以抄奉。

刑墨卿上

「虔誠」與「前程」（一）

伏園

在五月十六日的「北京晚報」上看見這樣一篇文字：

妙峯山上的口號

（LT）

北京普通社會對於妙峯山的廟會，的確是看做很重大的一件事。所以要研究北京社會和風俗，對於妙峯山廟會，的確不能不加以精密的觀察。京報副刊近來出了一張『妙峯山進香號』，這種研究的態度，我們也是非常贊同的。

在『妙峯山進香專號』裏，有一篇孫伏園先生作的『朝山記瑣』用很靈活而且深到的文字，來寫朝山的情景，比尋常的游記不同

不過關於香客的口號，吾稍爲有一些疑問。　孫先生說道，『「帶福還家」也是一種口號，正如上山時互嚷「虔誠」一樣。』　吾對於『虔誠』的口號，稍爲有一點意見。　我前年曾逛過一回妙峯山，上山的時候我也的確聽見大家嚷着Chien Cheng的聲音，而並不是『虔誠』（雖然『前程』『虔誠』一樣都是Chien Cheng的音）。　因爲山路很遼遠很崎嶇，而上山的香客，都抱有一種弱項的志願，所以都互嚷『前程』，以表示相珍重相安慰的意思（或者也有一點前程遠大的意思。　我當時曾隨便做了一首詩，有『香客滿山花插帽，相逢一路說前程』之句，便是說這一件事。）如果是『虔誠』似乎沒有大家互嚷的必要。　因爲上山的香客，當然是虔誠的，（虔誠而且是自動的是警告的，）況且在上山時說『前程』，下山時說『帶福還家』，一有表示前途的希望，一個表示

歸來的效果，兩種口號正是相對而且意義也很明瞭了。

這雖然沒有什麼多大關係，但是我們既然是研究社會風俗，這些地方似乎應有『正名』之必要，不知道孫先生的意見以爲如何？

對於ＬＴ先生我只有感謝，不想說別的什麼。 在自然界的，或在民間口頭的東西，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也有各人的聽法與理解法，記載出來各不相同本是無妨的。 不過在關璞田先生的文（見專號第一期）中，「ㄑㄧㄣㄘㄥ」二字也不作「前程」；在廟中神前燒表時連說「ㄑㄧㄣㄘㄥ」，也與「前程遠大」之意微有不合；這兩點似乎可以供ＬＴ先生的參考。 讀者中必不乏博學之士，不知肯便中惠敎否。

「虔誠」與「前程」（二）

白滌洲

伏園先生：

妙峰山進香專號六裏，您提到「虔誠」與「前程」這個問題。我雖不是「博學之士」，也願把自己的意見說出來，供大家討論。

妙峰山我雖只去過一次，天台山却去得不少；那也是見面常喊「ㄙㄧㄢㄔㄥ」的。據我所聽到的喊法，是：「虔誠！」「虔誠！」「您虔誠！」「虔誠您哪！」「虔誠啦您哪！」等等。就中最末一個，尤為上山香客對下山香客所常說；有時還帶了「帶福回家啦！」一句。按詞性上說，牠是動詞；按用途說，牠是香客們用的一個專門術語。京郊附近平時說到這類意義多用「虔心」「心虔」等字，惟獨到了上峰山或天台山便大喊其「虔誠」，而且不論相識不相識；足徵牠只是一個含有彼此讚揚意義的特別口號，或不至含有祝禱前程遠大的意思。所以據我的謬見，以為那原字是「虔誠」。

白滌洲，二十七日。

「虔誠」的意義

崔漁汀

伏園先生：

讀妙峰山香會第六號，見顧先生論「虔誠」含義有三。愚意以爲不當如是解釋。茲述陋見於次：

北京人於早晨相見，必互問「您喝茶ㄌㄚ？」飯後相遇，必問「您吃ㄌㄚ？」「您ㄎㄚㄦ？」尤爲普通。可是當事者大半於口一發音腰彎腿弓之傾，各走各路，好像都無再候對方答語的意思與必要。至於雙方都不帶問詢語氣的，更可直捷了當的腿腰一彎磨肩而過了。（如回頭見之類。）

相逢於特殊場所，即有特定用語「您ㄎㄚㄦ？」又不適用。譬如「

逛廟ㄌㄚ？」「逛來ㄌㄚ？」在各廟會上時常聽見。 但是答語多半含含糊糊一哼完事。 照 good morning, good bye, 的例子，答以「逛廟ㄌㄚ」「逛來ㄌㄚ」那就十分周到了。

尤不可解的，如一個人從外邊回來，便朝同庽的人道聲辛苦，他們也答他一聲辛苦。 這與香客的互道虔誠，意味很相似了。 這種問答，可以說並無意義，不過一招呼而已。

「老爺逛回來ㄌㄚ，賞個大罷！……」 廟外的丐者常這樣乞求着，這「逛回來ㄌㄚ」與妙峯山丐者口裏的「虔誠」，意思都是一句招呼話。說他有意恭維你虔誠拜佛，已然太「老實」解作「可憐吧」也不的當。(「帶福還家」確是祝辭，與「修福修壽」相似。) 香客相見，互道虔誠，顧先生專作「您好呵？」解釋，不如說是在特別場所的一種招呼，更顯明些。 至於那橋夫的「香客，您虔誠。」 這不是一句完全話，借

光讓路的下半句隱在喉中了。 北方洋車夫遇着水車糞担阻碍道路時，每僅喊「哥們儿」或「挑子」二字，借光勞駕的請求，就不必再提了。

崔漁汀上

「開路」「杠子」和「跨鼓」

白滌洲

伏園先生：

因爲我是京西的鄉下人，而且又對於各項廟會—特別是天太，妙峯—有特別的趣味，所以你們的「進香專號」我很願意讀。 有時發見顧頡剛先生對於地方情形隔閡的叙述，就想告訴他。 但1.因不大相識，2.因生性不願多事，所以就罷了。 最近受玄同先生的慫恿，才有昨天那封信；今天又見了頡剛先生的『請知道的人告訴我們』，所以又寫了幾張。 希望您分神轉交顧頡剛先生，作私人神交的一種贈品

。千萬請不必發表。　此祝撰安！

弟白滌洲，二十八日。

開路　要鋼杈，一組五個人；扮成一個大鬼，四個小鬼。進香時他總在前幾天，數會相遇時要讓他先走。（數會相遇時，爲爭先走後走，最容易鬧意見，有時至於互毆。說來很有趣。他們另有一種習慣法，可惜不是一兩句話說得完。）　取開路先鋒之意，所以叫「開路」。

杠子　和運動場裏的槓子是一個東西。不過他們用木棍，綁在大敞車上。——幾個藝員，分演各種技術。（自然花樣翻新，各演拿手好戲。）

跨鼓　鼓極大，比北京娶妻用的還要大一倍，打時有種種的點兒。每一會是幾面大鼓，無數銅鈸，（ㄔㄚ）鼓用大人，鈸用小孩。　聽

說都穿上彩衣，小孩一邊打鈸，一邊舉起鈸來排成種種祝福的詞句。（如天下太平，國泰民安之類）這玩藝兒現在已經很少。　京西門頭村旁禮王墳後胆家墳兒（一十數家之小村）本有一個，也早已不能成會，只不過每年六月十三（陰）祭龍王時，拿出擺一擺，老人從前參與這會的，打幾下鼓，嘆幾聲『不堪回首憶當年』罷了。　我只聽見過他們打鼓沒有見正式大會。　因爲「年頭兒愈來愈緊」的緣故，他們早已爲了「糊口」，顧不得「娛樂」了。　此外記得進香專號中還有一個「ㄔㄠㄗ」，說是哨子之誤，（原文記不清）是不對的。ㄔㄠㄗ是北京一部份人說「鈸」（ㄔㄚ）的俗稱；頂多是各項銅樂（如鑼鈸等）的總稱，決不是哨子之誤。

「仲伙」「和」「開路」

王小隱

頡剛志兄請了，許久未見，知妙峯之游，興會依然不曾盡致，關於「仲伙」和「開路」我又有千慮之一得了，報告如下：

邊大綏虎口餘生述：『不進城，在關帝廟吃中火即行。』可知中火兩個字實在是午餐之義，緣直魯一帶之荒村野店，至今謂吃飯曰「起火」，所謂「起火小店」即代備鍋竈聽客自造之謂，亦即元人小說所謂「打火」。至於「中火」變而爲「仲伙」，此中度係近世文字學大家所加，如今日京中所書「連仲三元」，「連仲大彩」，蓋加人字旁所以表示其爲動辭也。伙即火之變易，今之「伙計」，即昔所謂「火家」，此說或不大謬。

「開路」有兩種，一，五虎棍，二飛杈。現在棍已自成一名，開路等屬於飛杈。「雜耍場」中時時有之，然猶自謙云『諸位有練過開路的，指教一二』。「杠子」即是今體育家所用器械操中之槓桿，

甚普通之事物也。但香會則以兩人肩橫木，戲者盤旋於上，亦有許多之花樣。兄研著之暇，能到一遛「雜耍場」，當有許多之發見。專此，即頌

書帷安穩。

弟王小隱拜言。

甘泉女士

「開路」和「杠子」

頡剛先生：

大概一種事實的推測，雖然求知道該事必須推測到相當，但是超過這相當限度以上，那又錯了。後來知道很平常一件事，不覺竊笑獅用全力捕兎了。記得我初到即欲打聽京師『十番鑼鼓』，爲着這個所以到處遊藝賑災都要去的，並且注意遇這十番鑼鼓，那裏有？其實

在舊歷年節東城一帶（各處都有，不過東城較多）米鋪及紙鋪關着門打的那種鑼鼓，有十個灣子，就叫着『十番』。『夯歌』是什麼？想錯路了是想不到的，却原來是苦同胞築墻基用力時唱的。

『開路』是好些紅頭花臉帶盔掛鬚，總而言之，像戲台上那種草莽英雄一樣，各人拿一棍，後面打着鑼鼓，到了某地方便登場演種種武藝，自一人獨演以至十餘人共演，在這一塲裏中間有不少的好看。怎麼得名？在銅樂太獅等的前面，打開塲子，還是開路。

『杠子』和平常軍隊學校裏是一樣，不過設置的地方不同，這裏的杠子是固定在轎車上，進行時由馬拉着走，到了某處，杠子會的同人上去輪流獻技。

這不過於名稱上畧爲說明，如果要詳細說及附帶的花樣，（如每個團體前面挑着一担大盒子，兩端有好些響鈴的旗子，又如杠子當走

着時上面罩以綢子的帘幕等等）加以說明，雖覺有趣，那不是告訴這兩種玩藝怎麼玩了，那是討論這兩種問題了。

完了，祝你康健！

甘泉女士。八，二八。

數日來接白滌洲先生，王小隱先生和甘泉女士三函，使我非常高興。我們整理這種材料，全靠許多幫忙。斷不是幾個外方人去了二三天就可知道得詳細的。白先生既是京西人，而又對於天太山妙峰山等處的廟會特別有趣味，我很願意白先生把知道的詳細寫給我們，使我們可以再出一個進香專號。

顧頡剛附記。十四，九，一。

請讀者在百忙中再讀我們的「妙峰山專號」

伏園

國家如果是一個健全的，那麼，卽使是在戰爭的狀態之下，科學家依舊不離開他的實驗室，藝術家依舊謳歌，依舊繪畫，依舊雕刻，哲學家也依舊忍住了眼前的痛苦，探討精微奧妙的學理，尋求宇宙人生百年千年乃至億萬萬年的大計。

對於我們的民衆暫時還說不到這裏，他們大抵是無論在平時或戰時，意識中並沒有所謂國家大事。但對於智識階級的有一部分，這個話似乎早就應該說了。——在什麼出版物上，見有一個中國少年，爲文讚揚李石曾先生，但末後說李先生提倡科學，却是令人不能滿意之處。又在上海什麼報的副刊上，某君主張不必研究自然科學，因爲自然科學只是帝國主義的工具。

平時尙且如此，當國家有事之秋，他們的主張一定更甚了。但是我要忠告他們，這種態度是不足爲訓的。我們的民族如果希望站

得住於今日，而且希望顚仆不破於方來，那麼，平素研究的工作是萬萬不能因爲國家大事而丟開的，——雖然國家大事也萬萬不可放棄。

現在，顧頡剛先生的「妙峰山的香會」下篇又脫稿了一部分了，再加上兪宗杰先生的「妙峰山的漫遊」，我們特爲再出這個第四次專號。對於妙峰山有興味的讀者先生們快在百忙中來讀這個與國家大事無關而爲學術家所不可也不忍忽略的報告罷！

北大風俗調查會「妙峯山進香專號」書後

江紹原

勤，博，好學，眼耳手腦幷用的顧頡剛先生，允許我在這個專號裏面略陳所懷，我感謝的很。

一個地方的氣候或動植物如果我們不知道，我們對於這個地方的

自然情形的智識不能算完全；同樣，一個民族的『法術宗敎』（Magico-religious）現象如果我們不知道，我們對於這個民族的智識不能算完全。

中國境內的鐵路礦山，我們如果要求由中國人自己建築開採；同樣，中國境內的『法術宗敎』現象，我們也該要求由中國人自己調查研究。這並不見得有什麼特別高深特別奧妙的理由：不過我們既生而爲中國人，總得在吃中國飯穿中國衣之外找點事做做，而中國的事當然於我們很合宜。此外，建築開採和調查研究，於一國人精神上的意義，實在比建築開採的成就和調查研究的結果，更屬重要。易言之：卽使有一般毫無野心的外國人要來和我們訂立一個合同，說建築開採，調查研究等事概由他們担任，而所得結果我們可以完全坐享其成——我也是要勸大家不簽字的。人生的意義在工作——工作是幸福

的源泉。

『中國境內的法術宗教現象』——這可不是一件簡單的東西。至於它或它們究竟怎樣複雜，我們在調查研究之先只怕竟無從知道；我也絲毫不以爲我比旁人更說的出，因爲我並不曾比旁人多作過調查研究。『法術宗教現象』，已經是千頭萬緒了；『中國』若作廣義解，更是個五花八門的聚合體。建築全中國的鐵路，開採全中國的礦山，攷究全中國的動植物，不都是巨大的工作嗎？然而調查研究全中國的法術宗教現象，絲毫不會比那些簡單輕易。

我很希望『中國』境內的蒙，藏，苗等等民族的文明與現狀，都漸漸成爲專門學者的研究對象。所謂專門學者如果是漢人，我們固然歡迎，如是蒙，藏，苗族本族的人，我們尤其歡迎。據華俄通信社報告，蘇俄近來在蒙古立了一個某種科學社其目的之一，是養成蒙古

人的蒙古科學家。　此事漢人大可效法——不過我對於漢族與蒙藏的關係的前途，是頗抱悲觀的。

漢族的法術宗教現象的調查研究，我們自然是更加責無旁貸（雖則我對於中國的高等教育與學術，也不敢存半點妄想）。　這一部分『文化事實』可從時間上着眼分爲前歷史的，歷史的，現今的；亦可從階級上着眼分爲上等社會的和民衆的兩部去敍述。　攷古學在中國似乎有點萌芽；此於前歷史及歷史時代的法術宗教現象研究自然極重要。　歷史時代的宗教的研究，陳援庵先生已有大家都知道的重要著作發表。　至於關係於現今的民衆宗教的研究，則顧頡剛先生的妙峯山香會調查，在邦人中只怕是絕無僅有的。　我們不能不妒北京大學國學研究所和顧先生，我們又不能不恭賀他們。

研究現今民衆宗教之重要，至少有對於現在和對於過去的兩方面

。

關於第一方面，顧先生在這個專號的第一篇文章裏面已經提過；關於第二方面，顧先生在給我的一信中也曾論及：『「禮」的方面，弟極想着手，但無比較的東西，則一切意義均不易明瞭。 故弟欲先爲今禮，然後研究古禮。 妙峯山專號，實是想做一個發端。』 好在顧先生在本期中另有文章，我相信他一定能把這層意思發揮的很透澈。我既然不會說的比他更好，所以不如省省吧。

我所要說的只是以下兩三點：

日前讀皮錫瑞三禮通論，見他『論古冠昏喪祭之禮，士以上有同有異』條起云，『有王朝之禮，有民間通行之禮。論定禮之制，則民間通行之禮小而王朝之禮大。論行禮之處，則民間通行之禮廣而王朝之禮狹』（頁二十二）。 對啊，對啊！誰能不信在現在，除曹錕，蕭耀南，龔心湛之外，還有旁的中國人；在過去也是除周公，魯哀公之外

還有旁的『先民』？ 誰能不信周公魯哀公一流人物爲數比較小，而他們以外的人物爲數大的多，猶之乎在今日曾錕，蕭耀南，龔心湛之輩僅是少數的中國人，而所謂中國民衆，實在多過他們不知若干倍？誰能不信我們如果只知道古代上級社會中所行的法術宗教（『禮』之一部分），絕不能算通曉古中國的法術宗教，一如我們如果知道袁世凱的祭天，蕭耀南的祈雨，不能算通曉現代中國的法術宗教？ 古代王朝士大夫之禮不能概括民間之禮，是毫無疑問的。 又皮錫瑞『論王朝之禮與古異者可以變通，民間通行之禮宜定畫一之制』一條有云，『後世於王朝之禮攷訂頗詳，民間通行之禮，頒行反略；國異政，家殊俗，聽其自爲風氣，多有鄙俚悖謬之處；官吏既不之禁，士大夫亦相習成風，宜命儒臣定爲畫一之制。……』後世於古代王朝之禮與法術宗教，所以尙能『攷訂』，是因爲這些東西本來有或種記載或追述，

『雖則現存的記載或追述，不盡可信。　至於民間通行之禮與法術宗教，則自最古直至現在狠少有人肯詳細觀察紀錄；其中過於『鄙俚悖謬』者，官吏是要禁止的，餘只『聽其自為風氣』——自生自死，自起自沒，自變遷。　無奈民禮民教儘管『鄙俚悖謬』，儘管毫不『畫一』；然實為多數人之禮之教；此等禮此等教正因為『鄙俚悖謬』不『畫一』，所以總於多數人較官禮官教為更親切；官禮官教儘管精深，高明，整齊，嚴肅，然與大多數人的關係反而薄。　嗚呼。如果顧頡剛早生幾千年，而且多托生中國若干次，由他調查記載古中國的民禮民教像他此刻的調查記載妙峰山香會；則我們寫中國法術宗教史的人，眞不知可以多出多少有價值的材料，眞不知可以省多少心思也。

　無奈顧頡剛至今日始生，於是我們不能不對他和他的同志抱很大的希望——希望他們趕緊努力，對於全中國現在的民衆法術宗教，都

像他們對於妙峰山進香的樣子，作調查研究的功夫。　這不但可以使我們了解現在的中國社會，而且說不定對於過去的了解也能有所供獻。　現在的中國固然已有幾千年的歷史，然而禮與教是保守性極重的，歷來『畫一』『頒行』民間之禮與教者也不會把民間『鄙俚悖謬』之禮與教完全撲滅，所以說不定現在有些地方的禮與教是古民禮古民教之殘餘。　顧先生所說『土地堂』，便是一個極好的例。　此外我總以爲有些地方的『祠堂』（如安徽旌德縣江村的祠堂），和鄉間的宗教也保全下不少的古代思想和古禮。　如今科學，唯理主義，無宗教論，以及以善破多神迷信自許的基督教，都輸入中國，漸漸佔勢力了；中國人的物質環境社會環境，也漸漸改變了。　如果顧頡剛和顧頡剛的同志們之調查觀察記載，不能與那些破除迷信者用力一般勤，進行一樣快，我恐怕中國社會進化史要失去不少的無法可恢復的好材料。　我恐怕

將來的人責備我們，比們責備我們以前的人更嚴；將來的人的『茫恍的煩悶』，要比我們現在所覺到的更厲害。 了解民衆，改造社會等事，暫時丟開不譚，但我們卽使只想在將來人的面前爭得自己的體面，也就應該快動手了。

我希望顧頡剛先生和北大國學門風俗調查會要『一不作，二不休』，立志把全中國重要的法術宗教都作一種觀察調查。 此事甚大，決非少數人一朝一夕能做成的，但他們至少應該盡點提倡和規畫的責任。 如欲提倡，莫妙於自己動手，多作幾件像『妙峰山進香調查』的工作。 周啓明先生和我二人，近來開過一個不小的玩笑，我舉他作『禮部總長』，他舉我作『次長』。 其實可惜中國現在沒有禮部，而我又不是次長；否則我眞要出席國務會議，建議由國家妥籌的欵，遴選專員，組織大規模的特久的仔細的全國風俗調查。 周總長把禮部部

務全交給我，我如今要學他的卸責，索性把我們的部務，交給風俗調查會一類的團體吧。開玩笑的話止於此，省得旁人又來指摘，說我們的文體類似晶報。

以上都是進香專號所引起的感想。至於從專號自身，我也發見好幾樁我認爲有趣的事實。茲揀其中的一項說說。

『帶福還家』的『福』，究竟是什麼？這眞是一個極有興趣的問題，我疑此處所謂『福』，是與研究野蠻人的學者稱爲MANA者是一類的東西。那是一種妙不可測的能力，得之者身體康健，百事順利，果然，則進香者囘家的時候，不但是求得了本神的空口的允許，而且實在帶囘一種本神錫予的實質的福，所以他們是的確非來不可的，所以他們是的確不虛此行的。『虔誠』是人帶給神的，而『福』是神酬人的。固然『福』是用『紙花』或『絨花』象徵的，而且花的形是『蝙蝠』或『

蝴蝶，虎』；然頗許『福』是主要的東西，至於『福』怎樣象徵或怎樣帶回，反屬次要，而用『蝙蝠』象徵『福』却是心理學家所謂『Secondary association』。而且花固然是『京中紮花鋪』製造的；但在沒運到山上廟內之先，或由沒進香的人得到，其中是否有『福』，或其中的福是否和進香的人在廟門前買來的一樣多？這些都是極可注意的。我的猜想能否證實，須調查花運到山上後是否經過廟祝的或種手續纔發賣；進香的人是否人人覺得非得到花不可；他們回家之後對於花怎樣處置等等。

我記得H. M. Kaen給我的一封信裏面，有這樣一句：『宗教的科學研究，我所知道的只有一條路，就是到一個人羣裏面去，譬如紐約的猶太城，芝加哥的中國城，實地觀察他們的宗教行動；然後再換地方，研究那地方的人的宗教行動。』 顧頡剛先生和北大風俗調查會

是首先用這種方法研究中國現今的民衆宗教的。 我要再說聲恭賀他們，我要再說聲希望他們努力，豈止希望，我簡直要懇求他們努力。我恭祝他們的研究能到『金山最高處』，「帶」許多許多的智識「回家」給我們這般沒親自動過手，朝過山，然而一樣好奇的懶人。

中華民族有藝術文化的時候

傅彥長

（轉錄『藝術三家言』上卷）

從古以來只看見中華民族在那裏出帝王聖賢將相，做他們所謂有功世道人心的大事業，好像民衆方面不應該有所舉動。 眞的，民衆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面，似乎也只有逃難與過粗衣淡飯的太平日子底兩件事情而已。 自從一八四二年之後，有許多從歐洲來的民族，尤其是英國人的民族威權，使我們漸漸覺得中華民族的民衆太不努力了

，沒有民族的藝術文化。這句話要證明他，只要看沒有外國人來上海以前的上海，就可以知道了。上海自從有外國人來之後，才有公園，清潔的馬路，華麗的大商店，高聳雲霄的建築，十月到五月的音樂節，博物院，圖書館之類底民族的藝術文化。但是這種民族的藝術文化底享受者，還不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民衆，因爲中華民族沒有受過藝術教育，所以還是要放棄這種權利呢。卽使偶然有機會，也處處可以看出中華民族對於藝術文化沒有享受者的資格而已。但是中華民族以後應該要有藝術文化的享受，不然算不得有民族姓，所以現在要看看到底中華民族有沒有藝術文化的時候呢？

要說明中華民族有沒有藝術文化的時候，我以爲最好要留意那朝山進香，以及迎神賽會裏面所表現的藝術文化，其中有沒有集團的合作行爲，有沒有清潔的習慣，有沒有熱烈的情感，有沒有嚴正的秩序

。　關於這種民族的藝術文化底調查報告，就我所看見的，以廈門大學教授顧頡剛先生所著的『妙峯山進香』等論文爲最詳細。　似乎關於上面幾個問題，中國民衆都有很好的成績。　推其將來，我們中華的民衆，一定在世界上也可以創造出一種極偉大底民族的藝術文化。顧先生以研究古史著名，然而他的偉大在古史方面的還是其次，而在研究民族的藝術文化方面，其偉大的力量，在現代中國我還沒有見過第二個人可與他相比。　他不怕辛苦，親自到民間去調查，用最熱烈的同情心與最懇切的了解力來報告我們，使向來不受聖賢之徒所抬舉的民衆增高他們的地位，其功實在他所著的『古史辨』之上。　他今年想與朱應鵬，張若谷，徐蔚南三位先生同到杭州去看東嶽廟的夜審，又想在中元節前出一張關於城隍廟與高昌會的特刊。　後來以別的事務絆住，所以結果只有他本人獨自到東嶽廟怱怱忙忙地看了一下子，

而没有看夜審。　我想關於這種調查報告，他們四位先生一定要做的，我們等着來看罷。

的確，在出城隍瀬會與高昌會的時候，至少從這上面可以看出中華民族的民衆有集團的組織力，而不是一盤散沙的樣子了。　赤膊慣了的店員們，在這個時候也會收拾得齊齊整整，穿了馬褂長衫，騎在馬上，拿了一面有『令』字的旗，很有秩序地排在隊裏游行着。　其餘像吹打手之類，在那個時候無不很熱烈地表現着民衆的藝術文化。就是觀看的羣衆也自然有一種很靜穆的態度來享受這種民族的藝術文化。　要是在戲院裏面也是這樣，那中華民族的民衆豈不是受過了藝術教育，而得藝術化了的嗎！

迎神賽會是中華民族有藝術文化的時候，其中不免有聚衆生事的嫌疑，這在聖賢之徒的眼睛裏看出來是最危險的。　所以在那個時候

，聖賢之徒對于民衆要用那「防微杜漸」的老法子了。因此官廳方面往往要秉承了這種聖賢之徒的意志，就是每年必定有照例的查禁告示。

然而民衆底熱烈的情感，集團的合作行爲，要清潔的欲望，平常粗茶淡飯慣了的，到迎神賽會的一天，不能夠不有表示了。他們於是要大大的吃一頓，要很華麗的穿着出來，要很浪費的擺佈一切。這在看慣了民衆儉樸過日子的聖賢之徒們，當然要不舒服了。

據到過杭州看過東嶽廟夜審的朋友說，中國民衆對於政治向來不參預，也不想參預，大家總以爲中華民族沒有政治興味了。看過東嶽廟夜審之後，始知其不然，中國民衆到那個時候，才把他們干預政治的努力很熱烈地表現出來。他們在那個時候，人人熱心，人人鐵面無私，人人不作兒童的舉動。所希望的就是清明的政治，公平的判斷，有賞有罰，一秉大公。他們爲了這種希望，到那個時候，大

家帮着東嶽大帝，發揮他們所有底民族的藝術文化，有集團的合作行爲，有清潔的佈置，有熱烈的情感，有嚴正的秩序，使這個夜審有極完滿的結果。

可惜中華民族有藝術文化的時候，就是這一點點。那男扮女子的戲劇，那沉悶欲死毫無情熱的所謂古樂，那與民衆完全沒有關係的山水畫，那高梁桿子所撐着的泥房子等，無論如何不能够認爲民族的藝術文化。民族的藝術文化應該以歐洲的爲最好，每個民族都了不得，現在我們應該無條件的樣樣去注意。關於這方面的說話，等以後有機會的時候再來談罷。

十五，九，五日。

讀妙峰山進香專號

何思敬

頡剛先生要我在這冊妙峰山進香專號上做序，我自愧無能爲一個

民俗研究的記錄做一個有價值的序，但我敬重他的心不能使我過拂其意，所以只得寫些雜感。

我之知頡剛先生實在我和他見面之前一年半。我本來不知故國學術界的情形，幸虧一個日本友人（註）告訴我說中國有新國學之發生。我聽了，一方面覺得慚愧，一方面起了些好奇心，遂到他所管的東洋文庫（見註）去借了七八本北大國學門週刊到寓中翻讀了一遍，從中發見了頡剛先生的一九二六年的始刊詞及另外數篇，後來又見到他的孟姜女研究前篇，忽然我的心境好像來了一陣暴風，覺得中國學術界起了革命，使一個向來不問國學的門外漢忽然感到從沒有預期的不可名狀的驚異。於是，從幾本北大週刊的知識寫了一介紹載於一個人類學，考古學，民族學，民俗學的雜誌「民族」上告訴日本的民俗學，民族學界，說我們中國也有和他們同樣的新學術運動發生。從此

以後，頡剛先生的姓名也就永刻在我的記憶中了。

不期，從去年夏天起，和他同在這個中山大學中共事，常親見其風采和人格，親聆其言說，更使我記憶中的印象深刻了許多，敬重之情也添厚幾層，致使在此文中畧表微忱，想寬雅的人不至於十分怪我唐突。

頡剛先生在我們中國學術界中確是一個霹靂，這想是大皆都感到的。他的事業已經有許多高名之士在那兒贊仰，學術的歷史自不會忘記此人之貢獻，像我這外行人更不敢張大其詞妄加評斷。

妙峯山專號不是一個人的著作，更不可以對於一人之表示包括其他的作者，但頡剛先生的精神不獨我一個人，想大皆都承認是一個時代的所謂時代精神(Zeitgeist)，而他便是這個精神的代表選手，倘對於他一人有所表白，這也是對於一個時代精神的表示。

在這中華大陸上生活的有多少民族；他們的，尤其我們自己民間的宗教生活，固然歷史也多少記了一點，但有些簡直沒有歷史的記錄，我們自己都不理解，也無可理解，並且也不想理解：對於這些東西引起知識慾是不值得的，且失體面的。有這情形，以致至今沒有人來理會民間的宗教生活。妙峯山專號就是打破這種暮氣的一個霹靂。不特關於民間宗教，科學的調查是第一次，並且這第一次的調查已經得到很好的成績。這全靠此專號作者們的同心格力，尤其頡剛先生的精敏周到。他在專號中確是一個最忠實的調查者——他還嘆他調查得不周到。

採訪或調查一個風俗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大約有三重的困難。我覺得比動植物學者地質學者們採集標本的工作要難多了；不過，這也許外行人「看人挑担不吃力」也不定。實在，動植物地質諸學已列

於科學的地位，他們的一舉一動普通人都以爲有科學的價值而從事於採集標本的人們也能確信自己的舉動之價值。 以爲採集動植物地質標本有價值的人們，對於調查風俗習慣之舉，便覺得無意義了。 這一般常識家的無理解實足以使採訪民俗的工作感覺困難的一點(註二)。

動植物，地質諸學之實地調查所需要的準備儘有Textbook, Handbook 明白指示，只要按步就班做去總可以得到一定的成績。 但採訪風俗習慣傳說歌謠等事，因民俗學尙不十分發達從事者甚少，專家則天忙殺，做自己的工作，無暇爲後進編纂指導書，故卽在民俗學的故鄉英也只有由G. L. Gomme編纂發行，又經C. S. Burne 女史增改的那部 Handbook of Folk-Lore 之外也別無善本可以當做我們的隨身便覽。

不過女史的這部便覽也並不能像動植物，地質學教科書一樣，使我們可以刻版文章照看書本做去的。 實在，採訪民俗的方法至今還沒

有到決定的細則。要依賴採訪者獨自的興趣和獨自的知識以及他的聰明忍耐之處尙多，同時採訪者之主觀的意見及文不對題的事，儘可不必寫，並且也不應寫，終究免不了。這是第二重困難。還有一層，採訪的對象雖是風俗，習慣，傳說，歌謠，總是有一般人在那兒澄奉，在那兒幹，在那兒口傳的。我們爲學問起見，當然要把他們這般人當做直接採訪的對象，但倘若我們的這種態度使他們覺得有採察他們的秘密之處而引起他們的疑惑，警戒，恐懼，敵對感情時，則採訪工作恐只能得到表面上的結果。看這個專號可以看到調查者都多少經驗着這三種困難。

但在這些情形之下，這個專號不能不算是一個良好的收穫。讀了這專號之後，我的想像中便幻出一座靈山，一個超越塵世的宗敎的中心，其神秘的力量加靈秀的風景(註三)竟吸收數千里內外，及遠如

吉林，江浙的信男善女，在這個宗教的中心的活動期（四月上半）中，結隊成群的朝進。

進香的有團體，有個人，而這個專號給我一個印象，好像進香者以團體居多。團體有職業的，藝術的，或另具目的的。他們在三月中，已經召集準備。在城市中散在的則以「會啓」，聚在鄉村的因沒有文字大約由口傳。它們的組織是很精密，很有秩序，「在財政，禮儀，警察，交通，餉糈……各方面都有專員管理，又有領袖指揮一切」，具現「國家的雛形」（頡剛）。有幾個團體，每年在三月中，集欵修道，在山前山後「打平浮沙，掃除活石」；其中有一個一百餘年的「老會」，「憑着迷信的心理」（肇祖）每年三月興工修路，使我們想像「我們的祖宗從前是怎樣爲我們開劈世界，不靠物質的帮助而肉搏出來的」世界（伏園）。道路既修理，一到四月就在各條路上架起路燈

在各個站口設起茶棚。　茶棚設好，鞋匠來了，銅錫匠來了，施送拜墊圍桌的來了，施送茶鹽的來了，施送粥饅頭的來了，音樂班來了，玩武藝的來了，舞旛的來了，舞獅的來了。　大皆虔誠，大皆分工互助，大皆高興結緣（頡剛）。　於是，進香的團體，宗教的巡行者們，担了錢糧把，五六担，七八担，搖着小鈴，星霜星霜的前面走着一個壯健少年捧着供物開道，後邊跟着一隊會衆，數十或數百，大皆口中念着「虔誠」，各處站口，茶棚敲着鐘磬，到處聽見豪壯的鼓樂（伏園，頡剛）。　於是「北方四月，天桃始華，新草初萌，妙峰山一帶人跡罕至的山道」（肇祖）變成宗教熱情沸騰的中心了。　夜間，三道蜿蜒在路燈之連續中顯現出來（肇祖）；進廟，「照耀的是汽油燈，摩肩的是人，迷眼的是香煙，撲鼻的是煙香，塞耳的是鐘磬鼓樂之聲，只覺自己迷迷胡胡不知到了什麼世界裏來了。　在這一個世界裏是神秘得

可愛，眞摯得可愛，快樂得可愛，男女老少活潑得可愛」（頡剛）。在香薰熱鬧的人海中，由情感的發洩，到出神的境地而爲極端的喜悅（肇祖）。

虔誠的個人，一步一拜，三步一拜，向這沸騰的聖地朝進，參加這狂熱的宗教活動展舒他們的幽願。有些個人竟從虔誠而至於發狂，從山上跳入溝澗以滿足其求神之決心（頡剛）。

我們在這專號中可以看到宗教如何使人們各依其生活目的團結起來，構成組織，分定職務，規定秩序，居然像一種「國家的雛形」；把它們集合於一個中心，使他們大皆虔誠，大皆分工互助，大皆高興結緣，樂善好施，使他們男女老少活潑得可愛，快樂得可愛，眞摯得可愛，使他們一步一拜，三步一拜，使他們發狂跳澗。宗教的集合活動，宗教的沸騰有這樣的强烈！

但，妙峰山附近周圍是農民，他們靠着桃杏仁及其他農產謀生：他們的生活很艱苦枯燥，沒有變化(肇祖)。

進香的時候正農事之開始；如果一年得豐收就當爲神恩，如果遭歲歉就疑自己奉神不虔，待明年豐稔，又非神力不至(肇祖)。「農事方始之時，雨暘與否，恐懼憂慮滿布；」於是，集合團體，帶同家室，攀登靈山，參拜聖殿，「幽隱的心懷，在膜拜之時默默發舒，一切憂慮恐懼消除，盡人力以待神祐」(肇祖)。

城市中人也如此；他們一年四季差不多天天在那兒鑽營利祿，幹慘淡的生活；所以也趁這個機會到這神聖的地方，參加到宗教沸騰的中心來呼吸神聖的氣氛，洗淨往日之罪過，祈求來日之幸福，放棄一切俗念，忘却自己的執慾，以求一時之恍惚和自己解放。

寫到這兒，就使想到E. Durkheim的名著(註四)；他研究宗教生活

的基本形態而在濠洲原住民的生活中發見了一個極顯著不能混同的對照(Contrast)。　他們濠洲原住民在平日，各家族，或各Clan散在各地，各自謀生：或狩獵或撈魚，或伐木，或探集果實；從外表上看他們的生活已覺得枯淡無聊。　但，一旦許多家族 Clans, 爲了宗教的祭典，召集在一個神聖之處，開始宗教活動時，他們的態度完全和平日的不同了。　這時候，他們就鼓樂起來，吶喊起來，歌唱起來，舞跳起來，狂燥起來了。　許許多多個人團集成一塊，在音樂喧噪之中大皆的行動都一致，感情都一致，觀念都一致，眞好像頡剛先生所說男女老少都活潑得可愛，快樂得可愛，眞摯得可愛。　在這個時候，他們以爲自己們的一切行動，感情，觀念是正當的，是神聖的：觸犯他們的行動，感情，觀念便是觸犯神聖，大皆羣起一致的抵抗。

宗教生活的高揚和沸騰竟使他們在行動上，感情上，思想上起這

樣一個顯著的變化。　他們平日的枯淡無聊在這時候便烟消雲滅使我們看不出來了。　這完全是兩個境界：一個使他們終日終年慘淡經營物慾的生活；另外一個則使他們忘却日常生活的一切苦惱，憂懼，齷齪而恍惚神往於無我超越的狀態。　Durkeim 把這兩個境界用兩個意義相反的文字來形容：前者稱爲汚俗(Profane)的世界，後者稱爲神聖(Sacri)的世界。　妙峯山專號也可以使我們認識並承認這兩個世界。

這樣盛大的一個宗教中心不得不使我們追想它的起源和歷史。妙峯山的碧霞元君廟建於明之崇禎二年或以前(容庚)，不過數百年的香火。　但明代妙峯山的香火是不盛的……一，因妙峯山廟中沒有明代的碑碣，二，在他種記載中可以看出明代的碧霞元君的香火以涿州，通州，藍靛廠三處爲盛，妙峯山是數不到的(頡剛)。　又見容庚廟考則知「碧霞元君廟宇肇始於泰山。　自京師以南，河淮以北，男

婦之進香頂禮無算。　明代設官徵稅，以充度支……可見(其)香火之盛。　清初，詔免其稅，而廟宇徧於北省」。

可見，妙峯山之神碧霞元君之崇拜，在明代，有許多中心，並包括京師以南，河淮以北這一個廣漠的區域是普遍於北方大部分的人民中的一個宗神，傳統數百年，直到今日尚留妙峯山一處還可以給我們移想當時之盛。

這樣經過數百年的興盛，吸收數千方里香火的碧霞元君原來是一位——神女！那末，我覺得她的「起源可以不必去尋問」是不能滿足我們的知識慾的。　然而容庚之廟考只使我們知道：「碧霞元君……不見稱于士夫……簡牘無徵」「玉女考，玉女卷所記荒渺無稽，正齊東野人之語，不足致辨」「宋代君臣侈言祥瑞……玉女之出……人爲之瑞也。……足見眞宗君臣之夸誕，而後人附會之不經矣。　崇其祠觀代

加封號乃人主愚民之術。廟宇滿天下寧獨一碧霞元君已哉」。容君的意見我以爲有些考慮之餘地，不過從古人記錄中想找此女神的起源，倘有可能的希望，也須費許多學問上的功夫的。至于帝王之冊封都不過爲自己夸誕祥瑞，足以改變她原有的職能，不足以使我們認識其眞正的起源。

我覺得要找一個神的起源須注意該神的屬性(Attribute)，和職能(Function)。碧霞元君是一位女神，頡剛先生發見進香者們看這位聖母娘娘確是一位女皇。實在我們人類曾有一個時期非常崇拜女性神的。女性神之所以受人崇拜是在她的產生力。男子的生殖機能沒有給人類認識的時候，產生機能只當做女性所獨有的。所以男根崇拜(Phallism)是新石器時代以後的產物，而Great Mother 大母神的崇拜是舊石器時代的現象。大母神的乳部，腹部，臀部是特別誇大，

使我們誤會當時的人好肉感；其實不然，當時的人不過把女體關于產生的部分特別誇大用以象徵大自然，贊美大自然。因爲他們覺得大自然有和女性同樣的產生力，所以把女體關于產生的部分誇大去和大自然的生產力合致(Identify)。所謂五穀之神女(Corn Mother)也是從此大母神中脫胎出來的。

自然我決不敢這樣荒唐說這位「聖母娘娘」就是從那位大母神中脫胎出來的，或從舊石器時代的西歐傳來的；但我覺得產生女神的社會條件或心理條件或恐非無一致。碧霞元君廟若起于明代，那末崇拜碧霞元君之事可以見得已經在其前。碧霞元君之崇拜起于那一代或不可考，碧霞元君或已經受了許多宗教如佛教，道教，儒教的影響而改頭換面變成今日的樣子也不定，然而她既屬女神，那末女神起源之一般知識並非對于此女神之來源不能帮助我們的理解的。

她的職能原來如何也很難論定。但關于這點也有些暗示。碧霞元君的香市日期是四月，農事開始的時候。香會的種類中有青菜，有茶葉，有果子，有秧歌……等，他們的會費是依地畝捐的：他們對於這位女皇聖母娘娘有按年交納錢糧的義務。她還有秋香，香市雖不盛，不過五個香會，仍可以使我們疑此秋香是和收穫有關係的祭祀。更想到容君肇祖所寫的農民生活及其心理更覺此女神之和農事有關係。

或者有人可以這樣說。這個香市包括各方面的信男善女，不特鄉村人，都市人都有很多團體去朝進的。所以，因爲農民去跪拜就以爲碧霞元君是和農事有關係的這個猜想恐怕沒有多少價值，也許這個香市從都市人先行起的也不定。第一，文獻上找不出此女神和農事有關係的証據。至於日期在四月這也並不難解，第一北方四月，

天桃始華，春草始新，城市人本少遊山的機會，所以在城外選一個風景佳美的山，起一座，安置一位女神，定於陽春煙景的四月，除了若干宗教信仰的分子以外，更可以發作些孫伏園君所說「猴子的脾氣」。

這種話好像是新聞記者所講的。我雖是一個外行，總不敢把那些有宗教信仰的人們的朝山進香當做文人墨客的遊山探景，或當做孫伏園先生的猴子脾氣的發作看。我的猜想並不希一定有價值或馬上有價值。我的用意不過想因這個女神和農事有無關係之研究而引起別個女神和農事有無關係之研究。這種研究如果可以把我的猜想打破，則當然能引出許多女神崇拜的別種事實和條件；如果研究能顯明別種事實和條件，那末這種事實和條件也可以使我們理解中國社會史的別的方面。碧霞元君的眞假是非決不是我們最後的標的。

至於文獻上找不出這個女神和農事的關係也不能否定其有，也不

能肯定其沒有。　頡剛先生發見香會「有會啓的只有北京城內外和天津的會衆，其他各縣及……稍偏僻地方完全沒有」因爲「他們的文化……不及京津高」。　可見農村人民的宗敎信仰和行爲沒有文字的表現。石碑，會啓都是文化高的都市人的物品，沒有農民的份。　農民一向沒有文字的表現，而城市人的文字只表現自己們的宗敎信仰和行爲以及目的：他們沒有一定要把農民的信仰，行爲，目的來表現的義務。　農民是最保守的。　好像數千年來他們保守他們的生產形態一樣，他們保守他們的信仰形態。　數千年或數十千年來年年他們，到春天農期一開始，不得不到田野去工作一樣，在農事開始的時候，不得不到他們所信仰的神前去求祐。　他們祈求這位神明之目的數千年是一樣的：這位神明對於他們的職能在他們的生活意識中是數千年來一樣的。　然而他們除了年年歲歲以虔誠的行動，言語，以靑菜，茶

業，果子，秧歌以每年按畝捐納的錢糧（這是後來發生的）表示他們的信仰，感情，目的之外，可憐，不像城市人一樣，沒有文字去使文人墨客拿來做証據。

到這兒，我還想鄭重申明：我並不想把碧霞元君的壽命延至數千或數十千年之長，但我覺得碧霞元君在中國神話史研究上應占一個很要重的地位，從她的研究我希望能得到女神總崇拜的歷史，而可以闡明中國社會史之一部分。

關于這個問題，我希望以後對於女神崇拜有關心的人士從此碧霞元君出發，把（一）她和別的女神的關係及（二）她和信仰者之間的關係細細找出來，然後此碧霞元君之研究有第二段的發展。（一）到典籍中去找，查考其傳說神話其稱號。 其姻戚關係，如希賢惜字老會會啓上寫着「眼光，天仙、子孫聖母廣佑，碧霞廣嗣元君」一項。 眼光

是什麼，天仙在中國傳說神話中有何種屬性的人物，子孫作何解，廣佑的性質如何，碧霞的意義如何，聖母在神話傳說有何種屬性和職能。元君是否大女神之意，用法有無限定。東嶽大帝是什麼，他有什麼親戚，性質若何。西王母的傳說，其詳細的內容如何。（二）到民間去，尤其要在三月間香會準備期中到農村裏去看他們如何準備，調查他們的傳說，口碑，及進香用品的名目，意義緣起等。這是我現在所想到希望精通典籍及好探風問俗之人士以後啓示給我們看的地方。至於這篇文章已經太長，猜想太甚，將來還當自加修正。今且暫時發表。

最後，江紹原先生對于這種朝山進香之擧好像把它當做法術宗敎的現象看。他並且把帶福回家的福當做Mana一類的東西。關於這二點敎人不無異議，容他日再提起罷。

作於廣州，沉悶的梅雨期中。

註一。　日友石田幹之助，爲東洋文庫主任。　東洋文庫本北京總統顧問莫利遜Library被日本岩崎家購去更加擴充，改名爲東洋文庫，專藏東方學術文獻。

註二。　關于這一點請參讀頡剛先生的本號所言及北大國學門週刊千九百二十六年始刊詞及此號江紹原先生的書後。　鄙人曾在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風俗研究號（第一卷第十一，二期）卷頭語亦稍有言及。

註三。　靈秀的風景足以加增一個宗教中心的魅力，但這是第二義的。　單單風景其物不足以吸收數千里周圍的信男善女。　民俗誌若專記風景則變成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山水之間矣。

註四。　E. Durkheim Les Formes elementaires de la Vie Religieuse.

1914. Paris. 本文所述，乃約原書307以下之文。 原書全部的結構與內容待他日特別介紹。

讀妙峯山進香專號

崔載陽

頡剛先生，

你要我寫文章批評妙峰山進香專號，我確實沒有這種能力。 我覺得這個專號搜羅豐富，觀察綿密，見解精到，除了頌揚的批評，卽少有可以批評之處。 所以做文章一層，只好辜負盛意。

這個專號眞是值得玩味，欣賞，和贊嘆。 我覺得當我讀到你說的『有了國家的雛形』一段話的時候，我不知領益多少。 歷史告訴我們：古來國家有純粹基礎在宗教上面的。 他的意思，我到昨日還不甚懂，然到今日卽可以推想個明白。 不過關于香會盛而社會衰一層

，除了你所說風景特別好『能給進香者滿足的美感』的一種原因外，我以爲『社』只有地方的性質，而佛道則有超地方的性質，也是他們彼盛此衰的原因。　不知你以爲然否？

愈讀專號一回，愈使人感覺宗教生活的豐富。　我有時且恍惚直接感悟到進香者心裏深深的安慰和大大的愉快。　這是元胎先生描寫的本領。　但是在進香者心理中，好像尙有一種愉快未爲元胎先生注意的。　大約所謂進香不過是求與神祇相接觸。　然凡與一個崇高，偉大，神聖，清潔的神祇相接觸，都能分佔他的崇高，偉大，神聖，清潔的性質之一部份的。　又當感覺自已有神祇的崇高，偉大，神聖，清潔的性質時，心裏必起一種神秘奧妙的愉快的。

至難得的就是當思敬先生爭辯宗教的起源時，滔滔的說個不休。思敬先生是有理由的。　我常常覺得：一種社會制度，尤其是宗教

制度，雖其影晌有好有壞，但絕不能基礎在弄假的上面。弄假的制度固不能成立，卽成立亦不會長久。其次，無論那一種制度都不能專靠一人的力量建築成功的；一種制度如果能够建築成功，則他必與多數民衆的生活有密切的關連。因此之故，我們可以料到：具有如此長遠歷史，和影晌民衆如此深遠的妙峰山斷不是構火狐鳴的人主愚民政策所可築成。

妙峰山裏最浪漫的作者當推伏園先生。至好笑的，他說：『如果妙峰山的天仙娘娘眞有靈，我所求於她的只有一事，……就是决不會迷信天仙娘娘是能降給我們禍福的了——但我們依舊保存妙峰山進香的風俗』。伏園先生可謂妙想天開。我們可信：如果天仙娘娘眞有靈，她不特不會答應他的請求，而且會罰他做騙子的。『迷信』與『進香』是可以分離獨立的嗎？

頡剛先生，零零碎碎的閒話說得多了，然而說的都是表示我個人對於專號的興趣和好感。我現將他和『白卷』一併交還你。他的付刊日期因爲我白白遭遇個多月沒有出息的躭擱，這點望你深深的饒恕我。

弟崔載陽上。八月一日。